

朱貞木著

閩王外傳

遊珠題

三集

朱貞木著

閩王外傳

元昌印書館印行

武俠長篇小說

闖王外傳第三集目次

- 第一章 辛家溝的空城計……………一
- 第二章 「紅」是誰……………一五
- 第三章 雙塔寺的躡跤場……………三四
- 第四章 馬紅姑與寶燕孃……………五一
- 第五章 豆腐西施……………六七
- 第六章 延川浩劫……………八三

閻王外傳

第三集

朱貞本著



第一章 辛家溝的空城計

上集李自成等計擒總兵王國梁於川口鎮，斑虎辛思忠得此臂助，始能率領千餘弟兄由晉渡河，竄入辛家溝，推戴李自成爲首領，與高迎祥羅汝才等合爲一流，在關帝廟內幾個爲首人物，正在酒筵慶賀之際，九節狸一陣風夫婦二人趕來報告天保山鐵角城各地寨主，紛紛發動，戕官佔城，本省官軍已分頭出發進剿，同時鬼兒愁山溝瀾路劫囚，和城內艾同知家中殺人放火兩樁事，也震動遠近，福王府衛士首領嶠山二怪蒲州四傑，已探得要犯賊匪辛家溝，會同延安知府張鰲，參將黃九鼎，都司艾穆，調動得力官軍，不日到此圍剿，當時高迎祥羅汝才李自成辛斑虎等得此消息，暗暗定計，預備和官軍見個高下。

鬼兒愁山溝出事那晚，嶠山雙怪，蒲州四傑，平時志高氣揚，眼空一切，從歸德堡皇莊押解人犯一路走來，總以爲這條路上並無出色人物，押解的高迎祥和半截觀音，無非是一個土霸王，一個繩伎，有甚麼了不得，皇莊余總督派許多兵弁護送，還嫌多事，萬想不到進了九曲坡的鬼兒愁山溝，竟有大批綠林擱截，還這一般綠林道，還不在雙怪四傑心上，橫堵裏偏殺出八個蒙面人來，而且並不真砍實斫，只圍

住幾個爲首，讓你分不開身來，竟鬧得棄甲丟盔，人寶兩失，這兩個要犯，和一口古劍一副鎗子甲，人
 人以爲大功一件，早已飛報王府，不料半途出事，陰溝翻船，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豬屠二豬磨
 在王府做的案子，還沒法着手，又出了這檔堵心逆事，弄得雙怪四傑，英名喪盡，交不了差，氣得雙怪
 跳脚大罵，四傑垂頭喪氣，在回到米脂城的路中，雙怪裏面的呼延彪心有不甘，囑咐呼延騭和四傑率領
 人馬先回城中，他暗暗離隊，翻身再奔鬼見愁山溝，他到山溝時，正值高迎祥李自成等，從山神廟和馬
 二先生分手以後，越過山溝，往辛家溝那條路上走去，呼延彪遠遠綴着，直殺到辛家溝，暗地聽出衆人
 談論，似乎一時不會遠離，心裏得計，連夜奔回米脂城，他一回城，才知道城內也出了事，艾同知被人
 殺死，還燒掉了幾間樓房，雙怪四傑會在一處，暗地一商量，第二天分頭辦事，一面依仗王府勢力，到
 綏德府請兵勦寇，無奈綏德這支兵，已調到三邊去打天保山去了，又向延安知府調兵，延安可遠一點，
 一面派精細探卒到辛家溝左近探聽動靜，但是調兵遣將，不是馬上做得到的事，名目上無非捉拿幾個沒
 有出名的綠林，雙怪四傑雖然故意張惶其事，說得如何嚴重，無奈官府闖冗成習，總是慢騰騰的，倘若
 沒有拾出幅王府來，簡直辦不通，幸而辛家溝相近的川口鎮，出了總兵王國傑失蹤，山西匪兵竄入辛家
 溝的事也發生了，延綏巡撫飛札延安知府張縈，參將黃九鼎，火速抽調勁旅，剋日追剿，以弭蔓延，這
 才手忙腳亂的調起兵來，延安知府張縈却有心計，知道雙怪四傑是英武之輩，早年也是江湖匪類，拉住
 他們隨軍襄贊兼作嚮導，事與福王府有關，雙怪四傑，自然推諉不得，滿想大軍壓境，不難一鼓成擒。

攪回險面，在此一舉，但是浩浩盪盪，殺到辛家溝山口時，已在鬼見愁山溝出事的八九天以後了。

明季時代，談不到甚麼交通利器，車馬之外，便是兩條腿，軍事上的諜報偵探工作，更是幼稚，軍事攻防之具，除已經利用火藥，配備少數極原始的火砲烏槍以外，仍然以弓箭刀槍爲主，像延安知府張鞏率領的一支緝捕軍隊，人數不過五六百人，那位參將黃九鼎和都司艾穆，雖然是武將，都是樣子貨，而且沾染了文官做官的祕訣，愛錢情死是不用說，事事講究個避重就輕，東推西宕，這一次奉到延綏巡撫火急密札，設法推宕，才大張旗鼓的整軍而出，沿路騷擾，自不用說，好在陝北赤地千里，十室九空，也無從騷擾了，只希望辛家溝逃兵匪犯，聞風趨避，兵來匪往，匪去兵來，各不相犯，然後找尋一批倒斃老百姓，亂殺幾個充數，也可奏凱而還了，存了這樣主意，對於辛家溝內逃犯逃兵的實情，根本沒有摸清楚，這時隨軍進發的變怪四傑，眼看這批寶貨，恨得牙癢癢地，還不如歸德堡皇莊的軍校，這樣軍隊，怎能辦這種事，自己預先派到辛家溝的暗探，兩個人又只回來一個，說是那一個被辛家溝捉住了，逃回的一個，只探出辛家溝東西兩個出口，東口通川口鎮，兩頭要口，都有不少壯士把守，簡直無法進身，南北兩面，又是高山峻嶺，難以飛越，變怪四傑一聽探卒報告，又添了一樁事堵心，變怪四傑六個人在暗地一計議，且看延安知府和參將們，到了辛家溝怎樣擺佈，逃兵我們管不着，殺艾同知的凶手，也不是我們的事，我們能够緝獲逃犯高迎祥 and 牛勳觀音，便是我們幸運，不然的話，我們回洛陽王府去，向延安知府身上一推，也有話說，再不然，還我綠林本色，有何不可，變怪四傑一計議，心裏倒

場實了。

這天日色過午，延安知府張鵬，參將黃九鼎率領一支人馬，到了辛家溝，頭隊先鋒都司艾穆，統帶的一百多名馬隊，直抵辛家溝西口山口，一看山口內靜盪盪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心裏起疑，恐有埋伏，發令排開陣勢，堵住山口，自己兜轉馬頭，跑回來向張鵬黃九鼎報告辛家溝山口情形，這時雙怪四傑，都在張鵬身邊，呼延彪便說：「這是賊人詭計，可是那面東口通川口鎮這一條路，貴府還得分兵堵截，以收夾擊之效。」張鵬微笑道：「這一着我早已想到，但是諸位未諳兵法，『圍師必缺』是古人兵法的奧妙之處，我們大兵壓境，賊人是烏合之衆，定必聞風逃竄，我故意留着那面缺口，使羣賊志在逃命，不作困獸之鬥，可是東口川口鎮直臨河岸，一面是吳堡縣城，一面是藍州，賊人插翅難飛，讓他們逃出東口，我們先克復了辛家溝，賊人巢穴已失，我們大兵從後尾追，還怕他們逃上天去嗎。」呼延彪明知他怕和賊人交鋒，故意這樣掩飾，心裏暗暗好笑，却不說破，特地拿他開胃，笑着說道：「貴府胸有韜略，妙算如神，定必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我們仰沾貴府庇蔭，搶到逃犯，回到王府，福王爺定向貴府重重道謝的。」張鵬原因這幾個衛士，是福王府的人，才待如上賓，聽得這樣說，信以為真，樂得眉開眼笑，蒲州四傑裏面的陰陽判吳簡，實在瞧得有點不順眼，冷笑道：「這位艾都司率領前鋒，已到辛家溝山口，究竟進兵不進兵，還等貴府下令呢。」陰陽判言中有刺，延安知府張鵬把嘴上一兩撇鼠鬚，連摸了幾次，只管沈吟，好像委決不下，旁邊坐着那位參將黃九鼎更可笑，竟說：「山口雖不見

人，定是賊人們詭計，冒昧進兵是使不得的，我們且守住了山口再說。」張鰲立時得計，連說：「對對……千萬慎重，免得中了賊人這兒。」雙怪四傑聽得心頭怒發，暗罵朝廷養了這般貨，天下那得不亂，呼延彪大聲說：「這樣耗着，也不是事，我替大家先進去偵察一下罷。」呼延彪一說這話，四傑裏面黑手郎登也告奮勇，願和呼延彪同往，張鰲雖然這麼說，也巴不得有人冒險去偵探一下，難得這兩個衛士，自告奮勇，厚着臉，慌拱手稱謝。

呼延彪和黑手郎登跟着都司艾穆來到辛家溝西面山口，一看裏面果然靜寂如死，呼延彪一按背上長劍，向黑手郎登說：「郎兄，事情却怪，我們派來探子，明明瞧見過這兒不斷有江湖道進出，何以變成這樣，難道都跑掉了。」黑手郎登說：「管他有人無人，我們望裏闖，青天大白日，有詭計也沒法使。」說罷，勇氣十足，一個箭步，便向山口竄去，呼延彪豈肯示弱，一先一後，奔進山口，逐步留神，真也奇怪，走了一箭多路，竟和山口一般，靜靜的不見一人，林邊山脚，尤自留着雜亂的蹄印，和成堆的牛馬糞，行家一看，蹄印尚新，馬糞未乾，最少一兩天以前，還有許多人馬在此的，黑手郎登說：「呼延兄曾經暗地跟蹤他們到此，知道這辛家溝有多大地方麼？」呼延彪說：「我綴着他們到此，走沒多遠，天光發曉，存不住身，只好退出，從本地人口裏探出，辛家溝東西兩頭，足有好幾里路長，我們再淌下去瞧瞧。」兩人剛想拔步前進，忽見前面不遠，從左面山腰裏走下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來，揹着一小捆枯柴，手上拿着檢枯枝的竹片子，一蹦一跳的蹦下山來，兩人脚步一緊，攔住孩子去路，開口問道：

「喂！你是誰家的孩子，一人上山去，不怕喂狼麼？」那小孩子一身破衣服，滿臉泥垢，朝着兩人翻着一對小白眼。說道：「我是我祖父的孫子，你們問這個幹麼？」呼延彪笑道：「你這孩子真會說話，我不但知道你是你祖父的孫子，我還知道你是你父親的兒子哩，對不對？」那孩子亂搖頭道：「不對，不對，我只有祖父，沒有父親。」黑手郎登說：「你祖父呢？」那孩子一轉身，指着山腰說：「那不是我祖父來了？」兩人一瞧，果然一個駝背龍鍾的樵叟，拄着一支短木拐，走下山來，一步一喘，走到兩人面前，呼延彪問道：「老人家，你們祖孫兩人，怎的住在此地，家裏還有人嗎？」老者耳沉，問了好幾遍，才弄清楚，老者說：「我們一家七八口人，從神木一路逃荒到此，路上碰着強人造反，死了死，失散的失散，昨晚到了此地。只剩了我們祖孫二人，老的老，小的小，肚子餓的發慌，實在走不動了，進了這條山道，幸而命不該死，碰着許多披甲帶刀的軍爺，亂開關的正在收拾行裝馬匹，不知開發到那兒去，看得我們祖孫可憐，動了憫隱之心，從馬上撿下一袋糧食，指點我們說：『那邊窟洞裏留下着破鍋灶，你們將就着活命罷。』所以我們上山檢點枯枝葉燒着，弄點吃的，活一天是一天，吃完了那點糧食，依然是死路一條罷了。」說罷，扶着他孫子肩膀，便要走去，呼延彪攔着又問：「你們聽見許多人，從那頭出去的，現在這兒一個人都沒留下麼？」小孩子指着東面說：「我聽見他們許多許多的人，騎着馬都奔那邊去的，一個人沒留下，這麼大地方，只我們老小兩人，太可怕了，你們陪着我們罷！」兩人聽得這一老一小的話，深信不疑，攔路劫囚一般綠林道，定然都逃淨了，嫌這一老一小所說，這

般人還是昨天才走的，只恨這位延安知府太怕死了，處處優騰騰的，只差半天功夫，請兵調將，勞師動衆，滿白廢事了。

兩人深信那一老一小的話，不再往前湊道，便回身奔出山口，和都司艾穆說，艾穆立時精神抖擻，馬上發令先鋒部隊開進辛家溝去，一面派人知會後面張知府和黃參將，張知府一得這消息，喜上眉梢，傳令全體隊伍，整隊進溝，而且和黃參將並馬當先，旗幟飄揚，角聲振谷，耀武揚威的直進辛家溝，這支軍隊從日色過午，已經開到辛家溝山口，按兵不動，在山口足足呆了半天，這時聽說辛家溝內人已跑淨，心安理得的放胆直入，五六百名人馬，一齊開進辛家溝以後，日影業已西斜，張知府自己要下馬，傳令安營，而且還要派人向延綏巡撫報捷，算是一鼓而下辛家溝，蒲州四傑裏面的陰陽判吳倜，正在張知府身後一匹馬上，忍不住大聲說道：「我們領軍進來，只走進一二里路，聽說辛家溝東西兩頭有六七里路長，我們總得到東口勘查一下，再說剛才我們呼延兄見到的一老一小，貴府也得把他們找來，問個備細。」張知府在馬上一想也對，先派人去抓一老一小，預備問過以後，再傳令艾都司率領先鋒部隊，到東口駐守，他自己和黃參將便想找一個整齊的窩洞，充作營帳，放心安息了，不料派去抓那一老一小的軍弁，隔了許久功夫，才回來稟報說是近處幾座窩洞，都已找遍，沒有這兩個人，呼延彪黑手郎登聽得心裏一動，正想和張知府說話，猛聽得半空裏一聲尖銳破空的怪響，話未及發，一支響箭，正向張知府面前射到，張知府啊的一聲驚喊，在馬背上望後便倒，恰好陰陽判吳倜剛才和他說話，

兩馬相並，慌一撥身，伸手把那支箭接住，一手把張知府扶穩，已嚇得張知府頭上一頂紗帽歪在一邊，臉上血色全無，陰陽判吳個不去管他，打量彎箭來路，定是對面山峯上射下來的，再瞧接住的響箭上，捲着一張紙，取下來一看，紙上寫着八個碗大的字，「延安知府葬身於此。」陰陽判吳個看這幾個字時，張知府瑟瑟的抖着身子，也伸過頭來，一眼瞧見這八個字，猛地發瘋般一聲驚喊，撥轉馬頭，便想往來路飛跑，他却沒有瞧清，這時窄窄的山道上，馬前馬後都有人圍着，自己一個貼身步卒，還替他扣住了嚼環，怎能說跑便跑，他騎着的馬，却被他在鞍上一陣亂幌，驚得嚙咧咧一聲長嘶，前蹄飛立，幾乎把他掀下馬來，扣嚼環的步卒，也被馬頭一昂一甩，甩出老遠。

在這一陣驚亂當口，猛見東面一座高巖上火光一現，砰的一聲巨響，有人放了一响鳥槍，那面槍聲一响，近處兩面山腰叢林之間，處處火光迸發，砰砰嘖嘖之聲，一時並起，山鳴谷應，聲勢驚人，鳥槍發出來鐵沙彈子，像雨點一般，從兩面山上，向下面預備安營紮寨的官軍夾擊，而且兩面山上震天動地的同聲大喊：「不要放走了延安知府。」槍聲喊聲，響成一片，山谷迴聲，一發箭響齊鳴，切長聲威，宛似有千軍萬馬，從兩面山頭殺下來一般，這時日影已沒，山林霧氣沉沉，更是草木皆兵，驚心動魄，不用說延安知府張叢和黃參將艾都司一齊嚇得亡魂冒頂，便是雙怪四傑也知中了人家道兒，身處絕地，無法抵敵，惟有火速退出辛家溝再說，那知道當口一般官軍，不用主將下令，早已沒命的向來路飛跑，一時馬兵步卒，中彈落馬倒地者，紛紛不絕，張知府黃參將艾都司連馬都不敢騎了，怕在馬上容易中

彈，連爬帶滾，雜在衆軍裏面，向西逃命，竟沒有回一槍，射一箭的，黃參將文都司究係武官，還能逃幾步，最可憐的是張知府，兩條腿彈了琵琶，休想邁得開步，偏是彈子長了眼睛一般，撒豆一般，在他身邊滾下來，雖然烏槍的鐵沙子，遠一點沒有多大火力，中在身上也够受的，張知府背上腿上，已中了幾顆，痛得他滾在地上鬼嚎，這時雙怪四傑，眼看這種吃糧不買命的窩囊廢，毫無辦法，只好各人施展身法，藉着一路草木，蔽着身影，向西退走，可是呼延彪想起自己輕信了一老一小的話，回去報告，張知府才敢下今進山，說起來，自己脫不了干係，萬一張知府命喪此地，更是不得了，眼看張知府在地上拚命，照他本心，實在不願救他，無奈其中關鍵着自己，才從地上把他挾起來，叫黑手郎登斷後，自己揹着張知府飛步便跑。

這一支官軍，來得慢，回去得快，失魂落魄的一口氣，跑回了米脂城，進得城來，大家才敢喘口大氣，一點人數，並沒打仗，竟短了百多名，想是中彈受傷，留在辛家溝內了，其餘丟盔棄甲，失馬落槍的，佔了大半，可憐的張知府，被呼延彪背回城中，放下來時，已是氣如遊絲，命僅一息了，檢點他身上傷痕，只背上腿上嵌入幾粒鐵沙子，並沒有傷筋動骨，更不是致命處，原來全是嚇填的，這篇糊塗賬，怎樣向上峯交代，只有等張知府驚魂入竅，再想妙計的了，這一幕活劇，只氣得雙怪四傑在沒人處，頓足大罵，連呼晦氣，可是在這局面之下，兩名逃犯，高迎祥和牛截觀音，更難捉拿了，雙怪四傑氣忿之下，雄心未退，想憑各人武功，夜探辛家溝，好歹要探個實在，再想下手之計，預備在米脂城內

休息一天，再見機行事，不料在第二天午後，從吳堡縣城內，逃來許多難民，說是「昨夜三更時分，吳堡縣城外，突然發現無數人馬，裏應外合，立時打破城池，殺進縣城，吳堡知縣被殺，城內富戶洗劫一空，混亂之際，從城中逃出不少人來，沿途聽說這批人馬，是辛家溝內的好漢，逃出以後，吳堡縣現在怎樣情形，便不得而知了。」雙怪四傑聽得吃了一驚，吳堡縣城和川口鎮相近，定然是辛家溝一般綠林做出來的，想不到他們竟敢這樣大做，這倒好，他們越鬧得兇，我們回洛陽王府去，越有話說，不是我們本領不濟，連延安知府統率大軍進剿，都吃了虧，連吳堡縣整個城池，都被他們洗劫，足見這股綠林道異于尋常，實在聲勢太浩大了。

不提嶠山雙怪蒲州四傑利用機會，回到河南向福王府去搗鬼，且說辛家溝內高迎祥李自成辛斑虎這般人，怎堪的設計退了延安知府率領的一支官軍，同時又打破了吳堡縣城呢？原來那天辛家溝羣雄聚會，闕帝廟慶賀筵上，一陣風九節狸兩夫婦回來報告，「雙怪四傑請了官軍來打辛家溝」的消息，大家紛紛計議，原預備摩掌擦拳，和官軍對壘，到了第二天混天猴袁時中從外面又糾集了許多裁撤的驛卒和羣散兵遊勇，地痞流氓，約五六百人，帶回辛家溝來，曹操雜汝才正嫌自己人手少，一見袁時中帶了這許多人來，各人都帶着長短兵刃，頓時大喜，隔了一天，翻山鷄高傑也護着高家溝全村老幼，從五龍山到來，高迎祥見了本村一村的人，爲了自己，奔到此地，又歡喜，又傷感，慌替大家安排食宿之處，這一來，辛家溝內，又添上了許多人口，統計辛家溝內有二千多人了。

這天晚上，大家又在關帝廟裏集議，高迎祥說：「現在我們聚集了二千多人，辛當家雖然帶來不少糧食，經不得人多口衆，陝北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川口鎖經我們一燒，商民又多逃避，我們想在就近採辦糧食，已是不易，遠一點的地方，想把大批糧食運回辛家溝來，更多困難，這是一，芻草既然難以持久，便是我們把延安知府這支官軍趕跑了，難免沒有更多的官軍來和我們爲難，縱然我們不怕官兵，無奈芻草越吃越少，我們在辛家溝內也無法支持下去，這是二，再說我們現在被人逼上梁山，再想做個良善老百姓，已不可能，這幾天我和羅當家同我外甥李自成，在辛家溝週圍察勘，東西兩面出口，容易被人堵死，南北兩面山頭，雖然都是高山峻嶺，人家不易翻山爬嶺過來，我們自己可也不易翻過山去，這樣一看，萬一官家調了雄厚精兵，把兩頭堵死，不用打進來，只把兩面出口，封鎖住一個月兩個月，我們便被他們活活斃死在辛家溝內了，這是三，有這三個爲難之處，我們得早想個妥當辦法才好。」

在座的人，聽了高迎祥這番話，也有早已知道的，也有聽他說了才醒悟的，都覺這話很有道理，辛家溝真非安身之所，在座的辛斑虎多年不回辛家溝來，滿想到此成就基業，這幾天看出辛家溝和從前大不相同，老百姓逃得乾乾淨淨，旱荒得連水道都有點乾涸了，這時聽高迎祥一說，不禁暗暗點頭，忽聽得曹操羅汝才高聲說道：「我們高大哥這番意思，他預先和我商量過，我想非但這辛家溝不是我們安身之所，便是陝北一帶，逢着這樣荒年，毫無生發之處，我們也沒有留戀的地方，廟施松樹林的張當家，和甘泉石門山的馬當家，本來想接我們高大哥到他們那兒去，但是他們那兒還是近陝北的地面，而且沒

有甚麼險要，四面受敵，也不是久長之計，我們總得遠離陝北，才能掙出一個局面來，說到陝南。當然比陝北強得多，可是我們這許多人馬，想遷到陝南，迢迢路程，越城過隘，却非容易，便是安抵陝南，也得有一個妥當落腳處所，我爲了這事，暗地想了多時，還想不出好主意來！」羅汝才語還未完，辛斑虎搶着說：「別的事我不知道，羅當家愁的這許多人想奔陝南，怕不容易，這一層，我敢說一句，沒有甚麼困難，我從山西帶着上千弟兄，經府過縣，雖然打着官軍旗號，也無非是那麼一回事，一路經過，如入無人之境，幾處關口，吃糧怕打仗的官軍，誰不裝聾作啞，暗地打個招呼，都客客氣氣的過來了，天下烏鴉一般黑，陝西的官軍，更是稀鬆，何況這幾天三邊幾座山頭，佔地攻城，鬧得兇兇，像樣一點的官軍，紛紛往三邊開動，內地空虛，我們在這時候，想奔陝南，倒是機會，不過到了陝南，終得有個落腳處所，這個安身處所，真得好好的想一想。」辛斑虎說到這兒，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紛紛議論起來，藍田王李岩倏地跳起身來，拍着手說：「我想着一個好地方了！」衆人精神一振，立時靜悄悄的聽他說出甚麼好地方來，李岩說道：「我是陝南的人，家住在秦嶺腳下的藍田，我說的秦嶺，便是天下馳名的終南山，說起這座秦嶺，西起秦隴，東迄藍田，連綿八百餘里，有種不盡的田地，斬不盡的果木，不用說我們二千多人，便是再多十倍二十倍，進了秦嶺，也無非滄海一粟罷了，如果從北到南，橫越秦嶺，起碼得走十天半月的，你們想這地方多大，而且雲封霧鎖，有人跡不到的高峯，山雄地險，有闢畫一般的仙境，我想我們這般人，到了秦嶺，足可以安身立命了。」大家被他說得動了心，覺得秦嶺

真是好地方，可惜遠一點，怎樣能够把二千多人，安抵秦嶺，還是個大問題。

李自成半天沒有說話，默默的聽他們說得天花亂墜，這時突然聲若宏鐘的開口了，他說：「諸位，我年紀輕，沒有多大閱歷，可是我從小聽我老師對我們說過，這位老師，便是我九華山三師兄的父親，是我開蒙的賀老師，他平時對我們說『天下亂象已萌，干戈必起，陝西居天下之脊，而又民心慄慄，崇尚武事，又一倡義的豪傑，捭臂一呼，不難召集百萬精兵，出潼關而爭楚豫，奄有中原，即或出漢中而据巴蜀，亦可雄霸一方。但是養精蓄銳，乘機待時，必在秦嶺之間。』剛才我四師兄說起秦嶺，我便想起賀老師的話來了，現在乾脆一句話，我們這般人，如果還想做個安善良民，讓一般衣冠禽獸的官府任意欺虐，趁早散夥，各奔前程，不必千山萬水的奔向秦嶺了，倘若自問是個好男兒，不願再受貪官污吏的骯髒氣，那末應該把生死禍福置之度外，同心合力的往前闖去，不管前途如何，便是前面有千軍萬馬，我們也得往前闖，便是到了秦嶺，也許還不是我們安身之所，我們還得往前闖，諸位先把志向決定了，咱們再商量別的。」李自成說時，胸脯高挺，濃眉軒舉，一對虎目，奕奕放光，氣概不可一世，他說完了話，頭一個辛斑虎，向眾人豎着大拇指，大聲說：「諸位聽聽我們當家的話，這才是英雄氣概。」大家也齊聲附和：「既然到此地步，當然要齊心合力，闖出一個局面來，誰願意抱路膊一忍的，便請他自謀生路好了。」在這般草莽人物裏面，誰也不能這樣洩氣，說是「我不幹了，我願意抱着路膊一忍了。」當然不會有這種人，在這種場面之下，經李自成敲着胸脯一說，不必再商量甚麼落腳處所，

大題目是離陝北一奔陝南，是不是奔秦嶺，還得將來再說。

奔陝南的大題目決定，大家便計議往那條道上走，那一天起程，怎樣的走法？經大家商量下來，把辛家溝內所有人馬，分爲三大隊，第一隊是開路先鋒，首領是李自成，副首領是辛斑虎，帶着李岩，白九鶴，蝎子塊，飛星子，李過，李錦，率領一千多名精銳弟兄，作爲衝關破隘的先行，第二隊是高迎祥爲首，曹操羅汝才爲副，帶着混天猴袁時中，翻山鷄高傑，九節狸蕭老二，從高家溝一羣獵戶，和一般驛卒裏面，挑選了六百名精壯漢子，作爲後繼的中堅隊伍，第三隊是半截觀音爲首，一陣風蕭二娘爲副，兩員女將率領挑選下來的，也有五六百人馬，其中夾雜着高家溝全村男婦老幼，管理全軍糧草、輜重、車輛、牲口、營帳、一切軍用之物，從第一隊第二隊裏，又派出飛星子九節狸二人，各帶幾夕靈使精幹頭目，先行分路出發，探報軍情，又決定了出發路線，出辛家溝東口，經川口鎮奔吳堡縣，久知吳堡縣城內尙稱富庶，吳堡的縣太爺，在川口鎮三義棧見識過，是個無用人物，隨手牽羊，定在吳堡縣城內發個利市，預先暗派白九鶴袁時中帶幾十名弟兄，喬裝老百姓，混進城去，埋伏停當，定了暗號，到時裏應外合，攻進城去，大大的發票利市，再由吳堡向清澗延川一路進行，到了延川，便可派人知會膚施松樹林甘泉石門山兩處山寨，約定在延長宜川之間會合，然後越硃砂嶺直指朝邑，如果渡河以後，能出潼關奔河南最好，如潼關有重兵把守，難以飛渡，便奔華陰，由華山轉入秦嶺，計議停當，着手編選隊伍，安排出發的步驟，也費了幾天工夫。

諸事妥當的一天，恰好得到探報，延安布府張叢參將黃九鼎，率領人馬已到米脂，不日來勦辛家溝，大家聽到這消息，便要先和官軍見一陣，打他個落花流水再走，曹操羅汝才深知張叢黃九鼎是個庸碌之輩，從探報人口中，已知這支軍隊路上盡量挨延，毫無士氣，並沒有分派軍隊堵截東口，一發看輕了這支官軍，便定了一條和官軍開玩笑的計劃，人馬照常出發，吳堡縣城依然照計攻打，却派混天猴翻山鷓鴣兩人，各帶百名弓箭手和火槍手，埋伏南北兩面山頭，另在高家溝村民當中，選出有胆量的一老一小兩個人，教了一番應對的話，假充逃荒失散的難民，引誘官軍入伏，果然官軍中計，張叢幾乎傷命，兩面山頭埋伏的人，一見官軍逃出辛家溝，還留下不少戰馬和受傷倒地的兵卒，便一刀一個，全數結果，搶了好一點的馬匹軍器，算是勝利品，立時全隊離開辛家溝，出了東口，趕上大隊，去攻打吳堡縣城了。

第二章 「紅」是誰

官軍中計，落荒逃出辛家溝當口，天色已晚，李自成統率的第一隊人馬，已向吳堡縣城出發，離城五里，先派蝎子塊李過李錦三人，率領二百多名弟兄，捨騎步行，掩到城下，只等城內埋伏的白九鶴袁時中舉火為號，內外一齊動手，自己和辛斑虎李岩帶着大隊人馬，纒綬而進。

蝎子塊李過李錦三人，領命而行，領着二百多名健兒，到了吳堡縣城外，分散開來，暗伏在四面近

城掩蔽處所，李錦帶着幾十個人，伏在西門外面，一聽城內已打二更，城外靜悄悄的沒有行人，城門似已關閉，心裏有點疑惑，難道城內得知風聲，已有提防了，暗想如果這樣斗大的一座小城，還攻不進去，便不必再望前闖了，正想越城而進，先到城內探一探動靜再說，忽見靠城樓的右面雉堞上，黑影一閃，輕飄飄的一個黑影子，施展壁虎游牆的功夫，飄下城來，一縱身，越過不到一丈的乾涸城壕，立定身，嘴上噓噓作響，李錦認出這人是白九鶴，忙趕過去問道：「城內大約有防備了。」白九鶴一聽這話，幾乎縱聲大笑，悄悄的說：「城內只有幾十名士兵，有甚麼可防備的，像這種小小城池，費不了甚麼大事，你看著關着城門，其實城門內只有幾個老弱士兵，躲在窩鋪裏打盹，我進去把城門一開，你們便坦然直入好了。」李錦笑道：「這位縣太爺倒是大膽，川口鎖出了這樣大事，他居然行所無事，這倒難得。」白九鶴忍不住哈哈笑道：「我們在天，早已打聽得清楚了，這位縣太爺自從三義棧一檔事以後，他嚇得飯都吃不下去，接連到上面請兵，據說上面回復他，『已派大軍進剿，緊守城池便得。』所謂大軍，當然是延安知府這支官軍了，可憐這位縣太爺，別無計策可施，只把四面城門緊閉，不准出入，連白天也關得實騰騰的，這倒好，城外路絕行人，我們人馬到此，絕對走不了風聲，便是走了風聲，又有何妨，這時，那位縣太爺早已忍痛丟下刮來的民脂民膏，去遊六殿了。」李錦詫異道：「縣太爺甚麼時候死的。」白九鶴笑道：「混天猴手真黑，一起更，便進了縣衙，便把縣太爺宰了，却把縣太爺近身幾個軍人，都綑了起來，又把一位師爺揪到縣太爺屍首跟前，逼着他說出城內，那幾家是富戶，

那條街有甚麼，嚇得那位師爺，祖宗爺娘亂叫，甚麼都說出來了！……」

兩人剛說着，城內突然火光四起，人聲鼎沸，一忽兒，城門大開，火把亂幌，有人在城牆上大喊「辛家溝好漢進城呀！」四面埋伏的二百多人，個個竄出身來，刀光亂閃，火雜雜飛步進城，白九鶴派了幾撥弟兄，守住四門，一面又派人飛報後面大隊趕速前進，然後會合蝸子塊李過李錦混天猴，佔據了縣衙，分派弟兄，把守住幾條街道，等候李自成大隊到來，再行處決。

這時後面緩進的大隊人馬，早已望見城內起火，知已得手，李自成辛斑虎兩馬當先，李岩押後，率領大隊人馬，鐵蹄奔騰，一陣急馳，像狂風一般捲進吳堡城內，不到一個更次，第二第三兩隊人馬到齊，不到天亮，城內的富紳富商，劫洗一空，又把囚牢打開，放出許多死囚，沿街召集許多竄無所歸的人們，一律編入第三隊，把搜劫來的財物、糧食、牲口等等，便教這般人攬運裝載，跟隊出發，天剛發曉，李自成辛斑虎已率領第一隊人馬穿城而出，緊接着第二隊第三隊也跟蹤而出，一夜工夫，吳堡縣城內，宛如風捲殘雲，把城內富有紳商之家，席捲一空，有許多窮民，便乘火打劫，來個第二批搜劫，搜劫了不少東西，強壯一點，沒有家室之累的，便齊夥兒趕出城來，投奔大隊人馬，免得將來敗露遺殃，這一來，辛家溝這隊人馬，又添了不少亡命之徒。

李自成等大隊人馬，清早從吳堡出發，馬不停蹄，從早到晚，一口氣奔了一百幾十里路，已經渡過了無定河，這條無定河，同歸德堡高家溝夾河而渡的無定河，雖然同名，路却相隔好幾百里，據說都是

黃河支流，水漲則通，水落則涸，到了大旱時，更是阻塞成好幾段，古人詩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便是此處，辛家溝大隊人馬，來到清澗縣境，居然一路如入無人之境，並無官兵攔截，再進便是延安地界的延川縣了，從昨晚破吳堡起，一日一夜，人馬並未休息，未免累乏了，這時大隊人馬正走到清澗縣境的葦山之中，頭隊李自成便傳令安營造飯，預備在此處權且休息一晚，第二隊第三隊絡繹到來，高迎祥羅汝才等便和李自成等計議前進之策，大家知道前面延川延長宜川一帶，較為富庶，難免有官軍駐紮，要動干戈，不能不慎重行事，且等候飛星子蕭老二兩人探報再說，一面派混天猴當時中，帶幾個熟識道路的弟兄，連夜出發，赴松樹林石門山兩處，知會張馬兩位首領，調動兩處人馬，定奪會台地段，急速回報，袁時中領命，帶着幾個人，飽餐一頓，立時上路。

這時，藍田玉李岩進言道：「我們前路雖有飛星子蕭老二隨時探報，究嫌勢孤，這條道上，從前聽人說過，有不少綠林好漢，出沒其間，我們大批人馬經過，難免發生誤會，不如見機行事，隨路結納，收羅這批人物，廣我聲勢，還有近處清澗縣城，城小民窮，我們不必廢事，前面延川延長兩座縣城，却是人烟稠密，駐紮官軍，有無扎手人物，兵力是否雄厚，我們先得探個明白，我想我們大批人馬一路行來，官軍方面定有風聲，前途有無官軍攔截，我們也得有人洩道，免得臨時措手不及。」大家一聽主意很對，便商議再派幾個妥當的人，先行洩道，藍田玉李岩站起來說：「這事用不了多人，我和五師弟白九鶴兩人前往好了，跟着人反而累墜，展不開手脚，你們大隊得到蕭老二們的探報，只管前進，我和白師

弟在這條路上，隨時會合好了。」商量停妥，李岩和白九鶴休息了一忽兒，不到天亮，隨身帶了兵刃暗器乾糧，便悄悄離隊，跳上馬背，疾馳而去。

李岩白九鶴離開大隊，走不到十里路，猛見前面道上蹄聲急驟，影綽綽一人一騎飛奔而來，因為天尚未亮，只東方微微有點魚肚白色，道上遠一點還瞧不清，兩邊馬都跑得飛快，一忽兒來騎從身邊掠過，似乎一騎上駝着兩個人，兩人回過頭去，那匹馬已跑出老遠，忽然見去騎勒住馬，遠遠向這邊喊了一聲，兩人一聽他喊的是辛家溝出發時的暗號，便知是自己人，慌撥轉馬頭，驛馬趕去，一瞧是蕭老二和飛星子，飛星子却綁在蕭老二背後，垂頭搭腦，面如紙灰，好像死了一般，李岩白九鶴吃了一驚，慌問怎麼一回事，蕭老二搖着頭，嘆口氣，連喊「丟人！……」白九鶴慌問「你們吃了誰的虧，快說！」蕭老二在馬上向兩面望了望，道上人影全無，三人也不下馬，蕭老二便說出一樁可笑的事來。

原來飛星子九節狸兩人，在大隊人馬湧進吳堡縣城時，早已奉命先發，向前途清澗延川一帶探查沿路情形和官軍消息，兩人手下也帶了兩三個得力弟兄，過了清澗，便被兩人分頭差遣，叫他們扮作平民客商，先行偷入清澗延川兩座城內，打探一切，飛星子和九節狸兩人兩騎，過了清澗，來到延秀河口，過河沒多遠，便是延川縣城，這條河身因連年大旱，多半乾涸，下流泥沙又淤塞，河床最窄地方，不到三丈，水深不及三尺，騎馬可渡，可是天色已晚，想等先派往延川城內的人回來，問明白了再進延川城去，便向沿河找尋寄宿之處，無奈市鎮都在對岸，這邊岸上一帶，頗為荒涼，兩人回馬，走上一座土崗

子上面，登高四望，瞧見靠北不遠七山脚下，有人行走，土山背面，冒出幾縷炊烟，似乎有小村子，便一提馬韁，跑下土崗，向那面行去，轉入土山山脚，一條窄窄的斜坡，坡上白楊成林，時已深秋，樹枯葉落，枝上綴着有限的幾片黃葉，一陣風過，機械作響，兩人從白楊林裏走上坡去，恰喜坡上地勢平坦，靠着土山一帶，疎疎落落，遠看好幾所泥牆草屋，每家屋外圍着黃土牆，土牆只半身高，草屋內燈光，從紙窗裏透射出來，兩騎一到坡上，一家黃泥牆口，奔出一隻大黑狗來，朝着兩人汪汪亂叫，兩人一看這家門首，挑着酒招子，便跳下馬來，因為關中道上，賣酒帶宿店的是常事，兩人各自牽着馬，正想走進牆口，裏面飛步奔出一個精壯漢子，兩手一攔，向兩人打量了幾眼，才說：「客官們來晚了，這黃土坡是小地方，小店後身只有一間土房，兩個草鋪，偏不巧，今天已有兩位客官預定去了，地方太小，沒法再留客人。」飛星子九節狸都是久跑江湖的脚色，一聽這人長得精壯，兩只眼賊溜溜的閃轉不定，便留了意，飛星子便說：「這樣小地方，居然還有預定宿處的，現在這樣辦罷，我們從清湖跑到此地，水米不沾牙，你們這兒住宿沒有地方，在你這兒吃點酒飯，總可以的罷，有甚麼吃甚麼，我們比別人還多化錢，掌櫃，那沒有說的罷。」這個精壯漢子兩眼骨碌碌一轉，暗想你們過了河，有的是食宿兩便的地方，偏在這兒起膩，八成也不是好路道，可是已沒法再推却，半晌，才勉強強強的說：「好罷，可沒有甚麼好吃的了。兩位願意委屈，請進來罷。」說罷，便出來接過韁繩，把兩匹馬牽進牆去，拴在窗下一株白楊樹上，向鞍後兵刃包袱，有意無意的一按，回過頭來說：「客官吃點東西還得走，馬上的

東西便不用動牠了。」九節狸應了聲：「也好。」兩人邁步便要進屋，忽聽得蹄聲得得，及牆而止，拴馬的精壯漢子，三脚兩步跑了出去，一忽兒，一先一後，閃進兩個異樣的人來，雖然天色已晚，依稀瞧出，先走的是一個俊俏後生，軟巾直帽，丰度翩翩，宛然是一位錦秀書生，後面跟着的，身材瘦削，一身青衣，似乎是書僮模樣，書僮身後，那精壯漢子拉着兩匹一白一黑的駿馬進來，九節狸一眼瞥見這兩匹馬裏面的一匹，竹耳鬮筋，風鬃霧鬣，却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名駒，黑的一匹，也是上選，每匹馬上，都荷着長形包裹，尤其是白馬上包裹內，明明露出一張弓形來，書生書僮從兩人身旁走過，直進屋內，先走的書生，眼波如電，向兩人掃了一眼，兩人立時覺察這書生的眼神，波俏中隱含煞氣，竟瞧不透這一主一僕是何等樣人。

那酒店小二——精壯漢子把那兩人的馬匹拴好以後，卸下鞍上的兩件包袱，抗在肩上，走了過來，向飛星子九節狸說：「兩位裏請罷，我不騙你們罷，進去的兩位客人，便是預定小店宿鋪的客人。」兩人進屋以後，一看這間屋子是用高梁杆子和泥土在中間砌了一堵牆，隔作裏外兩間，外面一間，便是進門的屋子，屋內有兩張白木桌子，幾張杌子，却打掃得乾乾淨淨，桌上擱着清油瓦盞燈，店小二抗着兩個包袱，直向後面去了，聽他脚步聲，便知這屋子不止裏外兩間，後面定然還有房屋，飛星子趁沒有人，探頭向裏屋一瞧，裏屋壁上也掛着油燈，砌着廚灶，鍋內熱氣騰騰，肉香四溢，似乎燻着雞肉之類，另一個鍋上，擱着高高的蒸籠，也是熱氣四冒，大約蒸着饅饅，裏屋一扇門，通着後院，那面沒有

燈光，一時瞧不清有幾間屋子，聽後院脚步響，慌縮回身來。

精壯的店小二走了出來，這時却笑嘻嘻的說：「今晚小店生意興隆，有宿客還有酒客，兩位用點甚麼，小店不敢多預備，新蒸的饅饅，本土的雙套白乾，倒現成，再配點鹹鷄子，拌豆腐，還可對付，其餘便拿不出甚麼來了。」飛星子故意說道：「出門人那講究得許多，掌櫃的替我們配得有吃有喝的，還不知甚麼，不過一陣陣的肉香，老往鼻管裏直鑽，引得人饑的慌，我說掌櫃，你好人做到底，替我們想個法子，解一解饑，也不枉我們到貴寶地來一趟，我們化錢不肉痛，加倍算還你好了。」店小二肚裏明白，裏屋灶上的黃燜雞在那兒作怪，忙笑說道：「進小店來的，都是財神爺，有好吃的，還不往外掏麼，客官們聞着的香味，是剛才進去的兩位客官，大白天就定下的黃燜雞，外帶雞汁熬白菜，這是定頭貨，沒法拆兌的，客官爺委屈一餐罷，明天過河去，大魚大肉，有的是，再找補罷。」飛星子點點頭道：「嘿！偏又是定頭貨，今晚是饑定了，掌櫃，我問你，那兩位客官，好體面，大約是你們這兒的老主顧了。」店小二不知他故意用話套他，脫口答道：「是啊！不是老主顧，像這樣體面客官，怎能上我們小店住宿呢？」飛星子立時接過去問道：「我說呢，這兩位客官，姓甚麼，幹甚麼的，八成不是本地人罷？」這一問，精壯的店小二，立時明白，這人話裏套話，被他繞住了，既然自己承認是老主顧，還有個不知道姓甚麼，幹甚麼的，但是實情萬不能說，一時却講不出謊話來，嘴上咕咕吧吧的有點發僵，忽聽裏屋有個婦人聲音發話道：「喂！你不替客官們安排吃喝，嘮嘮叨叨的耽誤客官們正事。」店小二

也够機伶，馬上趁坡而下，雙肩一聳，一扮鬼臉，自言自語的說了句「怨我多嘴，偏又被她佔住理了。」嘴上說着，脚下已向裏屋奔去，似乎聽得裏屋喊了幾句，便起了刀勺之聲，這時，飛星子和九節狸互相以目示意，表示這小店和那書生裝束的一主一僕，很有可疑之處。

一忽兒，從裏屋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面皮白淨，身材瘦削，頗有幾分甜俏，頭上罩着一塊青帕，短衫不裙，下面繫着褲腳管，布鞋素襪，却是大足，右手托着一盤酒肴，左手繫着腰，腰板筆挺，大大方方的走到兩人跟前，把盤裏杯壺菜碟之類，一一安排在白木桌上，兩人一瞧桌上鹹雞子拌豆腐之外，居然切了一大盤熱香四溢的白煮五花猪肉，還配上一碟葱醬，飛星子忙說：「真了不得，還勞動內掌櫃自己動手，太不安了。」這位內掌櫃，向兩人看了一眼，微微笑道：「看兩位客官，好像不是到拈花寺逛廟會來的，可是不逛廟會，近城也有的是清淨旅店，客官們大約不願過河，才在這黃泥坡受委屈，偏不巧，我們沒有多餘的屋子，我們男人死心眼兒，應該說的，他偏不說了，客官吃喝完畢，往北走幾步，還有一家留宿的，兩位不妨去問一下。」說罷，拿着空盤，轉身進裏屋去了，兩人在她身後聽她幾步俏步，很是矯捷而且沉穩，行家一看，便知道這婦人身有武功。

片時，精壯的店小二，端了一碟蒸熟的饅饅出來，伺候兩人吃喝，却不多說話了，兩人問他時，一問三不知，兩人吃喝完畢，付了賬，滿腹疑雲的出了這家小店，經店小二指點向北第幾家可以借宿，各人便牽着馬，便向這家走去，這家却只有一對老夫妻，房子差不多，却沒有借宿的人，兩人便在這家安

身，臨睡時，兩人悄悄走出屋外，探查了一下，知道這家沒有可疑之處，把馬鞍上兵刃拿進房來，飛星子向九節狸說：「剛才那一家小店，太可疑了，那位書生不向對岸投宿，和我們一般，躲在這黃泥坡小店裏，已够可疑的了，這種小店，偏有這一對夫婦做着這種買賣，依我看開店的這對夫婦，言語舉動，都不像開這種小店的人，真不知他們是甚麼路道，九節狸齜老二笑道：「可疑的地方，豈只這一點，我問你，你知道那小店內共有幾個人？」飛星子詫異道：「你問這個幹麼，我們見到的，還不是寄宿的一主一僕，和開店的一夫一婦四個人麼？」九節狸笑道：「不對，依我看只有三個人。」飛星子朝他看了一眼，猜不透他說的甚麼意思，九節狸嗤的一笑，說道：「剛才一主一僕從牆外進店，可惜天色已晚，我只注意了書生後面的人，沒有細看書生，依我猜想，書僮和內掌櫃原是一人。」飛星子聽他越說越奇，嘴上噙了一聲，問他「這是甚麼意思？」九節狸說：「我們未到高家溝以前，各處買賣，無非是個幌子，這麼男男女女，一大班人，靠着買賣，能有幾何，有時也得伸手做票沒本買賣，却不是明火執仗，完全仗着高來高去，畝進暗出，最要緊的是預先把道蹊仔細了，才能下手，這一手，得讓半截觀音和我內人一陣風了，她們是老搭擋，有時她們改扮男人，女人扮男人，因為面上白嫩，只好扮做書生一類的人物，可是扮起來，姑娘和娘們便有分別，半截觀音有時扮個書生模樣，真還不易瞧破，但是我內人扮起來，我老是懸着心，因為婦人家前面的奶峯，後面的臀峯，總有點前後突的，前面還可用布勒緊，後面一搖三擺的屁股，却沒法削下幾片去，剛才書生後面的書僮，身材雖然瘦削，一領青衣雖然肥

大，走路時裏面搖擺的聲影，和我內人改扮時一模一樣，後來那位內堂櫃端出酒肴來，我暗地留神，她相貌、身材、走相，又和書僮一般無二，她在自己家裏，無風無雨，天已入夜，頭上還包着青帕，甚麼？大約因為她扮書僮時，頭上青絲束在頂裏，一時不及挽髻，便把一塊青帕遮住了，這樣，我才斷定書僮便是內堂櫃改扮的，書僮既然是女扮男裝，那位俊俏書生，十九也是西貝貨了。」飛星子被他一點破，回想起來，果然有破綻，說道：「她們爲甚麼要這樣改扮，而且寄存在這小店裏，其中定有事故。」蕭老二說：「當然其中有事，照這情形推想去，這家小店，便是他們的臨時巢穴，而且那位內堂櫃特地自己端出東西來，還說了句『兩位客官，大約不願過河。』的話，明明話裏有骨，我們疑心他們，他們何嘗不疑心我們呢？」

飛星子說：「你話雖有道理，我還有點半信半疑，不管他們是男是女，這般人究竟是何路道，我想去探他一下。」九節狸說：「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井水不犯河水，管他們幹甚麼的。」飛星子說：「這條道上，既然被我們發現了可疑人物，不能不探個水落石出，憑這幾個不三不四的人，大約也沒有多大能耐，我飛星子還沒有把他們放在眼上。」一語未畢，窗外忽地一聲冷笑，九節狸嘆地一口，把燈吹滅，兩人把各人兵刃，摸在手內，隱着身子，從破窗紙窩窿，往外偷瞧，靜靜的一片院子，毫無動靜，可是這晚是個暗星夜，月亮不見，憑破窗一點小窟窿，當然祇看出有限地方，飛星子不耐，一轉身，右手橫着一柄單刀，左手悄悄的便把房門推開，氣壯胆粗，哧的一個箭步，竄向院中，九節狸

忙跟蹤而出，抬頭一看，屋頂上也無蹤影，兩面接連的人家，房子形式都差不多，後面院子，每家用高粱桿編着籬笆，當作隔牆，家家睡得雞犬無聲，遠望南頭那家小店的後院，也是岑寂如死，燈影全無，飛星子一轉身，飛身上房，九節狸暗暗點頭，這種草房頂，材料單薄，祇薄薄的一層灰泥，浮面蓋着幾層稻草，和瓦房大不相同，非但草上滑不留足，身子沉一點，便禁不住，非有相當輕功，休想在這種草屋上施展手脚，飛星子身手最還有點門道，自己雖然也能上去，却不敢再上，怕經不住兩人的身子，飛星子在房頂上四面探望了半天，搖搖頭跳下地來說：「我們明明聽得窗外有人，一忽兒工夫，竟被他逃走，我不信這人有這樣的功夫，定是那面小店裏的幾個狗男女鬧的鬼，我們不去摸他們，他們倒先找上門來了。」飛星子說完，立時便要越出後牆，到南頭那家小店去，九節狸說：「且慢，不要中了人家道兒，我們還有銀兩包袱在房內，把牠帶在身邊再去。」說罷，九節狸一人進房去，也不點燈，把兩個小包袱摸在手內，正要轉身，就在這一忽兒工夫，驀地聽得院子裏，飛星子驚喊了一聲「啊！」似乎只喊出半個字，接着叭噠一聲悶響，似乎有人跌倒，九節狸在飛星子喊出聲時，已擱下包袱，急急飛身而出，一個箭步竄到院心，大吃一驚，只見飛星子直挺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四面却又人影全無，九節狸不敢追賊，只有先照顧飛星子要緊，把他抗起來，抗進房內，放在炕上，點起油燈，仔細觀察飛星子受傷之處，看了好幾遍，週身並無傷痕，但是飛星子口呆嘴閉，面如紙灰，彷彿死了一般，九節狸知道，這是被人點了穴道，可是點的是不是致命的死穴，自己對於此道，一竅不通，無法可救，急得他

一籌莫展，在房裏亂轉，他心亂意煩，一個人在房裏，轉了半天主意，依然無法可想，忽聽得窗上嘆的一聲響，一支小小袖箭，釘在坑後的牆壁上，袖箭杆上捲着一張紙，取下來一看，上面寫着：

「小輩口出狂言，特地略示薄懲，叫他靜睡三天，免得向人搗亂，紅。」

九節狸蕭老二看了這張字條，又瞧瞧坑上半死不活的飛星子，心想他闖了竊禍，倒睡得人事不知，我可受了大罪了，難道真個在這兒，陪他靜睡三天，那才是大笑話了，橫豎啞吧虧是吃定了，人是裁到家了，自己孤掌難鳴，還恐誤了大事，不如連夜把他抗回去，幾位頭兒腦兒，也許有行家，可以把他治一治，主意打定，又把手上字條仔細瞧了瞧，暗暗點頭，紙條上的字，寫得歪歪斜斜，雖然不甚高明，筆致却甚娟秀，定是女人的手筆，只要看下面具的「紅」字，多半是女人名字，不知是那小店的內掌櫃，還是投宿的假書生，想不到陰溝裏翻船，小小的黃泥坡，碰着這樣厲害的女人，憑我這點能耐，萬不是對手，不要把兩人都擱在這兒，連通風報信的人都沒有，我不必三心二意，馬上把飛星子抗回去再說，攔着你的，等着我的，我們大隊人馬一到，小小黃泥坡，把他踏平了，也不費吹灰之力，九節狸暗暗定了主意，便把前開店的兩老夫妻叫醒，推說同伴得了急病，連夜把他送回去，同伴的一匹馬，暫時寄存在此，交代明白，多付了一點銀兩，便自己牽出馬去，兩人的兵刃包袱，一起掙在鞍後，把坑上的飛星子掙了出來，橫在鞍上，又在這家牆外，用上劃了個暗記，然後跳上馬背，把飛星子身體扶正，驟看去，好像一馬雙駝，其實一死一活，九節狸歸心似箭，下了黃泥坡，走上官道，快馬加鞭，飛一般

趕回來，到了清湖相近，天色慢慢發曉，想不到路上碰着李岩白九鶴，幾乎交肩而過，三人聚在一起，九節狸在馬上，把黃泥坡一檔事，詳細一說，李岩白九鶴才明白這麼一回事。

藍田王李岩說道：「這事奇怪，我也不信這條道上，出現了這樣人物，照你說，你們鬧了半夜，連對方人影子都沒有看清，照你猜想，還是個女的，我非得見識見識他不可，無論如何要替兩位爭過這個面子來。」白九鶴說：「師兄，我們師父的點穴功夫，你得的不少，你先瞧瞧飛星子，有法子沒有，如果真個讓他過了三天，再醒過來，我們一大堆人，都栽在那個女子手上了。」李岩一偏腿，跳下馬來，向蕭老二說：「你把他弄下馬來，讓我瞧瞧再說。」白九鶴也跳下馬，幫着蕭老二，把飛星子身子放到地下，這時東方已現曙色，四面景物，漸漸清楚，蕭老二說：「我們在大道上，不免被人瞧見，我們把他抬進林子裏去，好一點，」於是白九鶴蕭老二抬着人，李岩牽了三匹馬，走進林去。

到了林內深處，把飛星子放在地上，李岩蹲下身去，解開衣紐，仔細看了看，嘴上喊着「還好，點的不是致命穴道，無非是氣血閉住，暈厥一時罷了，那女子欺我們沒有行家，故意吹氣嚇人，其實不用三天，到了對時，便可醒轉，現在我來試一試，也許不離，如果點的是重穴，只有我師父和大師兄才能解救了。」說罷，他把飛星子扶起，在他前後身上推拿了幾下，猛地在後背拍了一掌，飛星子嘔一張，咯的吐出一口稠痰，同時喉嚨裏喊出一個「呀！……」字來。原來這個「呀」字，還是黃泥坡小店裏，暗地裏突遭毒手，只驚喊出半個「啊！」字，「呀」字還未出聲，便被人點了穴道，氣血立閉，連這個

「呀」字，也保留在喉嚨底下，這時經李岩一掌拍開穴道，氣血一通，這個「呀」字才得衝口而出，想不到這聲「啊呀」，分成兩截，飛星子便在這「啊呀！」兩截之間，暈死了半天，這時才算死裏逃生，坐在地上，沉了一忽兒，才眼珠幌動，如夢初醒起來，一看人已不在店中，天已開亮，面前還立着李岩白九鶴，蕭老二扶他立起身來，向他說明就裏，他才明白自己吃了大苦，又羞又怒，跳脚大罵，仍想跟着李白二人回到黃泥坡，自己雖然敵不過人家，看着李白二人替他找場，也好出口惡氣，藍田王李岩勸他：「氣血停閉了半天，雖然治過來，還得靜臥一時，否則要留病根的。」飛星子一聽這話，才忍住氣不跟去了，蕭老二說：「我們兩人還沒有進延川城，便出了這檔事，兩位前去，最好不過，我們帶去的兩個夥伴，大約已混進城去，好在我們自己人，到那兒都留下暗記，彼此不難找尋，便是黃泥坡分着吃喝和住宿兩處小店，牆外也有暗記，兩位一看便知。」

原來江湖行道，不論天南地北，所到之處，想和某人會面，或者預約在某地見面，或者使人知道他住何處，使人容易尋找，這人便在一路轉角拐灣之處，留下暗記，幫有幫記，個人有個人暗記，其中門道甚多，局外人不留意，此中人照着暗記方向一找，便可會面，高迎祥李自成這般綠林道的暗記，却是個簡單的「乙」字，這個「乙」字，不論順寫倒寫反寫，只看「乙」字起筆的鵝頭，朝向何方，便是指明方向的標誌，不過同是「乙」字，其中還有花樣，藏着表明種種的符號，下文自見，不必細說。

當時飛星子九節狸依然一馬雙駝，便要回隊，藍田王李岩忽然想起一事，向蕭老二說：「那張具名

「紅」字的字條，你還藏在身邊嗎？」蕭老二說：「在我身邊。」李岩說：「你交與我，我倒要門一問這位紅人。」蕭老二拍着手說：「一對，憑兩位前去，定然得彩，也叫這人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說罷，便從懷裏掏出那張字條來，李岩接過，藏在身邊，和白九鶴立時上馬，鞭絲一揚，便向延川這條道上馳去。

藍田王李岩要過這張字條，並不是想從這張字條上去找人，因他從前聽他師父活閻羅馬二先生說過，延安靠河邊界孔雀集地方，隱居着你們一位師叔，便是南派點穴名家俠盜摘天星，秀延河邊黃泥坡離孔雀集不遠，剛才查察飛星子身上點穴的手法，確是南五省內家一派的傳授，互相印證，也許是我師叔摘天星的門徒，我師叔摘天星去世才五六年，他門徒年紀，大約和自己相仿，不管他是男是女，倒要會他一會，他暗地裏存了這顆心思，和白九鶴一路飛馳，到了秀延河邊的黃泥坡，日色尚未過午，兩人緩轡走上黃泥坡，先留意路口的幾家，却不見排出酒招子來，可是一眼瞥見有一家外面黃泥牆上，用白墜劃着一個反寫「乙」字，便知是這一家了，江湖道在路上留下暗記，大部分無非標出某人所在的方向，所以牆上的「乙」字，特地反寫，表明「乙」字的鵝頭衝南，這人往南去的，但是這家反寫「乙」字，其中還藏有機關，反寫「乙」字底下的一勾，特地劃成黃狗尾巴樣子，尾巴稍頭又多了一小點刺刺鈎，表示這家人家進去過，可是沒有歇宿，又出來望南走了，在北面一家小店牆外，也有暗記，頭一個反寫「乙」字，帶黃狗尾巴，可不帶倒刺鈎，不過多了一小點，表示在這家歇宿過，還留下一件東西，下面

還有第二個正寫「乙」字，便表明人已往北走了，當時李岩白九鶴先瞧見路口這家的反寫「乙」字，不管他有酒招沒有酒招，跳下馬來，各人牽着馬，進了圍牆口，只見當門小枕子上坐着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一身青布衣衫，非常乾淨俐落，階前一塊青板石上，倒出一小筐胡桃，一手拿着一件鐵器，消閑似的，輕輕的砸着胡桃，手法非常勻巧，一下便砸成兩半，却不四分五裂，砸一個，便放一個到小筐子裏去，聽得牆口脚步響，抬起頭來，向兩人頭上腳下瞧了一遍，似乎面色一驚，倏又鎮定如常，並不站起身來，只微笑着說：「兩位客官來得不湊巧，我們當家的今天一早收了招子，有事出門去了，家裏沒有可供客官吃喝的，請兩位客官照顧別家去罷。」她一面說話，一面手上沒有停止砸胡桃，這時却不用鐵器砸了，有意無意的放下鐵器，伸出尖尖的食指和姆指，向石板上擡起一顆胡桃來，並沒見她用勁，胡桃一到她食拇兩指之間，便聽得格的一響，分裂兩半，撮一顆，響一聲，便放進小筐去。

李岩白九鶴明知她有意賣弄功夫，故作不知，李岩笑說：「掌櫃不在家，內掌櫃一樣可以應門戶，昨晚我們兩個朋友，到此打擾，也蒙內掌櫃招待得舒舒服服，我們還是慕名而來的呢。」那婦人細眉一挑，面色發青，聽出李岩不是好話，有意調笑，而且明說是昨晚兩人的朋友，更是明擺着不懷好意，鼻管裏一聲冷笑，倏地站起身來，在她站起身時，李岩却蹲下身去，有意無意的平舒右掌，按着石板上一堆胡桃，隨意一擄，手掌下的十幾顆胡桃，格格一陣爆裂，手掌一起，顆顆粉碎，那婦人低頭向碎胡桃一瞧，又向李岩面上盯了一眼，冷笑道：「客官們既然有意而來，我們倒不能不招待了，可是男人不在

家，淺門淺戶的，一個女人家實在沒法招待，昨夜兩位貴友，不是在北頭一家住宿的嗎？兩位想找的主顧，到了晚上起更時分，一定會前去求教的，決不教兩位白跑一趟罷了。」兩人明白她的語意，李岩點頭道：「既然彼此心照，這樣也好，我們暫且別過，準定在那家領教好了。」說罷，便和白九鶴牽着馬匹走出籬來。

兩人牽着馬，走到北面這一家，正碰着一個漢子牽着一匹馬，從這家出來，兩人不認識這漢子，這人却認識兩人，立時向兩人行禮，嘴上還遞了暗號，李岩白九鶴才明白這人是飛星子蕭老二兩人帶出來的夥伴，白九鶴一做手勢，三人假作碰見熟人一般，這漢子跟着李岩白九鶴重又返身進內，和這家店主兩老夫妻說明，是昨晚借宿客人的朋友，今晚也得借宿一夜，白九鶴先從身邊掏出一點銀兩，吩咐店主整治酒菜，預備吃嚼，兩老夫妻認爲生意興隆，客人出手又大方，高興得合不攏嘴，忙不及上街入灶，添製可口酒菜起來，李岩白九鶴便和這探事夥伴在前院拴好馬匹，卸下兵刃包袱，到了後面飛星子出事的一間屋內，細問探事夥伴，在延川城內探得怎樣情形？探事的夥伴說：「我正探得延川幾樁重要消息，渡過河來，一路找着暗記，尋到這家門口，見了門口留下的暗記，才知飛星子九節裡兩位當家已經回去了，還留下一件東西，一間店主人，才知留下的是馬匹，正想得奇怪，兩人怎會騎一匹牲口走呢，預備騎着留下的馬回隊去，恰好碰見兩位當家到了。」李岩白九鶴不便向嚶嚶們說出飛星子丟人的事，只追問他延川城內的情形。

樑事夥伴說：「延川城內，比較吳堡米脂可富庶得多了，原有四五百名標兵駐紮，因為三邊出事，調走了一半，現在只剩下一名守備，統率着二百多名標兵，看守城池，這倒無足輕重，只是延川有一個極厲害，極有勢力的一個人物，這人可以算得延川的王了。」白九鶴笑道：「這是誰？我們沒有聽人說起過有這樣人物呀。」夥伴說：「這人却是個出家的和尚，河南福王爺，便是他寺裏的護法，這寺名叫雙塔寺，從這兒過河，是沒多遠，便可瞧見兩座寶塔，進城，必定要經過雙塔寺山門口的，寺產極富，殿宇衆多，山門內一大片廣場，足有一百多畝地廣闊，這幾天正是廟會之期，廣場上從各處趕來做買賣的，燒香逛廟的，三教九流，人山人海，好不熱鬧，凡是在廣場上做生意的，不論那一行，都得向寺裏照規納費，我親眼瞧見寺裏出來收規例的和尚，鬚眉瞪目，比惡霸還兇，趕情暗地一打聽，這寺裏一百多名和尚，都是邪魔外道，盡是流軍逃犯和江湖上兩手血腥的人物，一落髮，披上一件袈裟，便算六根清淨了，其實什麼不法的事，都做得出來，因為這寺裏有一個大勢力的方丈，保護着他們，這方丈出名叫做托塔天王，據說寺內這兩座寶塔是禁地，塔外面另有一重牆圍着，只有一重門，終年關閉，可是夜深人靜當口，近寺居民，常常聽到塔上燈燭輝煌，甯笛彈唱之聲，有時還聽得女人們啼嚶哭叫，前幾天還有一個女人，從塔上跳下來死了，誰也沒有這樣大胆，敢去干涉雙塔寺的事情，起初延川城內有一位公正紳士，要查究此事，不料他說這話的晚上，無故失蹤，到現在連屍骨都沒有找到，有了這樣的榜樣，以後誰也不敢出頭多事了。這還是以前的事，現在托塔天王更是根深蒂固，城內文武官員，沒

有不奉承托塔天王的，否則官位便不穩，還要生出大麻煩來，因為托塔天王背後有福王爺的靠山，不但延川城內一般小官，便是督臣撫澤，對他也得客客氣氣，所以托天王便是延川的王。不過有一樁好處，兇兒不吃窩邊草，延川這幾年，倒是風平浪淨，連盜賊都不敢在延川城做案，據說雙塔寺擄劫美貌女子和財物，都在延川境外，只苦了靠延川相近的鄰縣，却遭了殃，常有希奇古怪的案子發生，便是明知雙塔寺的把戲，也沒法動他一根汗毛，我探到這樁事，留下一位同伴在城內，我自己馬上過河來，向當家們報告，聽候處決。」兩人聽了這檔事，覺得這座雙塔寺既與福王府有關，很可注意，如果大隊人馬到了延川，城內官軍容易打發，雙塔寺托塔天王手下一百多名野和尚，也許要生枝節，這座寺劣跡昭彰，不如順便爲民除害，兩人略一商量，吩咐探事夥伴在店中飽餐後，騎着飛星子留下馬匹，火速回隊，向高李兩位寨主報告延川詳情，午後由兩人先到雙塔寺探看一下，並請李寨主決定辦法以後火速派人到此知會。

第三章 雙塔寺的躓跤場

李岩和白九鶴在這家小店用過午餐後，在房內睡了一會兒，起來看了看日影，已近申牌時分，從隨身包袱內，取出改扮行頭，兩人都是軟巾直褶，裝作風流儒雅的青年子弟，藍田王李岩本來長得英雄氣概，年紀二十剛出頭，這一改扮，宛然是個白面書生，白九鶴年論更小，將近二十，人長得瘦小精伶，

和李岩並肩而行，便像弟兄一般，改裝之後，隨身兵刃，却設法帶在身邊，熱鬧地方，也容易引人注目，便把兩人兵刃，擱在房樑上背暗處所，吩咐開店的兩老夫妻，照料兩匹牲口，鎖好房門，出門往南走過那家小店，從牆口望進去，門戶緊閉，寂無人聲，暫且不作理會，離了黃泥坡，到了河岸，淺窄的河身，居然這時也有一隻小小的渡船，擺渡上了對岸，便是街道，兩旁都有店鋪，赴廟會的人們，絡繹不絕，用不着動問雙塔寺方向，跟着逛廟的人走便得。

走了沒多遠，向東一拐，便見前面街道盡頭，琉璃雙塔，像蠟阡般，矗峙於紅牆黃瓦之間，不用問，那邊便是雙塔寺了，走到跟前自南到北，長長的一道紅牆，中間巍巍然一座高大山門，橫着「勅建雙塔寺」的金字藍底大匾，髹漆如新，山門口人如潮湧，門內吶嗚叫賣之聲，此起彼落，混成一片，兩人跨進山門，便見眼前擺攤的遮陽布棚，接連不斷，把偌大一片廣場，竟遮沒了大半，望不見天上日影，摩肩疊背，來來往往的人們，指東說西，呼男喚女，活似腳不沾地般，只在人海裏面，滾來滾去，兩人一先一後擠了一段路，從布棚縫裏，瞥見攤棚後身，有一處較為寬闊，忙側身從犬牙交錯的攤棚縫裏，穿了過去，地面較寬，令人鬆了一口氣，四面一瞧，這一處東一堆，西一簇，也有不少攤子，却是賣野藥，變戲法，以及瞎卜星相之流，兩人瞧見遠遠有一大圈人圍着，裏三層，外三層，困得風雨不透，外圍的人，一個個懸着脚跟，伸長脖子往裏瞧，也有齊聲喝采的，因被這許多人圍着，不知人圈裏面是幹甚麼的，這一大圈人佔地不小，背後正是大雄寶殿，一色十六扇的硃紅高大殿門，緊緊的閉着，

男男女女燒香的人們，都從殿左遊廊，繞向後殿，後殿的側面，露出四五層琉璃雙塔，層層塔角，都掛銅鈴，每層欄杆內，塔窗緊閉，塔只七層，並不高聳入雲，塔身佔地却廣，兩座寶塔，宛似兩座層樓，兩塔之間，最高一層，還搭成飛橋，可以相通，兩人看得這兩座塔，建築得別緻，和別地寺院的寶塔，大不相同，想起剛才探事夥伴的話，一面邁步，一面只管打量雙塔的地位和建築，不知不覺走到一大圈人的跟前了，兩人長得個兒不高，不擠進去是沒法瞧見的，姑且往右繞過去，有沒有空隙的地方，剛繞了半個圈，忽見一個年齡相仿的俊俏書生，也是貼着人圈子，從左繞了過來，正走了個對面，李岩在先，白九鶴在後，那個俊俏書生閃電般眼光，向兩人面上掃了一下，尤其是對於前面的李岩，似乎多看了幾眼，一側身，雙方擦肩而過，李岩覺得過去的書生，容光照人，秀美出眾，一身衣服，也覺得華而不俗，飄逸如仙，忙回過頭去，想瞧個仔細，不料不約而同，那俊俏書生正也回過頭來，和李岩四目交射，碰個對頭，那俊俏書生潔白如玉的俏面上，立時起了一層紅暈，一低頭，便轉身閃到那面人背後去了，李岩心裏一動，暗想這裏倒有這樣出色人物，可惜舉動之間，微帶一點女氣，大約是延川城內初出學房的世家子弟，白九鶴笑道：「師兄，我們這一堆人裏，算你是拔尖的漂亮人物，今天却被這人比下去了。」正說着，忽聽得人圈子那一面，有人大聲吆喝，圍圍圍住的人圈子，突然波分浪裂般，往外倒湧，這個人圈子，吹脹豬尿泡一般，突然一齊往外擴大，這一擴大，人們紛紛倒退，便把貼近人圈子站着的李岩白九鶴，裹入人流之中，兩人雙臂一展，腿上一拏椿，宛如中流砥柱，倒退的人們，紛紛從兩

右退向後面，自然而然把兩人身子，擠到人圈子的最前一層，圈子內的情形，自然也一覽無遺了。圈子內既不是耍猴耍狗熊，也不是吞刀吞火的江湖戲法，却是角力爭勝的躡跤場，可是這躡跤場子有點特別，上首一張破桌子，並無別物，只放着一把紫銅頭號大茶壺，十幾個粗茶碗，桌子底下堆着一大堆衣服，和滿滿一筐錢鈔，桌子兩旁，雁翅般排着幾張粗木長凳，左面長凳上虎也似的坐着五六個豎眉瞪目，滿臉煞氣的和尙，最奇這幾個和尙，身上雖披着僧衣，下面露出一色黑白相間的魚鱗綁腿，薄底黃布僧鞋，如果不穿僧衣僧鞋，那有一分出家人的相貌，有幾個綁腿上還露出刀柄子來，而且有幾個僧衣半敞，露出裏面對襟排扣的勁裝，更有連裏面短衣也解開，敞着胸膛，滿胸口盡是黑毛，兇惡之相，猙獰逼人，兩人這時立身所在是靠右一面，所以先看到左面長凳上的幾個野和尙，再轉眼瞧右面長凳上只坐着兩個人，靠外面的一個，體偉身高，紫纒繞的一張四方臉，重眉大目，頗頗威武，可是瞧到靠裏坐的一位，李岩和白九鶴齊吃一驚，原來這人，兩人都認識，便是甘泉石門小寨主老回回馬守常，只要看他卸頂的禿腦門，和滿頰子思，便是奪目的標誌，但是老回回一時却不會認出李岩和白九鶴，因為鬼見愁山溝兩人拔劍鬥變怪四傑時，面上蒙着黑帕，老回回在辛家溝又沒有停留，匆匆便回山去，這時兩人又換了裝束，一發認不出來了，李岩向白九鶴耳邊悄說道：「他怎的離山到此，又坐在這裏幹甚麼？」白九鶴向場心一指道：「看情形要出事。」

這時另有幾個光脊梁的大漢，分向圍着的看客們，又抱拳，又用兩手虛推，似乎還想把場子擴大一

點，場心又有一個肩闊膀粗的大漢，赤着膊，腰扣板帶，青綢燈籠褲，搬尖柄幫鞋，立在一張小杌子上，向四面看客抱拳，嘴上交代道：「在下張鐵牛生長本鄉本土，和幾位好練的鄉親們，常常在一起湊和，凡是延川一帶，沒有不知道這躡不死的張鐵牛，趁這幾天廟會，蒙雙塔寺當家們的恩惠，允許鐵牛邀集幾位好練的同道，在這兒出點臭汗，博諸位鄉親們一笑，這幾天蒙諸位遠近鄉親們捧場，大把錢鈔的往外擲，鐵牛們把功夫擱在地上，蒙鄉親們喝彩掏腰，實在又慚愧，又感激，今天廟會最後的一天，諸位今天真還來着了，剛才遠道來逛廟的兩位師傅，一位姓馬，一位姓常，往常和鐵牛有個相識，今天偶然相逢，兩位師傅賞臉，進圈子來幫場，人家雖是玩票，却替鐵牛臉上貼金，諸位看客們，臥龍藏虎，有的是行家，剛才諸位已看到馬師傅常師傅下場人家的功夫，才是真功夫，好鈔躡跔的，大約都知躡跔跋裏面有「閃、轉、穩、靈、空」的說法，那兩位師傅真個把這五個字佔全了。」鐵牛說到這兒，轉身向老回回和老回回肩下那個姓常的，連連指着，看客們的眼光，都跟着他指頭，齊向兩人投射，鐵牛倏又轉身，提高了嗓音說道：「嘿！今天諸位真趕上熱鬧了，想不到我們馬師傅常師傅下場時，碰到了識貨的行家，諸位想知道行家是誰，順着我指頭兒瞧……」張鐵牛身子向左一轉，左手指着上面左邊長凳上坐着的幾個和尚，看客們的眼神，又跟着他指頭，向那幾個兇臉和尚注視，有許多看客，面上立現驚奇之色，而且不敢多看，因為這般看客，大半是延川本鄉本土的人，素日認識這幾個和尚，知是托塔天王手下，出名兇整的四金剛十八羅漢之類，剛才雖已看見這般和尚坐着，總以為他們向張鐵牛索取

例規，順便坐着看躡跋，此刻一聽張鐵牛交代的話風，便知其中有了文章，說不定便在這姓馬、姓常兩個幫場的外鄉人身上，衆人眼光齊注左面幾個和尚時，這幾個和尚眼露兇光，却注在右面姓馬、姓常的身上，李岩白九鶴也看出那面幾個和尚來意不善，一留神老回回的舉動，見他和肩下坐着姓常的人，噉噉私語，似乎並不理會，白九鶴暗地把李岩衣襟一掖，向他耳邊悄悄說了句「瞧那面犄角上。」李岩急向那面應時，只見剛才人圈外面，對面碰到的俊俏書生，也站在那面角上，真還奇怪，像他外表斯文一脈，真虧他怎樣擠進來的，不料李岩注意他時，那俊俏書生黑白分明的一對妙目，也遠遠的射了過來，兩人眼光一碰，俊俏書生面上似乎又微微一紅，忙轉過頭去，往別處看了。

這時張鐵牛指點了幾個和尚以後，又回過頭來發話道：「這幾位少師傅，是我們雙塔寺老方丈的得意門徒，老方丈是世外高人，我們雖然輕意見不到他老人家的金面，但是老方丈一身功夫，我們也有個耳聞，諸位請想，這幾位少師傅本領還小得了嗎？但是我們躡跋是另一門道，和打拳跌腿不同，祖師爺傳下來，躡跋有躡跋的規矩，躡跋有躡跋的招數，絕對不准拳打脚跌，雖然說：『披上襠褲，摔死不償命。』可是下場子的同輩們，誰知誰也沒有這麼大仇，尤其是偶然玩票，幫一幫場子的師傅們，連兇險一點的巧着兒，都不准出手，摔到地上爲止，三場兩勝負上下，祖師爺傳下來規矩便這樣，違背躡跋規矩，便是勝了也丟臉，算不得好漢，我爲甚麼要這樣說呢，我們這幾位當家師傅，剛才進場子來，要和幫場子的馬師傅常師傅過一過手，這是練躡跋一道的，常有的事，我真無法糊，何況是本寺幾位少師

傳吩咐下來的，我更沒敢駁面子，我只好把這話向馬常兩位師傅遞過去，兩位師傅說：『只要按規矩走，便奉陪幾位少當家下場。』我張鐵牛兩面都有交情，一碗水往平處端，所以我先向諸位交代幾句，諸位裏面，有的是行家，行家看門道，諸位今天趕上這場熱鬧，一面瞧功夫，一面也是兩方的公證人，現在我張鐵牛廢話打住，好戲就開場，諸位上眼吧。」大家一聽張鐵牛這番交代，便知話裏有話，明明張鐵牛爲了難，雙塔寺的金剛羅漢們，豈肯走下風，何況對待兩個外縣人，和尚們勝了還好，萬一佔不到便宜，便是一場禍事，今天這兩個外鄉人，有點自找倒楣，人圈裏面有幾個怕事的，便想溜開這是非之場，無奈裏三層外三層，擠得密不通風，如何溜得出去，而且幸災樂禍的人們，只怕事的多得多，人圈子外面的遊客們，得知這樁新聞，唵啦的又圍了一層，恨不得自己兩條腿，突然加長三寸，可以高出衆人一頭，看個清楚。

躡跋一名犄角，和中國古代角觥之戲相仿，盛行於塞外游牧民族。五胡亂華以後，長城以內，黃河以北，也有躡跋這一道了，躡跋雖沒有中國拳術派別繁衍，功夫深奧，其中也有許多講究，許多規矩，當下張鐵牛交代完畢，向四面一抱拳，跳下小杈子隨手把小杈子掣開，把地上兩件襖褲，一東一西擺好，這兩件襖褲，是用幾層厚粗布縫就，裏外密行，無領無紐，短袖寬身，長僅及腰，好像小孩穿的短襖，躡跋時穿在身上，腰口用一根粗繩子一束，便可對搏，這種襖褲，躡跋的人視爲祖師爺傳下來的法衣，早躡跋場中一件神聖的東西。

張鐵牛交代完畢，離開場心時，左面長轎上，已經站起一個兇臉和尚來，向老回這一邊，瞪了一眼，解開僧衣，連裏面短衫也一起脫下，光着上半身，露出一身壯實的粗皮膚，把衣服向凳上一擲，大踏步走到場心，便檢起地上一件襪，披在身上，用繩子向腰裏一束，雙手又在腰，瞪着一對滿佈紅絲的兇目，等人放對，這時老回回已站起身來，却被姓常的攔住，似乎姓常的願先出馬，隨手把外衣內衫一齊脫下，露出肩面似的寬肩膀，外帶一身疙瘡髓子肉，一瞧是練家子的樣子，緩緩的走到場心，檢起地上一件襪，却先不穿，兩手提着一件襪，向四面看客照了一照，一面還含笑點頭，這一舉動，據說異蹟的禮數，彷彿客坐酒席，道聲「有僭」一樣，這個禮節交代過，才把襪穿在身上，繫好繩子，姓常的和那和尚一先一後，蹣跚圈子來，蹣跚不到兩圈，突然一轉身，兩人對了面，各自一上步，和尚一伸手，拉住了姓常的左邊襪，襪不比普通衣服，又硬又肥，原是預備拉扯的，姓常的照樣一伸手，也拉住了和尚的右面襪，兩人身子都微一挫腰，和尚突然伸腿向姓常的襠裏一插，一勾脚根，同時半邊身子向姓常的一靠，想試一試對方有多大功勁，不料姓常的下樁非常堅實，兩條腿好像釘在地上一般，休想勾動，等他上身一靠之際，被和尚勾住的一條腿，往外一移，身子一閃，和尚的肩鋒落了空，一腿又跟着對方的腿移了步位，姓常的略使手法，便很輕巧的把和尚放倒了，這是算一個回合，和尚惡狠狠的跳起來，兩人又蹣跚了圈子，圈子蹣完，兩人又對了面，這一回和尚換了招數，似乎沉着臉，各使拿法，各使解法，扭結着轉了幾個圈子，地皮上沙土飛揚，看着不起眼，其實雙方都用上了

勁，想捉住對方破綻，各爭先着，鬥雞似的，相持了一忽兒，不知怎麼一來。和尚掣住姓常右臂，一轉身，碰的一着靠山背，想把姓常的整個身子，從肩頭上摔到前面來，眼看他這一着似乎已用上，姓常的一條腿，似乎已經離地，衆人眼花繚亂之際，猛聽得地皮上叭噠一聲響，一看却是和尚仰面八叉的，已跌出四五尺開外，半晌才爬了起來，看客們不由的喝起彩來，原來姓常的鑽技功夫，異常老辣，故意使和尚貼近身來，待和尚一使勁，自己右腿一墊勁，左足一飄，脚跟陀羅般一轉，和尚整個背脊又落了空，姓常的身子却已轉到和尚的側面，下面一條腿還擋在和尚身後，只搥肱一擠一按，和尚便仰面跌了出去，三合兩勝，已不用再過手，和尚爬起來，撲撲灰塵，惡狠狠看了姓常一眼，脫下襪，向地上一擲，一聲不哼，亦回去了。

這個和尚轉身，長凳上一個高大鬼猛的和尚，早已脫去衣服，露出一胸膛的黑毛，大踏步走到場心，一哈腰，檢起地上襪便穿，這時老回回，也脫了衣服走來，向姓常的說：「你息一忽兒，我來陪這位師傅玩一下。」高大的和尚，忽然兩手一攤，大喝一聲：「且慢，我是特意來會這位常師傅的，你不要忙，早晚輪着你的。」照說幫場子的人，沒有多說多話的，這幾個和尚，却又常別論，輸了一個，這一個明明是來找場，豈肯讓姓常的脫身，姓常的也知道他意思，毅然說道：「好，我再陪這位大師傅玩一下。」這樣一說，老回回只好退下，仍然把衣服穿上，這時高大的和尚和姓常的已照例躍開了圈子，看客們一應場上和和尚和姓常的，一般的體像身高，活似一對猛虎在場上轉，心想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這一場龍爭虎鬥，定然格外出色，但是人們的心理，却暗暗希望姓常的得勝，照說姓常的不是本鄉本土，似乎應該希望雙塔寺和尚得勝才對，這裏面的道理，當然雙和尚的和尚，種種不法的行爲，貫滿了人們的耳朵，平時畏懼雙塔寺的力強勢大，敢怒不敢言，袖手看虎鬥，只要有人能破摔和尚幾個筋斗，也是好的，衆人這樣的希望着，場上姓常的和那高大和尚，已經開交，躑躅，四條牛腿似的粗胳膊，互相扭結着，騰騰亂轉，猛地雙方一錯身，和尚俯身從姓常的脅下，鑽將進去，魯智深倒拔楊柳，想把姓常的下身提空，姓常的健膊一翻，却圈住了和尚脖子，一扭腰，身子一閃，勃騰一聲，和尚已放倒在姓常的腳邊，和尚也非常歹毒，上身倒下去時，兩腿却繞住對方腿灣，用了一着金絲紐，想教對方同時倒地，姓常的腿上真有功夫，兩腿一擱，一蹲身，和尚兩條腿便吃不住勁了，不料和尚一個虎跳，跳起身來，大喝一聲：「躑躅不算本領，你禁得了我這一腿，算你有種。」便在這一聲大喝中，和尚右腿踢去，已向姓常的背後腿灣橫掃過去，這一腿如果被掃上，雙腿必折，這種力量，完全從梅花樁上練出來的，但是姓常的早有防備，好像生背後眼似的，倏地一轉身，上半步右腕起處，向和尚橫飛的一條腿，順勢往外一托，左手順着和尚屁股一兜，依然用的躑躅手法，這一下，和尚的藥子可大了，整個身子被姓常的兜了起來，風車似的滾跌了出去，在場的看客們，本來已動了公憤，眼看這和尚摔角摔不過人家，竟犯了躑躅規矩，用掃樁腿行兇，想不到依然佔不到半點便宜，被姓常的兜了個風車筋斗，一堵牆似的跌了出去，不由的喝起連環大彩來，不料在這喝彩聲中，左面長凳上飛起好幾條黑影，一個精神

瘦小的和尚，已竄到姓常的背後，一聲斷喝：「憑你敢到這兒逞能。」一柄雪亮的擡子，已到了背後，姓常的真想不到，在這衆目昭彰之中，會有人從背後拔刀行兇，慌不及一轉身，閃開了後面的兇器，不料又有一個和尚，手上也是一柄尖刀，迎而向胸口直刺過來，身子已留不住，這一刀，險到極處，心神一慌，耳朵裏只聽得張鐵牛拚命大喊：「衆位少當家，手下留情。」忽見自己面前行兇的和尚，一聲怪叫，手上一柄尖刀，已掉在地上，捧着手腕，直往後退，再看其餘幾個和尚，不知爲甚麼緣故，一個個往人頭上飛出了圈子，裏三層，外三層的人圈子，這時像風捲狂濤一般，拚命的往四外奔開，姓常的一陣迷惘，突見老回回掖着自己衣服奔過來，拉着他的手，只喝一聲：「快跟我走！」姓常的猛然醒悟，慌把身上襟襖解下，擲在地上，接過自己衣服，披在身上，更着老回回鑽進潮水一般的人流中，一個勁兒往山門口擠了過去，身上有功夫的人，究竟便宜得多，一會兒，擠出了山門，老回回却不奔自己住的旅店，拉着姓常的，飛一般往渡口奔，姓常的莫名其妙，慌問「你往那兒去」，老回回在他耳邊說：「莫響，跟我走，今天幸而有我們朋友在場，救了我們，否則我們兩人，都要毀在雙塔寺裏了。」

老回回怎知道場內有朋友救了他們呢？原來姓常的和第二個高大和尚交手時，老回回坐在長凳上，正注意場心躡蹀，忽覺自己背上不重不輕的中了一下，一回身，只見一個小紙團，從自己身後滾入甕下，伸手檢了起來，覺得紙團入手有點分量，背着身把紙團舒開，裏面却是顆六角形的鐵簇梨，有桂圓核那麼大小，再看那張紙上，寫着「雙塔寺非善地，萬一出事，速往對岸黃泥坡相見。」老回回一見到

這幾個字，昂頭向人圈子裏留意，一時却瞧不出熟人來，猛地想起聽人說過，這雙塔寺是河南福王府的護法，難免沒有變怪四傑的人，自己在鬼見愁露過面，又是個大老禿，容易被人識破，他一想到這兒，頓時吃了一驚，慌把字條一團，丟入口中，嚥下肚去，把那顆鐵簇梨攪入懷內，這當口，場心勝負已分，左面幾個和尚，突然一齊發動，持刀行兇，有一個竟奔老回回而來，老回回跳起身來，正想迎敵，不料迎面奔來的和尚，突然一聲驚喊，掩面而逃，最奇怪的是，凡是跳出來行兇的幾個和尚，一霎時都中了暗器，來得兇，去得也快，齊喊一聲：「快齊人，不要放走了這匪人。」嘴上喊着，却都雙足一頓，從人頭上飛出場子去了，老回回明知情形不對，慌不及拉了姓常的便走，會不會連累張鐵牛，也顧不得了，兩人逃出山門時，隱約聽得大殿口有人大嚷：「不要放走了姓馬姓常的兩個匪人。」老回回不敢回頭，拉着姓常的，一口氣奔到渡口，匆匆渡過了河，到了黃泥坡，一看地勢確是僻靜，一排泥牆草屋，進出的人也不多，不知邀他見面的人是誰，住在那一間草屋裏，連問都沒法問，牆上的暗記，是辛家溝出發時才規定的，老回回還在石門山，自然沒法知道，老回回和姓常的，只好從南到北，慢慢的蹣跚，等候約會的人。

老回回和姓常的，來回蹣跚了幾趟，一看天色已經平西，心裏未免焦急起來，忽見南頭走來兩個衣冠楚楚的書生，走到跟前，老回回還認不出來，兩人却向老回回抱拳道：「馬當家和常師傅，請到裏面一談。」說罷，兩人向一家牆口走了進去，老回回同姓常的跟了進去，叫開店的兩老夫妻開了房門，大家

走進房內，李岩白九鶴脫了外面直裰，丟了頭巾，老回回大笑道：「兩位這樣一改扮，我真認不出來了，還算我有點記性，鬼見愁山溝內，兩位蒙了臉，不用說他，辛家溝匆匆一面，我們便走，沒有和李兄白兄親近，想不到會在雙塔寺見面，幸蒙兩兄暗地裏關照，又用暗器把那幾個和尚打發了，否則我們真不易脫身了。」說罷，連連拱手道謝，姓常的也忙站起來，稱謝不止，大家一陣謙恭，老回回又替姓常的介紹道：「這位常大哥，是延川縣臨鎮鐵竿鋪場子的老師傅，延長一帶，沒有不知道這常的，單名一個震字，常大哥非但潭腿上下過苦功，趺跋也是久享盛名，兩位剛才大約也瞧見常大哥的功夫了，」李岩白九鶴不免向常震恭維幾句，便問老回回到延川來有何公幹，老回回說：「我和松樹嶺張當家聽說延安知府張登和參將黃九鼎，率領大隊人馬攻打辛家溝的消息，非常不安，兩人商議之下，由我單身匹馬，往這條路上走來，探個真實消息，從甘泉下山，路過臨鎮，順路拜訪常大哥，常大哥提起這兒雙塔寺廟會，異常熱鬧，常大哥師弟張鐵牛派人稍信，請常大哥到此玩一下，順便幫個場子，湊個熱鬧，恰好我們是一路，便一同到此，昨晚才到，胡亂住在雙塔寺相近的旅店，今天早上才找到了張鐵牛，才知廟會只有三天，今天是最後一天，張鐵牛每天下午，便在寺內邀集一般同道，表演幾下趺跋，向看客們做點彩錢，澆裏挑費，一見常大哥到來，雖然廟會只有一天，定要叫常大哥幫場，才約定午後在雙塔寺相會，從張鐵牛口中，只知道福王爺是雙塔寺護法，寺裏方丈托塔天王，在延川是第一位人物，却不料他徒弟們，有這樣發洩無理，鬧出這樣事來，兩位到這兒來，定有要事，萬想不到我們逢凶

化吉，會遇見兩位，我們高大哥羅當家和幾位貴同門，還在辛家溝嗎？官軍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老回回夾七夾八一問，李岩白九鶴因爲有常震在屋，在新朋友面前，無法告知內情，祇好先說今天雙塔寺的事，李岩說：「馬當家，雙塔寺的事不算完，張鐵牛已被一羣野和尚捉進寺內，大約想從張鐵牛身上，追問出兩位下落來，幸而兩位跑的快，以後的情形，兩位也不知道，兩位不知那時的情形，真個危險萬分呢。」常震一聽張鐵牛被寺裏捉去，心裏立時不安起來，慌問兩位定然看清了起落，才離開雙塔寺的，老回回也說，張鐵牛是本鄉本土的人，受了我們牽累，總得想法救出他來才好，李岩笑道：「兩位且弗心急，聽我說明緣由，咱們再想辦法，我和我們白師弟無意之中，擠進圍踐場裏，瞧見了馬當家在內，又瞧出對面坐着的幾個和尚，滿臉兇煞之像，張鐵牛當場交代的幾句話，也明明露了骨，這還不算，我又瞧出一排和尚背後，有兩個俗家人，和鬼見愁山溝交手的蒲州四傑裏面，黑手郎登坐山雕、雲飛的身形相像，交手時在黑夜裏，這時兩人也換了裝，一時認不真切，想到雙塔寺護法是福王府，平日寺裏和尚又強橫霸道，變怪四傑和寺裏和尚，定有淵源，這兩人定是四傑裏面的郎登和卜雲飛，暗想我和白師弟交手時都蒙了面，郎卜二人決認不出是我們，可是馬當家真面目，難免被他們識破，強龍不鬥地頭蛇，白白吃虧，我和白師弟暗地留神郎卜兩人時，似乎沒有十分注意到馬當家，一忽兒兩人轉身離開場子，不知到何處去了，我放心不下，慌暗囑咐了白師弟幾句話，我們兩人身子慢慢的退到第二層人圈子，立在人家背後了，白師弟却擠出了圈子，趕到一座拆字攤，借了紙筆，匆匆寫了幾句，拆字

攤上沒法多寫，把那張字條，用一顆鐵簇裂裏裹着，暗地通知了馬當家，不料就在這轉瞬之間，幾個和尚突然發動，我們一看兩位要吃虧，身邊沒有帶傢伙，只藏着幾顆暗器，趁着人影亂竄之際，我和白師弟替兩位暫解眼前之危，最奇除我們兩人之外，還有一位，不知用甚麼暗器，也暗地傷了一個野和尚，這人我們見過面，而且走了眼，起初以為是個文弱書生，萬想不到他也出了手，而且一幌兩幌，便找不着他影子，到此刻我們還不知他是何路道，那幾個和尚中了我們暗器，身已受傷，而且暗器從幾方面發出，在他們以為兩位存心埋伏了人，慌不及都跳出圈子，奔向寺內去求救兵，其實這時黑手郎登和坐山雕下雲飛早已帶了許多和尚，個個擎着傢伙來捉馬當家，大約馬當家的真面目，早已被郎卜二人認出，故作穩定，溜出圈子，約齊人手才裨了出來，以為手到擒來，萬不料遲了一步，幾個魯莽的年青和尚，已先發動，跳出圈子的幾個和尚，還以為郎卜二人帶着人來助陣，對面一說，氣得郎卜二人跳腳大罵，纔當當的一個要犯，被這幾個莽和尚攪亂了章法，場子上一出事，人如潮水一般，湧向山門口，這時再想捉人，已非容易，我們兩人放了心，自己的面目，郎卜二人又不認識，索興假充文弱一流，好像嚇得顛抖抖的躲在一邊，其實我們要看郎卜二人怎樣舉動，只見這兩人各自帶了十幾名兇僧，二龍出水式，分兩面抄向山門口，截住了許多逛廟的人們，由兇僧把住山門，一個個的放了出去，大約他們以為馬當家還沒有逃出山門，同時有幾名兇僧，已把張鐵牛橫拖倒拽的捉進寺去了，逛廟的人放出了大半，郎卜二人才知馬當家和常師傅早已溜走，又搜索了一陣，才撤了山門把守的人，我們便在這當口，慢慢的蹣

出來了，但是馬當家露了臉，常師傅也沾上了事，寺裏有黑手郎登和坐山雕下雲飛在場，定不甘心，事情不算完，兩位暫難露面，權在這兒將就一宿，大約今晚或明早，定有我們的人到來，人手多一點，便可想出辦法來，要救張鐵牛諒也不難。」說畢，出屋去吩咐開店的老夫妻，安排酒飯，出屋時却向老回回使個眼色，把老回回調了出去，屋內由白九鶴陪着姓常的談話。

藍田玉李岩把老回回調出房外，才對他說出辛家溝計退官軍，人馬已到清澗，自己和白九鶴先來滄道，想破了雙塔寺，爲民除害，已飛報大隊定計派人，不久必到，混天猴袁時中已奉命趕赴松樹嶺石門山兩處，約期會合，同赴秦嶺聚義等等的話，老回回聽得又驚又喜，暗想不到一個月工夫，辛家溝已成了大局面，最奇年紀輕輕初出道的李自成，竟是一鳴驚人，有這樣魄力，真是後浪推前浪，英雄出少年了，李岩又說：「今晚也許有一位朋友，找我們兩人比劃比劃，這是另一檔事，和雙塔寺不相干，馬當家和常師傅從旁看個熱鬧倒可以，千萬不要出手，因爲來的人，究竟是敵是友，一時還摸不透，而且是男是女，也不一定哩。」老回回笑道：「貴老師門下，個個都是本領出衆，鬼見愁一會，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區區延川，竟有人在兩位面前叫陣，我倒要聽聽這人是三頭六臂不成，如果連兩位都落下風，我和常師傅上去，更成了廢物點心了。」兩人說了一陣，回到房內，片時掌燈，酒飯茶筍送進房來，四人用過酒飯，便在屋內閒談，談的無非白天雙塔寺的事。

起更時分，四人正在房裏談得熱鬧，開店的老兒，手上拿着一張字條，送了進來，李岩接過一看，

只見上面寫着：「尊寓後山亭候教，紅。」白九鶴湊過來一看下面具個「紅」字，便明白白天砸胡桃的內掌櫃，來下戰書了，向李岩笑道：「師兄，那話兒來了，飛星子是前車之鑒，對付點穴一道，只有師兄出馬，小弟替你掠陣。」藍田玉李岩微微思索了一忽兒，拿出懷裏藏着的那張字條，細對筆跡，確是一人所寫，把兩張字條都藏在身邊，站起身來，向老回常震兩人說：「我們兩人此刻到後面山脚下會一個人，兩位有興緻的話，偷偷的瞧着，如果來的沒有甚麼羽翼，兩位千萬不要漏面。」老回回有點明白，常震還不知怎麼一回事，老回回向常震笑道：「你不用問，白天他們兩位瞧你的，現在你瞧他們兩位，懣懣你今晚算趕上了，究竟怎麼一回事，我比你知道的也有限。」說罷大笑。

藍田玉李岩一轉身，把暗藏櫻槍上的兵刃包袱拿下來，包袱裏面是兩人的兩口劍，和一柄紅毛鬪刀，這柄紅毛刀，是李岩在鬼見愁山溝和蒲州四傑交手時，從坐山雕卜雲飛手中奪來的勝利品，端的斬金截鐵，鋒利異常，李岩非常心愛，所以帶在身邊，這時把兵刃包袱交與白九鶴，笑着說：「依我想，大約不致於用傢伙，請師弟費神帶着，備而不用。」白九鶴接過兵刃包袱，夾在脅下，向老回回常震說：「我們先走一步，兩位隨後悄悄的趕來好了。」

藍田玉李岩和白九鶴出了房門，到了後院空場上，一看今晚月色皎潔，天無纖雲，只微微的有點風，牆外幾株白楊上的黃葉，除出偶然被風吹得颯颯的作響以外，這一排草房的後面，浸在月光底下，靜靜的萬籟無聲，大約草屋裏面的人，都已睡靜了，遠望南頭那家小店，也是燈火全無，東面是塵土崗

子，土崗上樹影參差，似乎山上還有點空地，露出一角草亭，望上去最高的崗巔，也不過四五丈高，高底底的崗脊，形似伏虎，却有半里路長，黃泥坡上一排草屋，整個被這座土崗環抱，倒也藏風聚氣，很得地形，家家後院的短牆，都靠着山脚，李岩和白九鶴越出後牆，往南走幾步，便有一條上崗的坡道，夾道種着榆槐之類，却也有點雅趣，兩人四面一打量，送來字條上所寫的「山亭候教」定是這土崗上的小草亭了，不用猶豫，便踏上坡道，往土崗最高所在走上去。

第四章 馬紅姑與寶燕孃

這條坡道，是個「之」字形，平平整整的逐步向上，順着崗腰，轉兩個灣，才到山崗上，兩人拐過第二個灣時，聽得山上有人說着：「來了，來了。」是個婦人口音，兩人脚步一緊，便走上山頭，一瞧崗上有十幾畝地大一块平坦的黃土地，疎疎落落長着幾株瘦長的松樹，松樹下建築着極簡陋的一座草亭，亭內攔着一塊大背石，似桌非桌，頗有畫意，亭外月光似水，立着兩個人，李岩白九鶴緩步而前，便認出亭下兩人，一個是意想之中的那位內掌櫃，那一個却出於意想之外，竟是白天雙塔寺相逢的俊俏書生，身上依然是寺內所見的一套裝束，這倒奇怪，想不到這樣人物，竟是開小宿店的掌櫃，但是這位俊俏書生年齡，比這位內掌櫃年青得多，未必是夫婦，思索之間，人已走近，雙方對了面，俊俏書生當然也認識兩人是雙塔寺相逢之人，俱並不驚奇，似乎早已明白一般，只向李岩看了一眼，微微一笑，有

點羞澀似的，慢慢的低下頭去，李岩和白九鶴這時却沒有穿長衣，兩人都是一身勁裝，白九鶴脅下還夾着兵刃包袱，一看人家兩手空空，身上也無寸鐵，偷眼看亭內青石上，也沒有兵刃擱着，這倒有點不大合適，既然已經拿來，已沒法想，兩人只好上前抱拳相見，李岩開口道：「承蒙相召，特來赴約，不知兩位有何賜教……」李岩說時，可以說完全衝着俊俏書生問的，對方一男一女，當然衝着男的說話，較為相宜，一半李岩對於這位俊俏書生，有點猩猩惜猩猩之意，不料這位俊俏書生，半晌無言，靦靦覷覷的老是抬不起頭來，李岩暗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樣怕羞，還能約人比劃麼？這當口，老練的內掌櫃，却替書生開口了，未張嘴，一道眼光，從身邊俊俏書生掃到李岩面上，順帶又把白九鶴覷了一下，嘴角上帶着笑意說：「兩位不嫌我多嘴的話，我要冒昧先問一聲，兩位和雙塔寺有過節沒有，兩位今天在雙塔寺暗中打抱不平，又把幫場子的兩位，邀到黃泥坡來，是不是想法去救張馮牛，兩位不要多疑，我問這話，很有說處，兩位務必據實相告才好。」李岩一聽她語氣和平，問得却離了題，一時猜不出她真意何在，一陣猶疑，白九鶴已答了話：「內掌櫃，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不錯，我們在雙塔寺內，一時看不慣幾個出家人的蠻橫，其中又有我們朋友在場，才出了手，但是我們也瞧見了你們這位先生，也助了他們一臂之力，我們很欽佩他見義勇為，這種事原不必要有過節才出手，我們初到此地，雙塔寺還是第一次隨喜哩。」白九鶴答得非常圓滑，內掌櫃看了白九鶴一眼，笑了一笑，却向李岩說道：「算我多問，這事且不談，白天兩位到小店去過一次，兩位已經說明是爲昨晚兩位貴友來的，但是昨晚兩位貴

友，究竟姓甚麼，幹甚麼的，我們也摸不清，上我們店去時，我們確是客客氣氣的招待他們，因為我們小店小屋，不能多留客人，請他們上別家去，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根本沒有甚麼，不料那兩位貴友裏面，有一位放着正事不辦，對我們起了疑心，想暗地偵察我們，嘴上淨吹大氣，又罵我們「狗男女」，不由人不動氣，這才請他吃點小苦頭，彼此根本沒有甚麼仇恨，下手時也留分寸，無非略示儆戒而已，但是話不說不明，兩位想知道和貴友過不去的是誰，今晚約會兩位到此相見的又是誰，不是別人，就是我們這一位。」說罷，她的手向俊俏書生一指，却又笑道：「這一位却不是我們掌櫃，這位在雙塔寺內，大約和兩位已會過面了，兩位白天的來意，好像衝着我來的，我不能不說明一下，現在你們見了面，事有事在，你們當面鑼，對面鼓，愛怎麼辦便怎麼辦罷。」說罷，嘆噓一笑，霍地往後一退，好像沒事人似的，大有坐山觀虎鬥之意，李岩白九鶴都想不到，鬧了半天，全是這位俊俏書生的事，飛星子功夫並不太弱，竟吃了這書生的虧，連人影子都沒有聽見，憑這位羞羞澀澀的俊俏書生，竟有這樣能耐，更是奇怪，倘若白天寺內沒有親眼看他出手，真還有點難信，聽這位羞羞澀澀的俊俏書生，竟有這樣玩笑，這位書生和女店東又是甚麼關係呢？冷眼看那俊俏書生，在女店東笑着後退時，俊俏書生一對妙目，狠命的射了她幾眼，似乎怪她多說多道似的，種種情形，很是可疑。

李岩微一思忖，便上前向俊俏書生微一抱拳，朗聲說道：「雙塔寺內，親見閣下仗義出手，暗暗佩服，苦於萍水相逢，不敢冒昧攀交，不想今晚約會的便是閣下，真是三生有幸了，在下是藍田李岩，這

位是我師弟白九鶴，今天清晨從清澗到此，路上碰到兩位敵友，一馬雙駝，其中一位受人暗算，被人點了穴道，昏迷如死，由在下把他救醒以後，一問所以，略知經過，現在又經這位內掌櫃說出實情，果真如此，敵友多半咎由自取，在下和白師弟到此，別有要事，並非真個替人與問罪之師，不過順便想會一會高人是真的，閣下是何人門下，尊姓大名，可否見示一二？」俊俏書生抬起頭來，兩道湛如秋水的眼神，射在李岩面上，李岩覺得有些異樣，不免心神一動，忽聽他開口了，一開口，聲音像銀鈴一般，雖然說得很低，却非常嬌脆悅耳，只聽他說道：「李兄真是位謙謙君子，昨晚貴友像李兄這般，誰也不能難爲他，但是我此刻一見李兄，也後悔不遲，諸事只好請李兄包涵了。」說罷，竟款款的一揖到地，直起腰來，似乎非常忸怩，李岩慌不及躬身還禮，連說「不敢」，但是心裏已明白了，察言辨色，斷定這位俊俏書生是個女郎，旁觀的白九鶴也看出來了，暗暗佩服，九節狸蕭老二的眼光，昨晚他疑心的，也就是這位書生了，可是兩人一看破對方是個女子，舉動言語，立時受了拘束，倒不知說甚麼是好了。

這時那位徐娘半老，豐韻猶存的女店東，旁觀者清，一看李岩白九鶴的神色，立時覺察這位俊俏書生露了馬脚，暗想我們這一位，平時裝得很像，便時偶然出聲，大着舌頭也裝得神氣活現，此刻怎麼了，一張嘴，便漏本相了，哦！怪不得今天她回來，有點坐立不安似的，照說這個姓李的，論外表，倒配得上我們紅姑，不知本領如何，白天這一手運掌碎胡桃，這點功夫，連我也不希望，當然入不了我們紅姑的眼，平時我們紅姑志高心傲，任何人也看不上眼，本來麼，她這身本領，青年男子裏透，真還沒

有瞧見過，我倒要見識見識這姓李的武功夫，不要被這點外秀，矇了我們紅姑去，我得想法考考查。她秋波一輪，心眼兒一活動，笑嘻嘻的說：「唷！兩位這樣打躬作揖，爲甚麼呀？」她突然說了這一句，馬上又向俊俏書生說道：「你儘作揖賠罪也沒有用呀，你瞧瞧人家老遠抗着傢伙上山來，幹甚麼來的，剛才這位李先生說過，想會一會高人，你這樣賠罪作揖，把李先生想會高人的心思，滿涼了，知道的，你是故意客氣，不知道的，李先生用不着出手，只幾句話，便把你嚇傻，只剩賠罪作揖了，其實我倒喜歡怎樣，雖然大家沒怨沒仇，動手過招，或者再用傢伙，總不是好事，不過話得說明，不要把你看番好心理沒了。」她這一鼓舌如簧，可以算得盡挑撥之能事，在俊俏書生一聽，心想對呀，人家不要疑感我怕了他們，才打躬作揖的，再說，我本來存心，要較量較量這人身上究有多大功夫，才約他見面，不必再作虛套。還得和他手上分高低，不要被輕視了去，這是俊俏書生的心意，在李岩心裏，又不一樣了，明明聽出女店東意在挑撥，但是她這番話有正有反，明着說俊俏書生，焉知不是譏諷我們呢，我們明明帶着兵刃，當然是存心比劃來的，一見他們的面，好像有點不敢比劃了，這位內掌櫃，一張嘴很厲害，大約這位假書生有點真本領，才敢這樣說話，我倒要請教請教，否則真個被她看輕了，但是我現在已知道她是女扮男裝，這話又怎樣說法呢，李岩心裏一陣盤算，還沒有開口，機伶刁鑽的白九鶴已開口了，他不向別人說，却向李岩說道：「師兄，這位內掌櫃這番話倒是實情，我們帶着傢伙，明擺着是向高人討教來的，而且我還存心向這位內掌櫃討教幾手高着兒，不過此刻我又想到『男不和女

門」這句老話，我却爲難了。」白九鶴這句話，非常惡毒，連西貝貨的俊俏書生，聽着也是面孔一紅，他又把「好男不和女鬥」的「好」字，故意去掉，好像故存忠厚似的，其實已够刻毒的了，李岩聽得，都有點不好意思。那知道這位內掌櫃志在挑撥李岩出手，對於白九鶴這句俏皮話，並不十分作惱，只有意無意的向白九鶴點點頭道：「這位小爺，人小心高，很好，你想和我鬥，我還不理你呢，你們是爲朋友『兩脅插刀』，我爲誰呢？這裏面本來沒有我的事麼。」說罷，微微一笑，又向白九鶴笑道：「有你貴師兄在前，你最好跟我學，睜着眼瞧他們兩位幾乎高招是正經。」這位內掌櫃滿不在乎，薄薄的兩片櫻唇，又說又笑，盡是她的理，話裏面却有點棉裏裹針，暗含着把白九鶴當小孩子，還帶點教訓口吻，表面上聽着，却沒有甚麼，白九鶴真還沒法再說別的，暗想這娘們好厲害，不知甚麼路道，纔對不是黃泥坡開小店路數，可惜我自己話說滿了，沒法再和她比劃，否則，我要叫她管管我姓白的厲害。

內掌櫃一陣舌槍唇劍，殺退了白九鶴，她又改了腔調，唱花臉了，滿面含笑的向李岩說：「不是我恭維兩位，江湖上懂得三招兩式的，便腆胸扎膀的帶點野氣，兩位斯斯文文的，一點帶江湖氣味，明師出高徒，貴老師定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前輩，白天在小店內運掌碎胡桃，我一瞧便知南派內家的傳授，和我們這一位，也許同出一源，不打成相識，你們兩位不必動傢伙，對拆幾招，切磋切磋武學，讓我偷幾着高招，也是好的。」說罷，格格一笑，忽又伸指向李岩一點，笑道：「你把我胡桃弄得粉碎，害得我又向城內跑了一趟，你不知道我們砸的胡桃，是做藥引子的，規定需用五十顆核桃，要砸得

胡桃分成兩半，剝出肉來，須整個的兩半，不許碎一點，真麻煩極了。……」內掌櫃還想滑溜不絕的說下去，那位假扮的俊俏書生，大約嫌她碎嘴，嬌嗔道：「二嫂，你怎麼開了話匣子，沒完沒結。」說罷，轉臉向李岩說：「李兄學有淵傳，定是不凡，在下冒昧，想求教一二，未知李兄肯賜教嗎？」李岩本想和他較量一下，因為心存男女之嫌，一時委決不下，不想他倒先開口了，這倒好，他自己還充男子，我也樂得裝傻，不去點破他，好歹比劃下來再說，主意打定，慌答道：「在下後手莊稼笨把式，那敢班門弄斧，閣下定要我獻醜，說不得，替閣下接接招，見笑之處，諸請包涵，但是閣下尊姓大名，還未賜示，大約不屑和在下等交友罷。」在理李岩因該有此一問，說了半天，西貝的俊俏書生始終沒有吐露姓名，連這位內掌櫃姓甚麼，她丈夫是誰，都沒有探問出來，剛才聽俊俏書生稱呼「二嫂」，猜測她們多半是姑嫂關係，趁這交手之先，特意再問一下，其實李岩沒有細想，既然識破是女扮男裝，這一問，教她說出姑娘家的閨名呢，還是隨口湊一個男子名字呢，可笑這位西貝書生也特別，只柳腰一扭，抿嘴一笑，低低說了句：「賤名理應奉告，現在先請賜教罷。」李岩見她一扭一笑，活現出一位撒嬌的女郎，暗暗好笑，既然不肯說出姓名，也不便再往下問，霍地一退身，離開七八尺距離，丁字步一站，故意不亮門戶，只抱拳相待，西貝的俊俏書生，笑孜孜朝他看了一眼，把身上長衣的前後下擺，拽起一角，塞在東腰絲絛裏面，衣襟一拽起，露出翠花色中衣，下面套着瘦小的薄底劍靴，偶然一眼瞥見中衣上面，露出鮮紅的一角，料是裏面襯衣，一發斷定女郎無疑，李岩兩眼不禁覷定了一角紅衫，旁邊的內

掌櫃立時覺察，過來莽俊俏書生整理一下前後衣襟，便把這角紅衫掩住了，却在俊俏書生耳邊悄悄說了幾句，回過頭來，又向李岩一笑，才退到亭下，靜觀交手了。

這時，非但當局的李岩留神對方是何門戶，觀戰的白九鶴也睜着眼，注意對方的身法步法，不料她款款的往前邁了幾步，倏地向右一側身，左手向前一指，向李岩說了句：「李兄，那面地勢較寬，恕我先放肆了。」說罷，乘左手一指之勢，右掌往左臂下一穿，雙足一墊勁，刷的飛身而起，人似箭頭一般，竟向右側蹶出一丈五六尺去，李岩一看，心想你是存心先漏一手輕功，立時照方抓藥，也是一個穿掌，跟蹤而起，她身子一落地，一轉身，李岩已笑嘻嘻立在她面前了，她看他笑得有點異樣，輕輕啐了一口，嬌喝一聲「接招」一上步，身軀微挫，雙掌齊出，竟向李岩迎面推來，李岩識得這一招是岳家雙推手，雖然當面推來，是一雙雪白的玉手，但是掌風襲衣，便知功勁，慌一閃身，避開正面，轉身繞步，雙臂一翻，也用岳家陰陽牽絛手，向對方玉臂攔去，却不敢真個下手，她低喝一聲，「好」，雙臂倏地一分，斜身上步，化爲孔雀抖翎，左掌一翻，向李岩腕下一擦，同時右手併指如戟，一探身，勢捷如電，指已沾衣，點的是笑腰穴，如果真個點上，準得張着嘴笑個不停，李岩吃了一驚，一撤身，左掌下劈，藉封閉之勢，身形旋風似一轉，已轉到對方左側，食指一伸，向對方鳳眼穴點去，這是虛招，同時一伏身，舉腿橫掃，假書生味的一點足，斜竄出六七尺去，一沾地，一個箭步，又撲了過來，玉掌一分，立時展開三皇門秘傳，九宮神行掌，身如飛魚，步如流水，繞着李岩身子滴溜溜的亂轉，李岩隨勢

破解，一霎時，對拆了十幾招，可是她的身法手法步法，越來越快，一團玲瓏苗條的俏影，倏左倏右，疾逾風輪，兩條玉臂，忽拳忽掌，虛實莫測，還乘隙蹈虛，屢雜着三十六手點穴訣，專找七十二麻穴點穴下手，不向死穴重穴下手，還得承情，這時李岩極力和她周旋之下，已瞧出她展開九宮神行掌，和點穴手法，同自己所學，大同小異，似乎同出一源，奇怪的是這樣青年女郎，居然得到這樣南派上乘功夫，實在少有，不禁暗暗佩服，可是自己一發不敢大意，只要一招應付不下，便得丟人吃虧，慌把平生所學，盡量使展出來，身法一變，展開師傅心得的八卦陰陽連環掌，本來這種掌法，暗藏八八六十四手點卸法，點是點穴，卸是卸骨，切、碾、點、拿，奇正相生，變化無窮，和對方九宮神行掌，正好是同一路數，李岩這一展開八卦陰陽連環掌，兩人身法，宛如走馬燈一般，忽逆忽順，忽追忽逐，旁邊觀戰的人，只看到月光底下，兩條黑影，聯成一圈，閃電一般，在那兒疾轉，那邊分得出招術來，但在交手的人，還不知對拆了若干手精妙掌法了。

這樣交手多時，兩人功力悉敵，似乎誰也勝不了誰，但在李岩和西貝的俊俏書生，彼此心中有數，瞧着打得非常熱鬧，却並不是性命相搏，往往李岩露了破綻，眼看要受傷落敗，對方却突然收勢變招，有時對方一個疏忽，李岩一掌下去，萬無一失，李岩心裏一軟，一使花招，便又換樣，最可笑，有一次，對方一腿飛起，向李岩脅下章門穴點來，大約招術用得老了一點，被李岩左掌一兜，正兜住對方的腳跟，猛地想起對方是女郎，慌不及左腕一沉，正想撤身，不知這樣一客氣，身法手法，未免也捱得一

緩，對方也正用險招，來救自己飛起的一條腿，味的一聲身，施展鴛鴦拐子脚，人已飛起四五尺高，玉腿交飛，李岩一時撤身不及，一隻瘦削精緻的小劍靴，已到面上，而且靴尖上亮晶晶的，定然暗藏鋼鋒，這時沒法顧及男女之嫌，保護自己臉蛋要緊，一場身，舉掌一托，正托住了對方的靴底，如果再用勁，對方這隻小劍靴，定要和脚宣告脫離，再捉狹一點，劍靴在握，對方更要難堪，但是李岩滿腔憐香惜玉之心，只微微向上一托，對方藉一托之力，刷的竄過李岩頭頂，輕飄飄向他身後落下，李岩慌一轉身，她紅暈滿頰，似嗔非嗔的朝他盯了一眼，低低說道：「李兄，我們所學，同出一源，李兄究係何人門下，此刻總可以賜教罷。」李岩暗想，你自己連姓名都不說，却一個勁兒探人根底，誰教你是女子呢，告訴你又有何妨，不禁脫口而出道：「姑娘……」這一聲「姑娘」，對方聽得全身一震，一對杏眼，向李岩睜得老大，面上烘的起了紅潮，李岩也覺失了口，話已出口，無法挽回，一時倒弄得接不了下文，幸而旁觀的那位女掌櫃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把兩人情形和對答的話，早已瞭然於心，一個箭步，竄到跟前，向李岩笑道：「兩位棋逢敵手，將遇良材，而且身上功夫同出一源，說起來，大約不是外人，現在大家不必再戴頭蓋尾了，實對你說，和你交手的這一位，是我的小姑，姓馬，乳名小紅，我們都喊他紅姑，江湖上却有個「紅娘子」的綽號，她上面有兩位哥哥，大哥叫做笑面虎馬思忠，二哥叫做錦豹子馬思義，我娘家姓賈，江湖上也有我賈燕娘一點小名頭，我便是她的二嫂，我們一家子，住在離這兒三十里的孔雀集，現在我都說了出來，你大約可以放心了。」李岩慌問道：「我有一位師叔，便

是二十年前鼎鼎大名的摘天星，他老人家也姓馬，也住孔雀集，不過早已故世了，兩位既然和他同地同姓，定然和我師叔有點淵源的了。」紅姑一聽這話，面現驚喜之色，慌問道：「你是我馮伯父的門人罷，我馮伯父便是江湖上人人知道的活閻羅馬二先生，摘天星便是我先父。」李岩大喜，立時向紅姑資燕孃分頭一揖，嘴上說：「這樣說來，我們真不是外人，你們兩位，是我師妹師嫂了。」

彼此一說明來歷，立時去掉了許多隔膜，皆大歡喜，紅姑尤其喜上眉梢，這時不必再扭捏作態，喬裝書生，天真爛漫的向李岩笑道：「師兄，小妹真荒唐，竟和師兄交起手來，幸而師兄處處留情，將來馮伯父知道了，不免訓斥我，師兄替我遮掩這個。」李岩正說着：「小事一段，不必掛心。」資燕孃該諧成性，嘴上嘖嘖有聲，笑道：「你們兩位真是……」她本來想說『天緣湊巧』，轉念這字眼太露骨了。說了半句，忽然住口，改了話頭，掩口笑道：「今晚我們紅姑，變了李太白，幾幾乎讓這高力士脫了靴子了。」說罷，向李岩一指，紅姑面孔一紅，向她啐道：「討厭，偏你眼尖。」罵了一聲，眼神却向李岩一瞟，抿着嘴，低下頭去，李岩心裏一澀，覺得有點飄飄然，資燕孃忽然四面一看，詫異道：「說起李白，李不離白，白不離李，你們這位白師呢？一時沒留神，他不知溜到那兒去了。」李岩一聽，果然不見了白九鶴蹤影，倒奇怪，他一個人扶着兵刃包袱，會跑到那兒去呢？還有老回常震兩位，始終沒有露面，山崗上疏疏落落的幾顆松樹，沒有甚麼藏身之處，兩人也許沒有跟來，白師弟難道一人下崗去了。

藍田王李岩正在猜疑之際，山脚下突然幾聲口哨，李岩一聽是白九鶴用口哨知會他，立時明白其中有事，向紅姑說：「白師弟在山下相喚，店房裏還有姓馬姓常的兩位朋友，也許出事，我們下山去瞧一瞧。」紅姑點點頭，向竇燕娘說：「今晚事情難說，也許雙塔寺派人出來，摸上我們了，我們和師兄一同下去罷。」當時李岩在先，紅姑竇燕娘跟在後面，順着之字形坡道，飛步走下山崗，在之字形坡道拐灣時，居高臨下，李岩便瞧見宿店後院空地上，月光底下，聚着三條人影，似在那兒指點着山上說話，快到山脚時，白九鶴手上橫着一柄寶劍，兵刃包袱背在身後，立在下面坡道盡處，等候他們，李岩慌問：「師弟，你和誰交過手了，有人到我們店房搗亂麼？」白九鶴向李岩身後的紅姑竇燕娘瞧了瞧，笑道：「現在我才明白，她們兩位和雙塔寺是死對頭，今晚誤打誤撞，替她們背了黑鍋了。」李岩一時摸不着頭腦，怕他和竇燕娘尚存芥蒂，再說出不好聽的來，慌一閃身，指着紅姑竇燕娘說：「師弟，今晚我們大水沖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這位師妹，是我師叔摘天星的千金馬紅姑，這位是我們二師嫂竇燕娘。」白九鶴啊呀一聲，慌不及放下寶劍，向紅姑竇燕娘施禮道：「師妹，師嫂，難得今晚會面，小弟禮貌不週之處，多多的招待。」紅姑竇燕娘一齊還禮，竇燕娘却向白九鶴走近一步，笑着說：「白師弟，愚嫂叨大一點，平常愛說愛道，剛才在山上，愚嫂不知是師弟，言語不檢點，師弟可不要攔在心裏，等你二師哥身體復原，請師弟到小店裏，叫你二師哥好好款待賠罪罷。」竇燕娘依然口角波俏，話不斷頭，白九鶴連連抱拳，聲稱「不敢」，却問「我們二師哥有甚貴恙，還有一位大師哥呢？」

我們都沒有見過，現在何處？」紅姑怕寶燕娘說上話，沒了沒結，慌說：「白師兄，我兩位家兄的事，說來話長，剛才師兄說的話，其中定然有事，這兒不便說話，請兩位師兄到我二嫂店裏細談罷。」白九鶴說：「我們店房裏還捉住一個奸細哩，再說，我們二師兄飛虎劉也來了，師妹師嫂不是外人，不妨同去見一見，捉住的奸細，是雙塔寺的賊禿，大約衝師妹師嫂來的。」寶燕娘嘆一笑，指着白九鶴笑道：「啊！師弟，年紀輕輕嘴這麼損，雙塔寺的賊禿，衝我們來的，這話多難聽，幸而你二師哥不在這兒，否則，這場是非够瞧的。」說罷，格格的笑聲不絕，連李岩紅姑都忍不住笑出來了，白九鶴本來是無心的一句話，而且原是實話實說，不想被這位詼諧百出的師嫂，添油添醋的一描，真有點不是味兒，鬧得白九鶴連脖子都紅了，紅姑忍着笑說：「白師兄，你不要睬她，她是我們家裏的一塊魔，她這張嘴，不知這麼生的，將來長了疔口瘡，才不碎嘴了，可是她嘴上雖然亂嚼蛆，心地倒是厚道的，處長了便知她爲人了。」寶燕娘一扮鬼臉，悄悄說道：「阿彌陀佛，疔口瘡可長不得，我這張嘴還有用呢，還得替姑娘說婆家呢。」紅姑使勁的哼了她一口，大家一路笑着，向李岩住的旅店走去。

李岩白九鶴離店時，係從後院越牆而出，此刻後牆一道小門開着，李岩白九鶴引着紅姑寶燕娘從這道小門進入後院，聽見院內飛虎劉老回常震三人，站在院心談話，牆角裏四馬攢蹄圍着一個一身夜行衣的人，頭上包巾業已拆掉，露出受戒的光頭，大家上前想見，李岩又替紅姑寶燕娘引見，二師兄飛虎劉和馬常兩位，問起圍在牆角的賊和尚，是怎麼一回事，經白九鶴說明經過，才知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白九鶴立在土崗草亭下，旁觀李岩和紅姑交手時，看得兩人風馳電掣，插拳過掌，似乎勢均力敵，而且一陣奔逐，離開草亭漸遠，白九鶴正想過去看個仔細，想起老回同常發二人，怎的還沒有上山來，不免回身走到山崗邊，向山下探視，一眼瞥見山脚下一排草房，有一家屋頂上，赫然現出一條人影，月光皎潔，這人背上的刀光，隨着身影移動，在那兒一閃一閃的發光，白九鶴一眼瞧見了房頂上的夜行人，便留了神，無暇再看李岩和人比劃，一伏身，隱在一株松樹背後，細看這夜行人往那家去，只見這人胆大妄爲，竟在屋上站着，東瞧西望，似乎猶豫不決，忽然看他一伏身，縱下屋去，一忽兒又越牆竄過北面隔壁的一家，沉了一忽兒，又越牆跳到第三家，似乎他一家家的偵察，還不知他想找的人，住在那一家，白九鶴一想不好，他再走幾家，便到了自己住宿的一家了，白天雙塔寺出了事，難免沒有人找上門來，我得趕緊知會馬常二人去，他心裏一急，低頭一看，下面並不陡峭，光光的土山，也沒有甚麼礙足之處，一提氣，竟向山腰直縱下去，他不走上山的坡道，驀地往下一縱，所以連竄燕娘都沒有瞧見他怎樣下山的，山本不高，白九鶴縱下去，在山腰一個土堆上，微一接足，再往下一縱，便到了山脚，立時施展輕功，不使脚下露出響聲來，奔到住店的後牆，正聽得牆內老回回喝道：「相好的，你眞行，你把這幾堵牆，當你家裏的門檻了，咱們眼睛不雜沙子，相好的，借道有借道規矩，你趁早實話實說，免傷和氣。」不料這人比老回回氣兒粗，竟是一聲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你們倆就是白天在我們寺裏幫場逞能的哥兒們，倒被我誤打誤撞的碰着了，老實對你們說，這黃泥坡上隱着兩個雌兒，是從

我雙塔寺漏網逃出來的，我奉寺裏老方丈托塔天王之命，偵察她們逃走沒有，讓她們逃到天邊，也逃不出我們手心去，想不到你們兩塊料，也躲在這兒，旣被佛爺碰着，也是你們命裏註定，雙塔寺的名頭，你們不應該不知道，哥兒們，識相點，跟我回寺去，免得張鐵牛替你們兩人頂黑鍋，其實你們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到了寺裏，向我們老方丈遞個小心，賠個不是，老方丈看得中意時，把你們收列門下，還有你們好處哩，我鐵臂金剛白天瞧見你們蹟蹤時，很有幾下子，才對你這樣說，也是你們造化，換了第二個人來，便沒有這麼好說話了。」鐵臂金剛這番威嚇利誘，倒也動聽，白九鶴在牆外且不露面，想聽老回回這麼對付，忽聽常震開口道：「你說得很動聽，但是你沒有想一想，我們路過此地，因為我和張鐵牛有點交情，幫他下場，礙不着你們寺裏甚麼事，你們總算是出家人，下場和人較量，已經說不過去，偏又不講理，動起刀子來，還要教我們到寺裏去賠不是，不管你們寺裏有多大勢力，出家人難道一點理都不講嗎？」常震這麼一說，鐵臂金剛厲聲喝道：「不識抬舉的混小子，怪不得佛爺心狠，順便把你們兩顆狗頭搶走便了。」牆外的白九鶴聽出雙方立時有一場兇殺，猛地想起老回回常震都是赤手空拳，白天蹟踉場，看他脫下衣服，也沒有帶甚麼軟兵刃，隨身兵刃，想必藏在原住旅店，一時來不及取出，便被我們引到此地，這一交手，定要吃虧，慌從懷裏掏出黑帕，把面蒙上，一蹶身竄上牆頭，正見鐵臂金剛拔下背上雪亮單刀，惡狠狠向兩人奔去，後背正衝着白九鶴，白九鶴立在牆上哈哈大笑道：「雙塔寺的少師傅好威風，好不講理，半夜三更榜敢拿刀宰活人。」鐵臂金剛想不到背後還有人，霍地一撒

身，往南一退，和老回常震立身所在，同牆上的白九鶴成了三角形，鐵臂金剛擺刀舉目向牆上一瞧，只見牆上立着一個身形瘦小的蒙面人，手上橫着一柄銀光耀目的寶劍，心裏也暗暗吃驚，頓覺自己今晚走了單，這人不知甚麼路道，以一敵三，却不合算，但是平日驕橫已慣，用刀一指白九鶴喝道：「你是誰，和這姓常姓馬的是一路麼？如果不是一路，趁早離開此地，免得飛蛾撲火，自討苦吃。」白九鶴飛鳥一般，從牆上飄身而下，已到了鐵臂金剛面前，相距不到一丈，用劍朝鐵臂金剛一指，笑道：「你不用問我們是一路不是一路，我這口劍，叫做公道劍，專吸不公道的血，剛才我聽見你仗着手上一口單刀，竟想和兩個赤手空拳的人動手，虧你還自稱佛爺，不用說你還是吃十方的出家人，便是江湖上吃橫棍子的，也沒有你這種不識羞的混帳行子，休走，看劍。」白九鶴一頓臭罵，便在這罵聲未停之中，一上步，健腕一翻，一個白蛇吐信式，哧的一劍，捷逾電閃，已向鐵臂金剛刺去，鐵臂金剛本已感覺勢孤，早已打算退身地步，背靠南牆立着，這堵牆原是他從隔壁一家跳過來的一堵短牆，只一人高，這時被白九鶴先聲奪人，一頓臭罵，更是氣餒，白九鶴一劍刺去，他居然喝一聲「好」，用刀一封，左足向外一展，右足一提右手刀一挽刀花，似乎猿猴獻果，向前進招，那知他賊而且滑，趁勢一轉身，倒提單刀，雙足一頓，身已蹀起，竟想越牆而逃，白九鶴正想提劍追趕，足未離地，猛聽得牆頭上喝聲「下去」，拍托一聲怪響，鐵臂金剛一個身子，從牆上悠起一丈多高，風車似的跌下地來，叭噠一聲，仰天八叉的跌在地上，一動不動，似已斃死過去了，急騰牆頭，一個魁偉漢子飛身而下，白九鶴慌把蒙面黑

和丟掉，搶到來人身邊，躬身施禮道：「想不到二師兄會駕臨此地。」老回回未見過飛虎劉的真面目，和常處一般的事出意外，經白九鶴從中說明，大家才明白，彼此匆匆見面，略一周旋，飛虎劉趕到跌下來的鐵臂金剛身前，蹲下身去，試了試鼻息，並未斷氣，又向身上搜出一隻銅仙鶴，一袋毒藥鏢來，鐵臂金剛下面一條右腿，却已跌斷了，飛虎劉笑道：「這廝活該倒霉，我在前面找到了暗記，已知你們住在這家了，正想敲門而進，忽見這廝從上面一家屋上去，我便暗地跟蹤，直跟到這座牆外，這廝一點沒有覺察，忽聽得馬當家和這廝說話，一忽兒白師弟也加入了，已經動起手來，不料這廝這樣不經鬥，巧不過我從那面剛從上牆頭，賊禿只顧得越牆逃跑，也就蹤上來，幾乎兩人撞個滿懷，被我倒身橫腿一掃，不想竟把這廝的腿掃斷了，這廝身上還帶着下三門的雞鳴斷魂香，據他自己說，還是雙塔寺的和尙，真是死有餘辜。」飛虎劉說時，腳下的鐵臂金剛竟悠悠醒轉，身子動彈起來，白九鶴伸手把他鐵臂金剛束腰的絲縲解下，綑了個結實，又割下一塊衣襟，塞滿了嘴吧，提起來，向牆角一丟，轉身問飛虎劉從那兒來，怎的知道牆上暗記，會尋到此地，飛虎劉笑道：「你四師兄呢？把他找來，我有要緊的話向你們說。」白九鶴這才趕到山脚下，用口哨把李岩喚下山來了。

第五章 豆腐西施

白九鶴說出鐵臂金剛的一檔事來，大家才明白白九鶴在山岡上忽然不見的緣由，紅姑瞧見飛虎劉手

上的銅仙鶴，知是下三門的鷄鳴五更香，還有一袋毒藥鏢，在李岩取出鏢來看時，走近一瞧，和自己二哥身上起下來的一模一樣，拉着竇燕娘到牆角細看網綁的鐵臂金剛，正是錦豹子馬思義的仇人，竇燕娘恨得把他跌了幾脚，指着鐵臂金剛罵道：「混賬的賊和尚，天網恢恢，也有今日，我丈夫的命，幾乎送在你賊禿手中。」大家一問細情，竇燕娘說：「說來話長，現在劉師兄剛到，這兒住不下這許多人，大家吃喝也不便，不如都請到那面小店去，全是自己人，便是講話也嚴密一點，劉師兄，你看怎樣？」飛虎點點頭道：「這樣也好，剛才聽師妹夫婦說起這鐵臂金剛是二師弟的仇人，還中了他一毒藥鏢，大約二師弟在那面店內養傷，我們也要去看望，不過這兒也得留人，此刻不過二更，也許還有人到來呢。」老回回這人很有趣，知道他們是馬二先生一脈相傳的謫派門徒，也許有不便使外人知道的事，便向飛虎劉說：「諸位先去，我陪着常老弟在此，如有人到此，再去通知諸位好了。」飛虎劉明白他意思，想了想也對，拉着老回回到一邊，暗暗通知了幾句話，便和紅姑竇燕娘李岩白允鶴別了老回回常震二人，不走前院，仍從後牆小門出去，飛虎劉回頭吩咐白允鶴道：「這賊禿既然是馬師弟的仇人，我們把他捉了過去，擱在這兒，也不是事。」白允鶴本走在後面，奔到牆角，便抓起鐵臂金剛，扛在肩上，跟着他們，走了一段山脚，進了南頭竇燕娘小店的後院，三間平屋，只有一間，裏面燈光如豆，竇燕娘三脚步，飛一般先奔進這間屋內，似乎和屋裏的人，匆匆說了幾句話，便聽得裏面一個漢子高聲喊道：「這就好了，我沒法迎接，快請師兄們進來罷。」說話之間，屋內燈光，突然加亮，竇燕娘已翻身出屋，請

諸位進屋去，飛虎劉首先跨進門去，白九鶴便把肩上抗着的賊禿，放在院內陰暗之處，然後同李岩跟踪進屋，只見屋內雖然泥牆草頂，也用白紙糊得雪亮，雖然沒有甚麼講究陳設，桌椅箱櫃，也揩抹得乾淨無塵，炕上一疊棉被，斜靠着一個二十有餘，三十不到的精壯漢子，圓圓的面孔，和紅姑有幾分相似，只面上罩了一層灰黃色，顯出一點病態來，一見三人進屋，便掙扎着跳下坑來，飛虎劉大步搶過去，把他揪住，嘴上說：「師弟，你身上有傷，不要動，我們全是自己人，用不着客氣，師弟，你大約不認識愚兄了，記得十年前，我跟着我師傅到孔雀集拜望師叔，見過兩位師弟一面，那時候小紅師妹在面前蹦蹦跳跳的，還是小麻雀一般的小姑娘呢，一幌便過了這許多年，愚兄也快老了。」說罷，呵呵大笑，紅姑竇燕娘正從外屋端了幾張凳子進來，一聽這話，竇燕娘便拍着紅姑肩膀笑道：「小麻雀兒，你聽聽，你往常總說我是碎嘴的燕子，現在我可有得說了。」大家聽她說得有趣，都笑了起來，紅姑向竇燕娘啐了一口，眼神却向李岩瞞來，李岩本也對着紅姑笑着，被她眼光一射，立時覺得別人笑她不要緊，我似乎不應該笑她，心裏這樣一轉，面上笑容立斂，偷眼看紅姑時，覺得她眼神正從自己面上掃過，嘴角微露笑意，不料竇燕娘處處留神，把手上一張凳子，移到李岩身邊，說聲「李師兄請坐。」却又指着對面紅姑笑道：「師兄，你將來喊她小麻雀好了。」李岩知她故意使捉狹，面上不禁一紅，慌說：「師嫂師妹請坐，我們可以談話。」竇燕娘一笑，像穿花蛺蝶一般，房內房外，忙個不停，一會兒，整備一桌酒肴茶點之類，便在屋內款待三人，另外又預備了一點吃喝的，親自送到老回常震店中，請他兩人消夜

點飢，居然色色遇到，賓至如歸。

大家吃喝之間，飛虎劉便問錦豹子馬思義受傷的經過，錦豹子說：「劉師哥，這事是由我家兄笑面虎身上起的……」一語未畢，白九鶴忽地搶着開口道：「米脂城內艾同知家裏的事，馬師兄知道麼？」錦豹子笑道：「豈但知道，我也在場。」白九鶴拍手道：「我問了半天，現在我明白了，我師弟李自成對我說過，他跳進艾府時，碰着一位俠義道，綽號笑面虎的，用計進了艾府，救走一位耿姑娘，現在我才明白，救耿姑娘的笑面虎，原來便是令兄了。」白九鶴話剛出口，竇燕娘正邁步進屋，接口道：「他吃了一鏢之苦，還不是爲了那位耿姑娘嗎？」衆人聽得摸不着頭腦，竇燕娘笑道：「這檔事我來說罷，上月我回葭州娘家去，住了幾天，他同大哥笑面虎在家中閑得沒事做，兩弟兄借接我爲名，乘便到外面散散心，到了葭州，我和他們弟兄一路回來，路過米脂，在城外聽到艾同知害死耿老頭，強搶耿姑娘的事，大哥笑面虎義憤填膺，定要替耿家打抱不平，暗地設下計策，由大哥到艾府臥底，約期救人，這裏面經過，三位大約都已明白，不必細說，那時動手的是大哥，放火的是他，把耿姑娘背出來是我，但是人是救出來了，禍也闖大了，那位耿姑娘却沒法安放了，耿姑娘的父親已死，別無親人，只剩了城外一所空豆腐房，耿姑娘變成沒腳蟹，如果把她安在豆腐房內，丟手一走，城裏出了這樣事，叫她一人頂鍋不成，這樣，還不如不救她呢，沒法子，只好把她帶回家來，耿姑娘到了孔雀集，和我同紅姑都說得上來，論相貌，論聰明，實在是太好了，最難得是性情溫柔，不要瞞她是豆腐店裏出身，實在烏鴉窠裏出

鳳凰，怪不得米脂的人們，替她取個『豆腐西施』的雅號，艾同知大約耳朵裏有了這雅號，才下毒手的，這裏面便有我碎嘴燕子的不是了，我暗地和紅姑一商量，大哥斷弦未續，耿姑娘我們又說得上來，而且暗地留神，耿姑娘對於我們大哥，也很體貼，大家相處，已像一家人一般，把兩人配成一對，最好沒有，這才叫他和大哥一商量，大哥未尙不愛耿姑娘，不過耿姑娘是大哥想法救出來的，似乎娶了耿姑娘，難免把一番救人的義舉埋沒了，有點委決不下，不料我們舉動之間，耿姑娘聰明過人，肚裏早已雪亮，竟暗地向我和紅姑說：『她此生已不願出馬家的門，大哥不要她，便爲奴爲婢，也要報答大哥的恩情。』這話傳到大哥耳裏，大哥非常感動，便把這事定局了，我們便預備替大哥成親，可是大哥向我們說：『他在艾府巧逢一位替父報仇的孝子，本領氣概與衆不同，這人是雙泉堡李自成，現在定已不在雙泉堡，讓我先到米脂探聽一下，定要找着這人，和他結交，也許把他拉回家來，吃這杯喜酒。』大哥說完這話，第二天便走了，我們大哥常常一人出門，也不在意，一面便替耿姑娘預備嫁妝，有一天，雇了一輛車子，我陪着耿姑娘到延川城內添製一點新娘子應用東西，進城出城，雖然經過雙塔寺，並沒有風吹草動的事，萬不料我們耿姑娘的花容月貌，已落在萬惡賊禿們的眼中，已有人暗暗綴了下來，延川這幾年，還算太平，我陪着耿姑娘坐着雙套轎子裏面，竟沒有沿路留神，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裏，我和紅姑連歡天喜地，討論製辦的綢緞衣料，怎樣剪裁合時，晚飯以後，大家說笑一陣，便各自歸寢，大哥因爲沒有家眷，一人住在前院，我們夫妻住在後院左邊屋裏，紅姑住在我們對面房裏，耿姑娘來時，請她一

人住在樓上，怕她一人寂寞，有一個年老的女傭人伴着她，多少年來，江湖上黑白兩道，誰也沒有這胆量，敢到我們家裏動一草一木，這幾年我翁姑雖然去世，我們姑嫂和他們弟兄，也有點小名氣在外面，井水不犯河水，凡是江湖上哥兒們，到了孔雀集，誰也得閃個面子，所以平時我們太大意了，這一夜，我們照常各自安睡，第二天大家起來，不見耿姑娘下樓，連老媽子都沒有漏面，覺得奇怪，我上樓一瞧，便知出事，伴着耿姑娘睡在一屋子的老媽子，兀自睡得死一般，床上的耿姑娘踪影全無，耿姑娘臨睡脫下的外面衣衫，還搭在床側衣架上，床上一條夾被却不見了，前窗半敞着，屋子裏還有一點薰腦刺鼻的異樣氣味，我心裏已有點明白，但是這一下，真把我氣壞了，我雖然女流，身爲摘星手的子媳還不敢怕風怕事，不過這一檔事，出在我們馬家，被賊人如入無人之境，我們樓下姑嫂竟睡得像死一般，以後還能見人抬頭麼？再說大哥出外訪友，不久便回，把新娘子託付我們姑嫂料理婚事，預備走馬上任，這一下：叫我們姑嫂兄弟三人，用何言回答大哥，我老實說，我那時真急得哭起來了，紅姑一聽哭聲，奔上樓來，還是她有主意，取來涼水，把昏迷死睡的老媽子噴醒，問她一事三不知，沉了一會兒，他也奔上樓來了，只急得他腳跳丈把高，前前後後，屋上屋下，仔細勘察了一遍，賊人並沒留下一點痕跡，是那一門，那一路的賊人，竟難猜測，但在我們姑嫂細想之下，定然事由進城添置嫁妝所起，從這點推想下去，延川城內城外，除出平日惡跡多端的雙塔寺，還有誰能這樣胆大妄爲呢，但是事無佐證，無非是我們三人的推測，孔雀集全安分的商民，這種事，除出自己家裏人，也沒有人可以商量，這樣事

情，出在我們家裏，更沒有法子往外說，事情非常爲難，一朵鮮花似的耿姑娘，又是我們的新嫂子，拐被人搶了去，我們三人還能呆在家裏麼？這禍事到今天，不過五六天光景，我們三人便在那天趕到這黃泥坡，這兒小店，原是我們家裏女傭人的丈夫開的，我們便利用這小店隱身，開店的老頭兒，我們打發他到雙塔寺探聽消息，因爲這老頭兒的老家，在雙塔寺裏充齋房的伙夫，不料當天便得着消息，從塔上跳下一個美貌女子，立時骨折身死，屍首還是那伙夫幫着埋在寺後的，年齡體貌，據伙夫所說，不是耿姑娘還有那個，耿姑娘三貞九烈，在艾同知百般勸誘之下，尙不肯從，在這般萬惡的強盜和尙手中，當然只有一死全貞了，可敬的耿姑娘，慚愧的是我們三人，平日枉練功夫，連自己嫂子都保護不住，連我死去公公的英名，都被我們葬送了……」竇燕娘說到這兒，不住的擦眼淚，紅姑掩着面，竟抽抽抑抑的哭出聲來，錦豹子在坑上拍着床褥子喝道：「哭有什麼用，我不殺盡雙塔寺裏的和尙，誓不爲人。」竇燕娘一抹眼淚，指着錦豹子說道：「你還說呢，你替我養着傷罷，現在我想耿姑娘死得這樣筋烈，定然死而有靈，所以鬼使神差，馮師伯門下幾位師兄趕到了，現在我們不怕他們人多勢衆了。」飛虎劉說：「你們放心，今晚不到天亮，便教你們順過這口氣來，現在我還有事，還有說的沒有？有話快說。」錦豹子說道：「那天我們得到耿姑娘死的消息，氣瘋了心，我們三人便夜探雙塔寺，想殺幾個和尙出口惡氣，不料事機不巧，未能得手，寺裏房上有了防備，我自己不留神，中了房上暗樁一鏢，幸而她們兩個兩張鐵胎弓，擋住了追兵，雙方沒有逼近，遠遠的隱着身子退了出來，我受了傷，一時難以動彈，舍妹

假扮男子，趁廟會人多熱鬧，探了幾天，略知寺內虛實，究因人手少，大哥又沒有回來，一時奈何他們不得，正在愁急，不想諸位師哥光降了，這真是老天有眼，惡人應該受報應了。」

竇燕娘夫婦說明這事經過，飛虎劉李岩白九鶴三人才明白這事的內容，這事還由艾同知身上所起，飛虎劉向錦豹子說道：「你們知道你們去找一位朋友是誰麼？你們大哥在艾同知家中會面的報仇孝子李自成，也是我老師的門下，是我第六個師弟，你們想替耿姑娘報仇，出口惡氣，甚至於把雙塔寺剗成平地，可以說易如反掌，只要等候李自成師弟一到，便可動手，依我猜度，我們李自成師弟，大約不過四更，便可到此。」這話一出，竇燕娘錦豹子紅姑三人，都非常驚愕，心想我大哥找的李自成，聽說是初出道的一位少年，怎的劉師哥口中，說得這樣驚人，好像雙塔寺幾百野和尚的性命，都捏在李自成手心一般，想不到我們這一輩中，出了這樣人物，正想細問李自成來歷，忽聽得窗外脚步微響，有人扣窗問道：「屋內說話的是飛虎劉師哥麼？」飛虎劉尚未答話，竇燕娘錦豹子紅姑三人齊聲喊道：「大哥，大哥！……你回來了。」喊聲未絕，門口脚步一響，騰的闖進一人，……是個魁梧漢子，天生帶着笑容的一張圓面孔，一進門，來不及和飛虎劉等周旋，瞪目張嘴，指着竇燕娘夫婦和紅姑說：「你……你們三人，怎的都在此地，怎的留耿姑娘一人在家哩。」竇燕娘這樣會說能道的人，這時面色大變，和錦豹子一般，紅着臉都答不上話來，紅姑已撲過去，拉着這漢子哭道：「大哥，大哥，妹子們太對不住您，實在沒有臉見您了……」這漢子當然是笑面虎馬思忠了，他突然聽到妹子紅姑的話，還莫名其妙，嘴上還

說：「怎的……怎的……」慢慢的對我說。」可是紅姑和竇燕娘夫婦實在覺得難以啓齒，實在覺得無臉向這位大哥報告，四人瞪目相對，反而僵住了。

這時飛虎劉李岩白九鶴都站起身來，飛虎劉皺着眉說：「思忠師弟，這事不必問她們了，我剛聽她們說過，我來告訴你罷。」笑面虎忙上前抱拳向飛虎劉李岩白九鶴相見，向飛虎劉說：「您定是我馮師伯門下的二師哥飛虎劉，小時會過面，依稀還認得出來，這兩位大約自成師弟對我說的李白兩位師弟了。」原來飛虎劉比笑面虎大幾年，李岩白九鶴年齡都比笑面虎小了十幾年，笑面虎才這樣稱呼，當下大家相見，互道仰慕之後，笑面虎急於想明白紅姑話裏的意思，飛虎劉便代紅姑，把耿姑娘一段不幸的事，說了出來，順口還勸慰了幾句，笑面虎一聽自己家中，出了這樣拂逆的事，紅潤的笑面上，立時煞青，劍眉直豎，虎目圓睜，向竇燕娘錦豹子紅姑三人面上一掃，一蹙脚，嘴上「嗜」了一聲，嘆的坐在椅子上，半晌無言，嚇得紅姑和竇燕娘夫婦，一個個低着頭不敢出聲，笑面虎忽地跳身而起，勃騰一聲響，粗鉢似的拳頭，落在桌面上，咬牙切齒的說：「怪不得自成師弟對我說，老百姓想安生過活，非把世上禽獸不如的東西，殺個乾淨不可，這話一點不錯，今晚我不把雙塔寺裏的賊禿們，刀刀斬盡，我不是摘星手的兒子。」說罷從懷內掏出一大把雪白的鵝翎來，屋子裏的人，每人給了一支，手上還多餘了四五支，一齊交與飛虎劉，嘴上說：「劉師哥在自成師弟處剛動身，我也到了自成師弟那兒，只差了一步，便沒有和師哥會面，他們進延川破雙塔寺的計劃，師弟是知道的，他們規定了雙管齊下的計策，由

自成師弟率領李過、李錦和五百名步卒，先到這兒五里外埋伏，辛斑虎率領蝎子塊、飛星子和五百名騎兵打接應，這兩支人馬，專破雙塔寺，臨走時自成師弟吩咐我轉告劉師哥，請師哥率領我們一般人，先行暗入雙塔寺，監視一般賊和尚，等候自成師弟兵馬包圍了雙塔寺，一齊動手，還有高迎祥、高當家率領曹操、羅汝才、混天猴、袁時中和六七百名弟兄，專破延川城，白天已派翻山鶴、高傑、九節狸、蕭老二帶幾十名精幹弟兄，分批潛入城內，到時斬關落鎖，裏應外合，其餘人馬，護着輜重老幼，不打算進城，駐紮城外要道，一齊在延川休息一天，再向延長，宜川進發，據幾批探子報告，這一路州縣，沒有多少官軍駐紮，現在陝西驛站裁撤，消息滯緩，這樣大批人馬行動，官府非但一時防備不及，沒有調動大軍，也不敢沿途攔截，大約到了同州潼關相近，定有堵截官軍，難免要血戰一場，才能衝到華陰，進入秦嶺地界了，這是自成師弟們，定好了的行軍步驟，我真佩服我們自成師弟，有這麼大的胆量魄力，他手下的人，還沒有一個不乖乖的服從他指揮的，我和他在艾同知家裏見面時，真還小看了他，以為是個有胆量，有血性的少年英雄，不料這一次再見面，竟像個八面威風的大將軍了，和他見了面，才知還是我師伯的門下，可是我這次離家去找他，先到雙泉堡撲了一個空，在米脂城內的人們沸沸揚揚談論艾家的事，和鬼見愁山溝的事，以及川口鎮王總兵失蹤的事，艾家的事我也有關，不敢多逗留，隨路又到我葭州舍岳家中探望，住了幾天，又聽得延安知府攻打辛家溝，弄得葉甲丟盔逃回城內，人們把辛家溝內的好漢，添枝添葉，講得神出鬼沒，我便想到自成師弟定在辛家溝一般好漢裏邊了，急忙離了葭州，趕到辛家溝，

那知又攢了一個空，沿路又聽得辛家溝好漢，打破了吳堡城。大隊人馬殺奔清澗去了，我想這條路，原是我回家必經之路，便趕了上去，果然在清澗相近趕上了辛家溝大隊人馬，會見了自成師弟了，會見自成師弟時，劉師哥剛走，李白兩位師弟派回的探子，正向自成師弟報告延川城內和雙塔寺的情形，飛星子九節狸又說起在黃泥坡小店被人點穴的事，我一問細情，點穴的手法，竟是我家的祕傳手法，地點又是這兒，我心裏大疑，恰好自成師弟知我是此地居住多年的老住戶，大家商定了攻取延川的計劃，便派我緊趕一程，和劉師哥李師弟白師弟會合，依計行事，萬想不到我家裏的人，也遭了雙塔寺的毒手，耿姑娘命這樣苦，逃出艾家虎口，依然傷在雙塔寺混賬和尚手上，連累我二弟也受了鏢傷，這一來，我真後悔從艾家救出耿姑娘來了，也許在艾家還不致傷命，話說回來，還得怨我自己，我不去尋找自成師弟，也許不會落在賊禿們眼內，便是賊禿尋上門來，也多一個防備，一切怨孽牽連，連我父親的英名，都被我糟塌了。」說罷，長吁短歎，竟滴下幾點英雄淚來。

藍田王李岩，暗地看出笑面虎對於慘死的耿姑娘，定已鍾情，這幾顆痛淚，大有原因，忙用言勸道：「馬師兄，紅顏薄命，大數難逃，也叫無可如何，但是小弟佩服這位耿姑娘，可算得女中豪傑，她在艾家誓死不從，已是難得，這種人原值得馬師兄仗義救她出險，這次又落虎口，定然被賊禿們關在塔上，想用軟禁軟勸，耿姑娘聰明貞烈，明知自己一個弱女子，身落虎口，雖然和師兄尚未交拜，她心裏當然認定是師兄的人，如不立時一死全貞，便難保全清白，我相信她跳塔一死，正是報答知己之恩，這

種難得的女子，雖然死得可憐，却是死得重於泰山，人人都應該敬佩，於師兄面上也有光輝，師兄只要替她報仇雪恥，以慰耿耿泉下之靈，便可無愧於心，倒不必過於悲傷，師兄請想小弟這話說得對麼？」笑面虎知他意寓慰解，可是話說得很有道理，不禁長歎一聲道：「李師弟話是不錯，愚兄心裏，終覺對不起耿耿姑娘罷了。」

飛虎劉看出紅姑們爲了耿耿的事，大家悒悒不樂，便說道：「現在二更快盡，我們三更以後，便要暗進雙塔寺，替耿耿報仇雪恥，也在這時了，但是我們這幾個人，也得分配一下，思義師弟鏢傷未愈，只管安心在此養病，到時我想派幾個人來陪伴，我們一走，師弟不便動彈，我們定還有人到此，也可聯絡知會。」錦豹子忽地從坑上跳了起來，大喊道：「不行，把我也得算上，我服了家傳祕方，氣血行開，鏢毒已淨，也得讓我殺幾個賊禿，出口惡氣。」說罷，竟跳下坑來，可是面上不免裂嘴呿牙，大約身上還有點支持不住，竇燕娘忙過去把他扶住，說道：「你剛才沒聽大哥說麼？李自成師弟帶着這許多步兵騎兵圍困雙塔寺，寺裏的賊禿們還跑得了？再說，馮師伯門下幾位師兄弟和你大哥都要出手，還能讓你進去麼？你老實替我躺着罷。」飛虎劉笑道：「依我說，人手已够，弟妹也不必去了，一則伴着師弟，二則我們有人來，也可替我關照。」竇燕娘笑道：「劉師哥，我和紅姑是老搭擋，我們姑嫂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何況今天這麼大場面，總得讓我見識見識。」坑上錦豹子一聽自己妻子說這話，又嚷着要去。竇燕娘啐道：「你不要鬧好不好，你再鬧，連我也去不成了，你受了傷，總算對得起耿耿

娘了，我和她要好一場，我非得替她出口氣不可。」說罷，却向笑面虎偷看了一眼，笑面虎說道：「你
們不要多說了，快聽劉師哥分派。」

飛虎劉向他們兄弟姑嫂看了幾眼，向笑面虎說：「師弟，我們是自己人，我有一句話問你，你從自成師弟那兒來，他們現在的局面，和到秦嶺的主意，你當然明白了，我們師兄弟們幫着自成師弟這樣幹，說實了，便是造反，照大明律例，是滅九族的勾當，不過我們這幾個師兄弟，都是無家無室，光身一人，師弟你可不然了，孔雀集住了多年，我師叔傳下來，也有不少產業，爲了替耿姑娘報仇，這是可以的，但是也得替自己一家留地步，我們事完，便要遠走，你們可走不動的，所以我勸你仔細想一想。」笑面虎哈哈笑道：「劉師哥，你不用說了，你這番好意，我感激，但是我和自成師弟已說好了，耿姑娘的事，可是我到了此地，才知道的，我早和自成師弟說明，我還當着辛斑虎這般人喝了盟酒，我笑面虎從此也要跟在三位師兄弟後面，闖關世面了，今晚替耿姑娘報仇，在我可以說，事逢湊巧，公私兩盡罷了，劉師哥問得我好，我肚裏正有話，想和師哥商量，我心裏只有一樁事牽累，舍妹一年大似一年，尚未出閣，這是我牽腸挂肚的事，至於祖傳產業，由我兄弟和弟妹在此管理便得，所以我此刻想叫我舍妹弟婦都不必到雙塔寺瀟面，暫時充着良善百姓忍着，我們到了秦嶺，立下了基業以後，再看情形，接他們到秦嶺去，師哥，你看這辦法要得要不得。」飛虎劉還沒有答話，沉默了半天的紅姑，突然嬌滴滴的喊了聲「要不得！」這輕輕的一聲嬌喊，却引起一屋子的人，都朝她望着，其中藍田王李岩，

更是注意，說也奇怪，李岩和紅姑，自從剛才在土崗子上交手以後，兩人的眼光，常常會不期而合，李岩除非不去看她，只要眼光移到了紅姑面上，紅姑的眼神，恰好也在這時候和他碰頭，兩人眼神一碰頭，好像怕痛似的，兩人趕忙把眼光移向別處，這一動作，又像約好一般，這當口李岩一注意她，眼光當然又免不了落在她面上，不料紅姑，不理會別人的注意，偏在這時瞞了李岩一眼，兩人的眼光，又重重的碰了一下，兩人忙各自留神，硬把自己眼光移向別處，可笑移動眼神，本來與腦袋無關，可以眼動頭不動，可是她們兩人做作過度，使勁的避免碰眼光，連腦袋都換了方向，動作又是一致的，在本人以為這點小動作，沒人注意到，其實八面玲瓏的二嫂竇燕娘，看在眼里，笑在肚裏，刁鑽的白九鶴沒有落後，連她們碰了幾次眼光，都有個約數，却聽得紅姑喊了一聲「要不得」以後，撒嬌似的說道：「大哥你怎不細想一想，大哥跟着師哥們一走，遲早「笑面虎」三個字，要張揚開來，我們住在孔雀集，能够對人說，不是笑面虎的同胞手足麼？這種事不必提他，我們一家人，雖然沒有甚麼了不得的本領，替師兄們搖旗吶喊湊個數總還可以，小妹雖然女流，跟在諸位師哥後面，還不致碍手碍脚，大哥，別人我不敢說，小妹是跟定你了。」紅姑這樣一說，坑上錦豹子拍着手說：「紅妹說得好，大哥自己充英雄，却教我們在家裏忍着，這話說不過去，講到我們家裏一點小產業，這樣亂世，有甚麼可惜的，乾脆一句話，大哥到那兒，我們也到那兒，何況馮師伯允許門下幫着自成師弟這樣大幹，他老人家主意那會錯得了，我們都是同門同派的人，還有甚麼可顧慮的，乾脆從今天起，我們一家四人，同着諸位師哥師弟

們，有福同享，有禍同擔，不必再商量了。」笑面虎哈哈大笑道：「我本來是這樣主意，我是故意試試你們，這種事，雖是同袍手足，也得出於本心，現在一言爲定，聽候我劉師哥吩咐罷。」

飛虎劉向紅姑問道：「師妹擅長何種兵刃？我師叔當年威震江湖八八六十四手九宮神行掌，三十六路點穴劍，師妹師弟們，定然家學淵源的了。」紅姑笑着說：「劉師哥，我們兄妹這點功夫，說出來真是羞人，我父親倒是傾箱倒篋的傳授我們了，可惜我們兄妹資質愚笨，略得皮毛罷了，說到兵刃，我大哥二哥用的是家傳點穴劍，我却不曾用這短傢伙，我使的是短把砍山刀，可是老找不着好刀，賭氣索興不用傢伙，平時在家裏，本也用不着拿刀動杖的，今晚却用得着，可惜一柄破刀擱在家裏，沒有帶出來，回頭只好用我一張鐵胎彈弓，替師哥們湊個數了。」飛虎劉尚未回言，藍田玉李岩站起身來，笑道：「二師兄，你還不知馬師妹本領哩，剛才我在山崗上可請教過了，承師妹手下留情，才勉強對付了幾招，後來幸而彼此拳脚同一路數，師妹問起師門，大家停了手，否則我只有逃之夭夭了。」大家聽得大笑，紅姑也笑得別過頭去，李岩却一本正經的從白九鶴身上解下兵刃包袱，把自己一柄劍背在身上，還有一柄紅毛寶刀，他連刀鞘拿起來，兩手捧着，走過去向紅姑說道：「愚兄在東見愁得了這柄紅毛寶刀，實在沒有用處，帶着反嫌累墜，此刻聽師妹沒有趁手兵刃，這柄刀尚非凡品，送與師妹最合適了，今晚替這柄刀也可發個利市，請師妹賞收罷。」說罷，把刀擱在紅姑身邊桌上，低着頭退下身來，紅姑忙站起身來，嘴上說着：「這是怎麼說呢，怎能……」嘴上說着，眼光已掃到桌上刀鞘上，不用看刀，

只看這刀鞘金鑲玉嵌，光華照人，便知不同尋常，笑面虎坐得近，早已一手握住刀把，一手執刀，一按崩簧，抽出刀來，立時銀光亂閃，冷氣逼人，頓時喊了一聲「好刀，」再仔細一看，刀長二尺六寸，背寬刃薄，剛柔合宜，端的是吹毛過髮的寶刀，向紅姑笑道：「想不到你得了這樣寶貝，這一來，你多年嚷着沒有好刀的心願，如願以償了。」又向李岩抱拳道：「師弟我們自己人，當然不必說泛泛的話，可是這份禮太重了，不知師弟怎樣得到的？」李岩便把鬼見愁和坐山雕卜雲飛交手奪來的事說了，又向紅姑笑道：「師妹今晚用這柄刀進雙塔寺，也許碰見這刀舊主人，可得留神一二，白天我在寺內躡蹻場，瞧出蒲州四傑裏面黑手郎登和卜雲飛在場，足見這雙塔寺也是福王的爪牙了。」這時竇燕娘紅姑正在細細鑒賞這柄紅毛寶刀，李岩偷看紅姑神色，見她笑容可掬，把這柄刀左看右瞧，愛不忍釋，竇燕娘在紅姑耳畔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紅姑面孔一紅，低低啐了一口，却把眼光向李岩一瞟，不想又碰了頭，羞得她忙轉過頭去，大家一陣評論寶刀，紅姑竟沒有向人家道謝贈刀之惠，連李岩知會的話，也沒有答理，但是李岩已心滿意足了。

大家正說着話，忽聽得前院有人敲門，白九鶴跳起身來說：「也許我們有人來了。」說罷，出屋向前院走去，一會兒，白九鶴領着兩個壯漢到了門口，屋內人多，還有女眷，沒有進屋，兩壯漢立在門口，向衆人躬身施禮，嘴上說：「奉李寨主之令，跟隨翻山鶴九節狸兩位頭領，進了延川城，埋伏停當，特地轉身到此，傳達寨主命令，請衆位預備進寺，四更敲過動手，李寨主也快到了。」飛虎劉說：

「你們來得正好，這兒預備留幾個人，你們兩人留在這兒好了，現在先替我們辦點事。在這屋後山腳下掘個坑，把那賊禿埋了完事。」又向白九鶴道：「師弟，那邊馬當家和姓常的，他們清真教擅長潭腿和躡跤，高來高去的功夫差一點，師弟你去知會一聲，教他們二人埋伏寺前，見機行事，去救張鐵牛，你快回來，我們便要出發了。」白九鶴應聲而去，竇燕娘出屋找了兩柄鐵錘，領着兩個壯漢到屋後山腳掘土坑，屋內紅姑忽地柳眉一挑，盈盈起立，把桌上紅毛寶刀，刀鞘上的絲絛埋順了，向身上一背，說道：「我氣不過這賊禿，二哥中了他一毒藥鏢，讓這賊禿整頭整腳的死去，太不甘心，我得在賊禿身上，試試這柄紅毛寶刀。」說罷，像小麻雀似的跳了出去，笑面虎朝她後影說了一句「淘氣，」一語未畢，門口探進紅姑的頭來，嬌嗔道：「這是淘氣嗎？」說時，却向對面李岩盯了一眼，立時隱身不見了，衆人大笑。

第六章 延川浩劫

延川北面是秀延河，南面和延長交界是玉皇山，依山帶河，在陝北一帶，算是山明水秀之區，於是講究風水的人們，說是延川鍾靈毓秀，人物薈萃，因為這幾十年內，延川出了幾個做大官的人，鄉親鄉眷，攀龍附鳳，互相汲引，當然又造成了許許多多帶紗帽，穿紅袍的人，最不濟也可以倚仗官親官眷，在鄉里特勢橫行，魚肉良善，一代一代的下來，上一輩的，已經攪足了家私財產，便在告老還鄉，急流

勇退的美名之下，回到延川城內，高樓大廈，婢妾成羣的享起福來，下一輩的，看得眼熱，依仗上一輩的奧援，已經高官得做，駿馬得騎的，便拚命搜刮民脂民膏，才能够繩武前賢，保持世閥，尚未獵得官位的，更得拍馬吹牛，認親攀故，拚命往這條路上鑽，這樣一輩又一輩的，便造成延川城內許多富紳大戶，在這許多貴紳大戶的子孫，席豐履厚，不知稼穡艱難，那管陝北赤地千里，依然爭奇鬥富，夜夜元宵，這樣，又造成延川城內畸形的富庶繁華，這一點火藥包上的繁華，一般風水先生，便振振有詞，認爲鍾靈毓秀，人物蒼萃了。

這一晚，繁華下面埋伏着的大火藥包，突然爆發，城內住在高樓大廈，或者矮屋低窰的人們，在四更過後，快到五更時分，人人從夢中驚醒，嚇得跳下床來，先聽得天崩地裂般一聲巨震，接着蹄聲如雷，人聲吶喊，從四城奔來，推窗一望，城外已紅了半邊天，雙塔寺的雙塔，已湧現於火海之中，住得近一點的樓房，在火光逼照之下，清清楚楚看出兩座塔上，從各層塔窗內，跳出精赤裸體的許多和尚，急得走頭無路，下面飛箭橫射，一個個滾下火海之中，一片鬼哭神嚎之聲，漸漸由遠而近，由城外到了城內，滿街鐵騎馳驟，萬馬奔騰，一路大喊「只殺貪官劣紳土豪奸商，老百姓關門睡覺，不准探頭。」只管這麼喊，可是大街小巷，人影亂竄，哭聲遍地，一霎時，凡是高樓大廈的房子，處處烈燄飛騰，照得四城，渾同白晝，滿街盡是棄擲箱籠什物，和斷頭折足的屍首，血腥冲天，無異修羅地獄，平日達官貴紳，認爲市井孝民的一羣人們，這時成羣結隊，在一片刀光血影之中，竄房入戶，趁火打劫，搶奪餘

財，一個不小心，便被人一刀下去，屍橫就地，住在高樓大廈的人們，這時顧不得被窩中嬌妻美妾，精赤着身子被人拽到街頭，跪在地上，祖宗亂喊，結果噉咬一聲，依然屍首分離，這樣悽慘兇酷場面，一直到天光大亮，紅日普照，還未停止。

這是延川城內的情形，同時城外雙塔寺一場兇殺，更是驚人，在剛到四更的時候，雙塔寺幾重大殿，都已沉寂無聲，惟獨大殿側面雙塔內，雖然塔窗緊閉，却是層層射出燈光來，側耳細聽，還可以聽出男女嬉笑，絲弦細奏之聲，突然幾重大殿上却現出幾個人影來，一個個背上都有兵刃，而且頭上黑帕邊，都插一支雪白鵝翎，在殿脊此伏彼竄，忽聚忽散，捷如狸貓，彼此互打手式，偵察全寺出入道路，和方丈托塔天王所在，這般人便是飛虎劉笑面虎，李岩白九鶴賽燕娘紅姑六位，還有老回回常震兩人，因爲輕功差一點，埋伏在第一重大殿台階下，等候機會到來，殿脊上飛虎劉發了一個暗號，六個人忽地散開，向雙塔四面的寺屋上，圍了過去，這時紅姑裝束，和白天大不相同，換了本來面目，一身短打扮以及頭帕、腰巾、靴子、一色玫瑰紅的，「紅娘子」的雅號，大約從她這身裝束得來的，背上紅毛寶刀以外，又多了一張鐵胎弓，腰上斜繫着一只紅色彈囊，跟着她的是賽燕娘，全身裝束和紅姑相仿，只通體是一色暗藍，背上一口長劍，腰上一袋金錢鏢，姑嫂二人一看師哥們都隱身散開，剎時不見，紅姑向雙塔左面半月形的走廊一指，一伏身，便從殿角飛身而下，賽燕娘豈肯落後，一飄身，跟蹤而下，在一堵牆上一接腳，兩人先後躍上走廊的廊頂上，一伏身，眼神一擺，細瞧走廊兩面，一面貼着雙塔的圓形

圍牆，一面是所花園模樣，一片草地上蒸着幾堆假山，種着幾株龍爪槐，假山背後，一座莊嚴華麗的殿宇，殿門開着，殿內中間吊着一盞七寶琉璃燈，發出一圈黃光，鋪在殿心地上，可以隱約瞧出中間佛龕下面，五光十色的陳列品，殿側另有一道短牆，中間開着一個圓洞門，門外一塊鋪細沙的平地，約有十幾畝地大小，似乎是練武所在，兩人在廊頂上，最注意的是雙塔外面圍圍圍轉的一重圍牆，竟沒有開着門戶，可是塔內有人影燈影和絲弦作樂之聲，當然從圍牆外面進去的，難道進出都從牆上出入的嗎？這道圍牆並不十分高，有功夫的當然可以的，但是一年到頭，老是這樣跳跳出嗎？決沒有怎樣打算，當然另有祕道，通到塔下了，這道圍牆，大約是阻止燒香的香客們，免得洩漏塔內祕密罷了。

姑嫂二人在走廊頂上，偵察了一會兒，正預備跳進圍牆，逼近塔下，仔細勘查，竇燕娘在她耳邊說道：「當心，賊禿們瞧見我們身影了。」一語未畢，這面假山背後，刷的竄出一條人影，向她們招手道：「兩位女檀越，既然到此，便是有緣，爲何見佛不拜，便要退去。」說罷，哈哈大笑，廊頂上竇燕娘手上早已扣着兩枝金錢鏢，右腕一抬，金錢鏢早已出手，嘴上喝着「萬惡的禿驢們，今晚是你們報應臨頭，還敢強嘴。」只見那條人影，一伏身，閃開了兩枝金錢鏢，在草地上旋風似地一轉，一件僧衣已從身上脫下，擲在草地上，一頓足，竄上廊頂，腳未立定，匹練似的一道刀光，已向這人迎面劈下，這人兩脚剛找着廊簷，刀風一逼，沒法存身，雙臂往外一抖，一個風車筋斗，翻下地去，把這人逼下去的，是紅姑的紅毛寶刀，正想替手上寶刀發利市，不想這賊和尚身法很是不弱，竟脫一刀之厄，紅姑剛

把這人逼下去，驀覺身後一陣勁風撲來，霍地向斜刺裏一躍，轉身現刀，只見兩個一身黑衣的人，每人手上一柄利劍，從塔外圍牆上，躍上廊頂，一個奔竄燕娘，一個奔向自己，雖然都黑帽包頭，兩鬢都有餘髮，似非和尚，奔紅姑的一個，一照面，喝聲「休走，」連人帶劍一塊兒進，欺對方是個年青女郎，竟達中宮，分心就刺，紅姑一聲不哼，一錯身，展開家傳八卦萬勝刀法。「雲龍三現，」頭一招「墨龍獻爪，」用刀背一壓劍脊，刀身一翻，捷逾電閃，變爲「雲裏翻身」刀隨身轉，刷的一刀，向敵人一個腰斬，對方身法亦快，身子滴溜溜一轉，抽劍一封，倏又變招，「白蛇吐信」暗藏「巧女綫針，」連環抽撤，劍點如猛雞奪粟般，襲向紅姑身上，紅姑大怒，嬌叱一聲「看刀，」一個「金龍繞柱」脚下展開九宮步法，倏前倏後，立時一片刀山，把敵人身影裹住，但是廊頂上，雖然是漫灰平頂，却没有多大地方，可供回旋，敵人這時似乎有點應接不暇，忽地一撤身，大喝道：「女娃娃！有胆量的到地上見輸贏。」喝畢，一聳身，向下面草地跳了下去，却抬頭向那面和竇燕娘交手的長身大漢喊道：「老卜，你那柄紅毛寶刀，不知怎的在這女娃娃手上了，定是辛家溝一路，休讓她們溜了。」原來下面喊的，是黑手郎登，上面和竇燕娘交手的，便是坐山鷓卜雲飛，這兩個人因延安知府這支官軍，在辛家溝無功而回，雙怪四傑又聽吳堡縣失陷，辛家溝一般綠林，聲勢浩大，弄得沒法可想，商量之下，先派黑手郎登和坐山鷓卜雲飛趕回福王府去，向福王報告，見機行事，好在連調動大隊官軍，都不濟事，足見這般綠林不同小可，把王府揆花害命的案子，都推在高迎祥一般綠林身上，顯見得不是衛士不會辦事，再向福王左

右心腹疏通一下，便可無事，順便沿途知會福王府的爪牙，和自己通聲氣的同道，留神辛家溝綠林道的舉動，雙塔寺方丈托塔天王，便是他們互通聲氣，表裏爲奸的同道，所以兩人順路到了雙塔寺，巧逢廟會，又多盤桓了幾天，不料怨家路窄，偏又碰上辛家溝一路的人了。

坐山鷓卜雲飛一聽自己寶刀，在那個紅衣女子手上，妄想物歸原主，豈肯錯過機會，無奈竇燕娘手上一柄劍，一招接一招，聯綿不斷，是終南三才劍法，這種劍法，輕靈穩實，吞吐莫測，而且劍光如銀蛇飛舞，颯颯有聲，已够卜雲飛對付的，要想撤下身來，一時還不易，這時紅姑一聽下面草地上賊人一喊，向竇燕娘的敵人一瞧，明白李岩知會的就是此人，再看下面賊眉賊眼的黑手郎登，四面狼顧，似在尋人，先被自己逼下去的賊和尚，這時已踪影全無，在這轉瞬之間，忽聽得雙塔最高一層上，噯……噯……噯……三聲鐘響，鐘聲未絕，雙塔上層層燈火，剎時俱滅，連音樂聲音都立時沉寂，這時却見一條黑影，從自己來路上，飛一般趕了過來，紅姑老遠便看出是藍田玉李岩，看他雙足一點，已到跟前，向卜雲飛大喝道：「姓卜的，你們知趣一點，趁此趕快退出雙塔寺，今晚我們找的是雙塔寺一般賊禿，話已講明，不要後悔。」喝罷，又向竇燕娘喊道：「師嫂，讓這姓卜的走罷，我們上前去，是時候了。」竇燕娘一聽，霍地一撤身，便和紅姑李岩會在一起，李岩仗劍當先，領着竇燕娘紅姑仍從廊頂向外面走去，這一下，卜雲飛却呆了一呆，奇怪的是他不認識這英俊的少年，（鬼見愁山溝交手時，李岩黑帕蒙面。）這少年一見便喊出他姓卜來，彼此沒有通名，竟猜不出這三人是何路道，今晚又是怎麼一回

事，寺裏方丈和四金剛十八羅漢幾個狠貨，竟還沒有漏面，又不知其中有甚麼花樣，連下面黑手郎登，也被李岩那幾句話嚇住了，兩人一上一下，竟沒有攔截三人去路，等得三人去了一段路，黑手郎登從下面又跳上廊頂，兩人才向三人身後追來。

雙塔寺規模相當宏大，雙塔左右前後，環繞不少殿宇，紅姑饗燕娘路境不熟，大家在前面幾重殿脊上散開來，開頭便和飛虎劉笑面虎一般人分了路，兩人走了雙塔寺左面遊廊頂上，繞到塔後孤另另一座千手觀音殿的對面，地勢較為僻靜，觀音殿內只有一個和尚看守，便是被紅姑伴廊窘逼下去的賊禿，綽號賽智深，也是寺內十八羅漢之一，千手觀音殿側，是幾間客房，黑手郎登和坐山鷓卜雲飛在方丈托塔天王祕密行樂處所，玩了個盡興，想回到客房安息，無意中瞧見廊頂上有夜行人，還是兩個女子，才交起手來，在這面交手當口，飛虎劉笑面虎這幾個人，已深入後殿方丈憩息之所，藍田玉李岩原和飛虎劉在一起，一回頭，沒見紅姑饗燕娘跟來，心裏不放心，翻身往回走，略一大意，寶房越脊，一路找尋，便被雙塔最高一層守夜的和尚，瞧出身形，居高臨下，連廊頂上交手的情形，也瞧見了，才杵了幾下報警的鐘聲，在這鐘聲傳到全寺和尚耳內，飛虎劉笑面虎白九鶴三人，已越過三重殿脊，到了後面另外一個院落，對面五開間三明兩暗一所抱廈，這般深夜，抱廈內兀自燈燭輝煌，人影幌動，抱廈兩邊，還有幾間精緻側屋，中間一大片水磨大方磚的院子，打掃得淨無纖塵，院子中心，隔着一坐楠木雕花影壁，可是在殿脊上望下去，依然可以瞧見抱廈內的情形，飛虎劉一般人在黃泥坡動身時，已經安排好下手步

驟，這時四更快到，飛虎劉等隱身在月光背暗處，向寺外前後左右看清了形勢，暗想這時自成師弟帶來的五百名步卒，大約已到，可是寺外層層小房子擋着，瞧是瞧不出來的，想瞧一瞧山門內一片大空地，有沒有人影，偏被幾重大殿擋住了眼光，只瞧見近山門口的一半空地，銀霜似的月光，舖在地上，靜靜的那有人影，忽聽白九鶴在耳邊悄悄說了一句「來了」，回頭一瞧抱廈後面一堵高牆上，月光照處，一個瘦小身子一幌，箭頭一般，直向此處奔來，白九鶴站起身，向來人遠遠做個手勢，慌又伏下身去，飛虎劉悄悄問「那是誰？」白九鶴悄悄說：「八師弟李錦。」李錦好快的身法，幾句話工夫，已越過抱廈側屋，在側屋上一聳身，蹀上殿角，一伏身，向飛虎劉等做了個手勢，嘩的一個箭步，竄了過來，低低說了一句「快動手，一會兒，第二隊騎兵都要到了。」白九鶴忙問「怎的來得這麼快？」飛虎劉一搖手，向下面一指，衆人看時，只見一個雄糾糾的光頭，身上却是一身勁裝，急急躍上台階，進了抱廈，便在這時，塔上突然鐘聲三下，震破岑寂的深夜，在這噙嚙三下鐘聲裏，抱廈內人影亂竄，燈光俱滅。

這當口飛虎劉低喝一聲「上」，飛虎劉却和白九鶴李錦三人，倏地散開，依然伏身暗處，只笑面虎一點足，到了簷口，挺身卓立，面向抱廈，大聲喝道：「呀！下面聽真，孔雀集笑面虎特來拜訪寺裏方丈，快叫他出來見我，休得自誤。」一喝之下，募見抱廈內飛出一條黑影，一伏身，竄上院心的楠木影壁，這坐影壁，也只一丈多高，兩丈多寬，上面立脚處只三四寸厚，離笑面虎停身的後殿簷口，還有一丈多距離，這人躍上影壁，金雞獨立，居然紋風不動，月光之下，看出是個滿臉奸兇的壯年和尙，披着

一件寬袖香灰色僧袍，白布高腰襪，黃布襦帶僧鞋，後領內插着一柄單刀，領外高高的露出纏把刀柄，這和尚立在楠木影壁上，抬頭向上面笑面虎打量了一下，哈哈笑道：「朋友，你自己報名是孔雀集笑面虎，孔雀集這個小地名，我們倒知道，離這兒並不遠，不過你這小名兒叫什麼笑面虎，我們聽着却生疏，現在我們不管你什麼笑面虎哭面虎，你既然深夜到此，定有所爲，你得把來意說明，我們才能替你通報，我們方丈什麼身份，你既然住在孔雀集，也算鄉里鄉親，諒你也有個耳聞，憑你笑面虎三個字，見不見還在兩可。」笑面虎不等他再說下去，厲聲喝道：「住口，今晚不由他不見，你快去對他說，孔雀集笑面虎向他索討一位耿家姑娘來了，把耿姑娘好好的送了出來，萬事便休，嘴裏如果蹦出一個不字來，哼！休怨我笑面虎心狠手辣。」影壁上的和尚，聽了這話，馬上一撇嘴冷笑道：「好大的口氣，我看你有點失心瘋了，向出家人要起姑娘來，你也不打聽打聽，吃了豹子胆，敢到雙塔寺來充硬漢，你是活膩了。……」話還未完，影壁後面，又轉出一個精壯和尚，手上合着三節棍，向上面一指道：「無名小卒，也敢逞強，聽說還來了兩個女的，用不着再廢話，把他們一起留在這兒便了。」說罷，一伏身，也竄上影壁上一墊腳，嘩的向毆蒼口縱了上來，着脚的窟口，距笑面虎立身所在，有七八尺遠，不料這和尚腳跟尚未站定，屋頂暗角上喝一聲：「你也配，下去。」兩撲尖風已分襲到這和尚的頭上和胸口，這和尚一心留神窟口卓立的笑面虎，却沒有顧到屋角還藏着人，殿屋又高，窟口又窄，身又未站定，滿想往瓦上一撲，先閃過暗器再說，無奈暗器已到，向頭上飛來的一顆鐵蒺藜，勉強一低腦袋避過，向胸

口飛來的一顆鐵蒺藜，被他身形一幌，腦袋一低，却移了尺寸，代替了第一顆的地位，卜托一聲響，正中在受戒的腦門上，立時骨碎血飛，一聲慘吼，手上三節棍一捺，滾了下去，下面叭噠一聲，定然跌死無疑。

這個和尚跌死以後，抱廈一陣吹喝，湧出高一頭，低一頭，許多和尚出來，手上個個拿着長短傢伙，影壁上的和尚，拔下一柄鬼頭刀，一擦僧袍，便要躍上屋去，笑面虎大聲喝道：「不必烏亂，我們今天不見你們方丈的面，是不走的，這兒地勢太窄，前面大殿口，有的是空地，我們便在那兒等候你們方丈，久聞托塔天王名頭遠大，何至於縮着光頭怕見人，自問有幾下子的，我們都得請教請教，像剛才跌死這一位，還是鑽在雙塔裏面，找你們樂子去，樂得一忽兒是一忽兒，往後可得到地獄裏找樂子去了。」說罷，原式不動，只脚跟一墊勁，竟倒蹶起二丈多高，落下身來，已飛過殿脊，隱身後坡了，在笑面虎飛身而起時，殿角暗處，也飛起三條黑影，捷於飛鳥，都越過殿脊，向前去了。

飛虎劉，笑面虎 白九鶴，李錦退到第一重大雄寶殿殿頂上，恰好藍田王李岩領着紅姑姦燕娘從側面飛躍而來，大家會在一起，大雄寶殿前面一大塊空地，因為廟會三天已完，攤販的布棚攤子，拆得乾乾淨淨，靜盪盪的一片月華，鋪地如水，鴉雀無聲，李錦指着空地左右兩面圍牆，笑道：「我們的人，已在牆外埋伏停當，寺前寺後圍得水洩不通，騎兵一到，又加一層鐵箍，賊禿們休想逃出一個去。」李岩笑道：「剛才師妹師嫂已和黑手郎登坐山鷓卜雲飛交過手，這兩人身手不弱，我是存了一分忠厚，教

這兩人知難而退，是否真個退出雙塔寺，要看他們運氣了。」上面說着話，下面月光底下，忽然跳出兩人，向上面做了個手勢，飛虎劉一看是老回回和常震，飛虎劉向衆人說：「我們話已交代明白，不必再藏頭露尾，素興一齊到下面去，堂而皇之的和賊禿們周旋好了。」說罷，殿上七個人，像飛鳥般一個個躍了下來，飛虎劉等剛在大殿前面站定身子，中間殿門突然大開，殿內燈球火把亂幌，立時湧出十幾對短衣和尚，一手提刀，一手高舉燈球，出殿以後，雁翅般兩邊排開，接着又搶出許多橫眉豎目，短襟窄袖，擎着各式各樣兵刃的和尙，望過去黑壓壓的，足有二三十名，分向兩面一站，幾十道眼光，惡狠狠的都向飛虎劉一般人，怒目而視，飛虎劉等九個人，向後退了幾步，正對着大殿的門，暗笑托塔天王手下一般賊禿，平時假充出家人，今天整個露了本相，這樣局面，完全是山寨的陣式，把我們這幾個人，當作拜山的江湖道了，老賊禿還要搭足松香架子，故意排場十足，緩緩而出，真是可笑，忽見大殿內又有兩個和尚，提着一對紗燈，出了殿門，後面十幾個和尚，簇擁着前面一個高身黑臉，努力鈎鼻，披着的一件藍黃綢質僧衣，年約五十左右的異樣和尚，大步而出，這和尚後面一般僧人內，黑手郎登和坐山鷄卜雲飛，也在其中。

黑臉僧人一出大殿門，把兩隻肥大袖子向兩面一擺，似乎叫衆人退後的意思，他自己竟大步向前走來，到了飛虎劉一般人面前，相距一丈開外，單掌問詢，高聲說道：「貧僧便是本寺住持，諸位裏面，那一位是笑面虎，請來相見。」笑面虎扭身而出，厲聲說道：「我便是孔雀集笑面虎，你大約是我們延

川唯一無二的托塔天王了，你自己回過頭去瞧瞧，十方佈施的寺觀，變成刀槍棍棒，安窩開爬的山寨王了，這些不去管他，你們平日養着下三門一般混賬東西，出去拐騙劫掠，回來在塔內吃喝玩樂，已經鬧得天怒人怨，現在居然鬧到我孔雀集馬家門上來了，你們居然有這胆量，敢來太歲頭上動土，我今天倒要瞧瞧你們雙塔寺究有多大威風……」托塔天王不等他說下去，向笑面虎仔細瞧了一瞧，嘿，嘿一陣冷笑，大袖一搖，高聲說道：「我問你，從前孔雀集有位前輩英雄摘星手馬老師傅，是你何人？」笑面虎說：「是我先人，你問他怎甚？」托塔天王嘴上「哦」了一聲，又問道：「耿姑娘又是你甚麼人呢？」笑面虎怒道：「是我家中住着的一位難女，你們趁我不在家中，竟用下三門薰香，把他劫到寺內，你們這樣行爲，不用說你們還是出家人，便是江湖上也說不過去，我今天到此，沒有別事，我只問你還我完完全全一個耿姑娘來。」托塔天王聽了這話，毫不爲意，冷笑一聲道：「還你的耿姑娘，真是做夢，耿姑娘是艾同知的姨太太，怎會到你家中去，米脂劫人放火，殺死艾同知一案的兇手，定然是你了，福王府內也出了命盜兇案，想必也是你們一般人做的，現有福王府奉救海捕的幾位衛士老爺在此，湊巧你自行投到，還敢勾結強人，深夜進寺行兇，一會兒城內緝盜都司，率兵便到，諒你們插翅也逃不出去了。」笑面虎仰天大笑道：「好一個利嘴刁僧，到此地步，還敢抬出福王府來，以勢嚇人。……」笑面虎剛說到這兒，猛聽得山門外一陣急驟的蹄聲，像狂風暴雨一般，疾捲而來，笑面虎等肚裏明白，可是對面托塔天王面上也有喜色，眼神老往山門口瞧，好像等候甚麼似的，飛虎劉等立時明白，大約托塔天

王知道今晚情形不對，剛才故意遲遲漏面，一面定已派人向城內勾取官兵，妄想一網打盡，永絕後患，他當然不知道今晚連城池都保不住，有限官兵有甚麼用，便是派去的人，也到不了城內，定已被四圍埋伏的人們截獲了。

在雙塔寺方丈托塔天王眼望山門，聽得一陣蹄聲，以爲官兵到來，果然，山門口一聲吶喊，衝進無數背弓執刀，頂盔披甲的軍勇，裝束和官兵大致相同，祇頭上多了一支白鵝翎，一進山門，二龍出水式，從廣場兩面，包抄過來，中間露出一片空地，蹄聲響處，兩人兩匹馬，從山門口衝了進來，第一匹馬上，是背負鹿盧劍的李自成，第二匹馬上是挾着竹節鞭的李過，李過一進山門，絲纒微勒，從鞍旁取下一個銀角，放在嘴上，鼓氣一吹，其聲尖銳淒遠，角聲一起，雙塔寺外前後左右，剎時起了步履奔騰之聲，大殿兩面牆上，立時又現出許多人來，個個張弓搭箭，箭頭一齊向着大殿口一般和尙身上。

這當口，托塔天王越看越不是事，驚得面如土色，身子不由的往後倒退，心裏還奇怪，笑面虎竟有這麼許多黨羽，來勢太兇，城內一點官軍，已不濟事，今晚雙塔寺難保，心裏剛這樣一轉，對面笑面虎一般人，哈哈一笑，一個個拔出兵刃，已經逼近身來，托塔天王一猱身，跳進殿門，大喊：「外面地勢不利，彼衆我寡，快隨我退。」他這一聲，靠近殿門站着的人，自然容易退進大殿內，站得遠一點的，便被飛虎劉笑面虎等截住，亂殺起來，截在殿外的，也有二十幾名和尙，並非托塔天王手下的金剛羅漢一流，手上略微明白三招兩式的脚色，那能濟事，怎禁得飛虎劉笑面虎等一窩傢伙，宛如虎入羊羣，剎時

躺下一大片，笑面虎捉住一個活的，踏在脚下，逼問「耿姑娘真個死了沒有，塔下有無地道，塔內藏着幾個女人？」這人惜命，說出「耿姑娘送到塔上，蒙汗藥一解，便投塔而死，塔下地道，只有一條，通方丈室，只供方丈一人通行，餘人進出，牆上另有暗門，塔上女人不少，都從各縣搶來，都服服貼貼的順從了，像耿姑娘這樣節烈的，就還沒有第二個。」笑面虎一聽到耿姑娘消息，悲憤填胸，點穴擦一揚，立時了賬，回頭一看，大家已殺進殿去，殿門口只老回常震二人，也捉住了一人，探問張鐵牛下落，捉住的人，說出「張鐵牛關在側面千手觀音殿間壁小屋內。」常震老回回本是空手，各人搶了一柄單刀，便去救人。

這時李自成李過兩匹馬已到大殿口，跳下馬來，兩匹馬自有嚙囉們過來，牽去照料，兩人和笑面虎合在一起進了大殿，便聽得殿後傢伙吶喊亂響，殺聲如潮，急急轉到殿後，立見第二重殿階下人影亂竄，刀槍並舉，無數和尚，圍住飛虎劉等一般人，拚命廝殺，寺後火光已起，喊聲如雷，火光還不止一處，火鴉亂飛，凡是寺後一帶房屋，都已起火，偏巧順風縱火，火仗風威，延燒至速，十幾丈火龍似的紅燄，已從第三重殿後，冲天而起，突又天崩地裂般一聲巨震，震得地皮都岌岌搖動，寺外西北角塵土冲天，硝煙漫空，李自成明白，這是攻城信號，用吳堡縣庫內劫來的火藥，預先埋在城根，通了藥線，一鳴驚人，便知母舅高迎祥 and 曹操羅汝才統率的攻城兵馬也到了。

寺後的火光和這一聲轟天巨震，把全寺的和尙，嚇得像掉了頭的蒼蠅一樣，第二重殿階下拚命爭殺

的四金剛十八羅漢之類，也驚得魂魄齊飛，四散飛逃，突然從二重殿門內飛出一人，滿臉油汗，形如惡煞，手上掄着一條八尺長的純鋼方便鎚，鎚頭特大，鎚頭下面兩個金環，鏘鏘亂響，大家一瞧是本寺方丈托塔天王，他一跳出殿門，大喊道：「後面殿屋倒塌，地道堵塞，快隨我殺出重圍！」喊罷，掄起方便鎚，帶着呼呼風聲，殺下殿來，後面也跟着不少和尚，個個像瘋魔般，衝了出來，階下已經想奪路奔逃的，經托塔天王一喊，大家明白，今晚只有死中求活，逃出雙塔寺，才有活路，立時齊聲大喊，跟在托塔天王背後，向大殿後身衝來，大約並無別路，只有冒死從大殿逃出山門去，這一般拚命和尚，足有六七十名，一鼓作氣，倒也不可輕視，飛虎劉一聲暗號，笑面虎，李岩，白九鶴，李錦，紅姑，竇燕娘，一個個像燕子般，唵唵……都竄上殿屋，好像有意讓路，不敢阻擋一般，但是李自成和李過正從前殿繞到殿後，手橫唐盧巨劍，當門而立，正阻住了托塔天王去路。

托塔天王眼含笑面虎一般人，一個個跳上殿屋，心中暗喜，以為這般人被自己手上方便鎚一鎮，不敢對敵而逃，不料一抬頭，只見大殿後石階上屹然站定一個威風凜凜的魁梧漢子，手橫奇形巨劍，擋住去路，把鎚頭一幌，金環嘩啦一響，也沒有功夫問來人姓名，一個箭步，逼到跟前，前把一起，後把一送，爭光耀目的鎚頭，已帶着風聲向李自成前胸推去，李自成默不出聲，待鎚頭切近，微一錯身，唐盧劍不着往鎚頭上一搭，趁勢一轉腕，向外一推，正想貼着鎚杆進身，不料唳唳一聲，一個大鎚頭，被自己劍鋒齊杆削下，噹的一聲，鎚頭墮地，這一下，連李自成都出意外，他得到這柄竇劍，還沒有和人家

手過，想不到如此鋒利，這樣沉重的頭號大鐮頭，竟像枯樹一般切了下來，心裏一喜，飛托塔天王驚愕之際，又兜着斷杵往上一撩，哧的又截斷了一尺多的鐮杆，嚇得托塔天王往後倒退，後面跟着拚命的一般和尚也被李自成這柄利劍鎖住了，誰也想不到老方丈手上三四十斤純鋼方便鐮一照面，會被人家削得只剩一根光杆子，這人非但手上的寶劍，鋒利得出奇，身上的膂力，也大得驚人，而且氣概威猛，站在那兒，真像天神一般，這一下，把逃命的幾十個和尚的銳氣，便挫折了一半，不料擋路的李自成，哈哈一笑，指着托塔天王喝道：「禿驢，不用害怕，讓你們到大殿外，再見識見識。」喝罷，和李過往後一搗身，仍向前殿走了出來。

李自成李過穿過大殿，到了殿門外，自己帶來的五百名弟兄，已有大半進了山門，李岩白九鶴李錦分頭帶了不少削刀手弓箭手，圍圍把雙塔圍住，圍牆走廊上面，都佈置了刀手弓手；飛虎劉笑面虎紅姑寶燕娘在大殿上居高臨下，監視四面，老回回常震已把張鐵牛救了出來，和李自成相見，李自成囑咐三人火速離寺，去找高迎祥羅汝才袁時中合力攻進城去，天亮後，在城內縣衙大堂會齊，三人應聲，匆匆自去，這裏李自成指揮空地上所有人馬封鎖山門，弓箭手仍在兩旁監視，等候裏面托塔天王率領的一般和尚，衝出大殿來，不料在大殿門口堵了半晌，殿內寂寂無聲，一個都沒有逃出來，寺後火勢越來越盛，已延燒到第三重殿宇，眼着要燒到第二層，竟沒有一個和尚逃命，想得奇怪，抬頭向大殿上問道：「二師兄，這般賊禿沒有出來，難道另有出跳逃跑了麼？」飛虎劉哈哈一笑，飄身竄下地來說：「這般

賊忸怩破了胆，大殿口有你和許多弓箭手在此，已沒有勇氣衝出來，寺後一帶，都已起火，也沒法走，我們在殿上，瞧見他們從第二重殿屋上，一個個跳進雙塔圍牆以內，鑽進塔內去了，大約這般賊忸怩萬分無奈，才鑽進塔去，以爲塔有七層，只要把底下幾層嚴密關守，不易攻入，可以苟延殘喘，或者希圖遠近官軍望見寺裏火起，到此施救，又以爲我們得手以後，不能久留，可以暫避殺身之厄，那知笑面虎恨極了這般賊忸，非把托塔天王置於死地，才得甘心，他已會合李岩白九鶴李錦幾位師弟，指揮嘍囉們尋覓引火之物，用灌穴燻鼠之法，活活燻死他們哩。」說話之間，果見雙塔圍牆下，許多弓箭手，把弓背在肩上，七手八腳，從牆外送上一捆捆的乾柴，牆上的人們，接住乾柴，便向塔基下擲去，一忽兒堆得老高，已嘖嘖叫喚燒起來，牆外仍不息手，凡是寺內可以引火之物，像桌椅床榻之類，不斷的擲了進去，已把四面塔門堵死，四面火苗亂竄，外帶烟霧漫天，包沒了兩座塔身，只上面三層塔頂，矗立於烈火毒烟之中，遠看去浮屠火化，寶相莊嚴，那知其中本寺住持托塔天王和他手下四金剛十八羅漢之流，被烟燻火炙，奔命於幾層塔內，呼佛不靈，求天不佑，還有他們許多愛寵，平時笙管噉嚼，無遮色相，草盡淫樂，此刻可鬼哭神嚎，同歸於盡，像托塔天王和幾個有點功夫的，還想拚死逃命，跳出塔窗，盤旋於上面各層欄杆以內，一看下面變成火海，十丈以內，到處棟折樑摧，怒火疾捲，毫無着腳之處，即便身有輕功，到此亦無法想，而且上面一露人影，四面箭如飛蝗，面面攢射，一箭中身，立時一聲慘叫，倒撞下來，葬身火海之中，直到雙塔層層透火，一齊倒塌，整個雙塔寺變成瓦礫之場，大小和尚，

一齊涅槃，這場浩劫，才算完結，不過其中有蒲州雙傑黑手郎登和坐山鷄卜雲飛，是否得免於難，尙待以後證實的了。

一夜浩劫過去，等到紅日高升，大地光明時分，延川城內，活似地皮往下陷塌了幾層，因爲平時進城便可見到的幾家高樓大廈，畫棟雕樑，業已跟着城外的雙塔，一齊失蹤，都變了灰燼，兀自冒着沖天的黑烟，一條最熱鬧的大街上，來往的盡是跨刀背弓，斜插白鵝翎的勇士，長長的街道上，堆滿了一夜搜羅的勝利品，吃的，用的，穿的，凡是便於裝運移帶的，色色俱全，分別種類，像小山似的，成堆壘塚，堆滿了一條長街，由這般鵝翎壯士，搜集無數車輛，用轎子趕着就地民壯，裝上車輛，凡是城內廟宇寺院，和空闊處所，處處都像人家辦喜事一般，酒海肉林，一桌挨一桌，歡呼暢飲，興高采烈，也盡是插鵝翎的人們，商戶民居，殺雞宰牲，烹炙煎炸，戰戰兢兢，奔走供應，絡繹於途，不管你幹甚麼的，也得暫時伺候這般鵝翎壯士。

最熱鬧，最火熾的地方，是城內中心地點的知縣衙門，從前門直達大堂，鵝翎如雪，刀槍如霜，從門外到門內長長的一條甬道上，旌幟飄揚，燦爛如雲，最威武的是門前高矗着兩座纛旗，右面的纛旗，是杏黃緞子底子，中間用墨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關王高」，這當然是高迎祥的帥纛了，左面一張纛旗，是大紅底子，寫着四個大字「小關王李」，其餘五色的旗子，還沒有字，大約是行軍分別隊伍用的，可是這兩面帥纛，和「關王」二字的算號，在辛家溝內，尙未發現，怎樣加上去的呢，原來這時陝

北邊關一帶，綠林大小寨主，像本書提過的府谷王嘉允，鐵角城蓋天飛等類，攻城破隘，據地稱雄，除原有綠林匪號以外，亂起尊號，甚麼「一字平肩王」，「橫天王」等類，名目繁多，無奇不有，辛家溝一般好漢，製破吳堡以後，曹操羅汝才自以爲雄才大略，一力主張，要替高迎祥高大哥頭上，硬加上一個王號，才能統率三軍，威揚四海，和混天猴袁時中翻山鷓高傑等人，商議了多次，各人想了許多奇奇怪怪的王號，却委決不下用那一個才好，高迎祥看他們起鬧，有點不以爲然，向他們說道：「我們鬧一步是一步，鬧到甚麼地步，誰也沒有把握，現在我們連個寨基，都還摸不着，關門稱王，沒被人家恥笑。」不料高迎祥這麼一說，曹操羅汝才陡爾靈機，嘴上念念有詞，猛地雙手一拍，跳起身來，哈哈大笑道：「天意，天意，我們瞎起了許多名號，念在嘴上，總覺不順口，想不到高大哥自己說了一個王號，比我們瞎起的強勝萬倍，真是天意了。」衆人慌問：「你鬧了半天，究竟是甚麼王號呢？」羅汝才大聲喊道：「闖王。」衆人嘴上也齊聲喊着「闖王，闖王」，果然覺得又響亮，又別緻，衆口一詞，闖王之聲遍傳內外，高迎祥一人拗不過衆人意，「闖王」的尊號，算硬扣在頭上了，可是辛斑虎蝎子塊飛星子和李自成幾位師兄，暗下裏一計議，凡是李自成統率的部下，也萬口同聲尊稱李自成爲「小闖王」，其實李自成小時乳名闖兒，闖王的匪號，在他身上，倒名符其實，這種草莽尊號，迹近兒戲，但是其中也有點勾心鬥角的政治作用，在曹操羅汝才，硬把王號加在高迎祥頭上，無非想把高迎祥捧得高高在上，自己可以左右其間，把李自成統率的一支人馬，慢慢握在自己手心裏，不料李自成年紀雖輕，氣度

魄力，都在羅汝才之上，和辛斑虎一般人，業已打成一片，又有幾位有本領的師兄輔佐，羅汝才手下雖也有不少人馬，如果和官軍打起硬仗來，還得依仗李自成一支人馬，李自成上面加上「小關王」三個字尊號，心裏雖一百個不願意，嘴上還得順着衆人意思附和着，高迎祥和李自成，非但是嫡親甥舅，高迎祥對於這位外甥，比自己兒子還愛惜幾分，「小關王」三字落在李自成頭上，實在沒有甚麼可說的。

兩人尊號已定，大隊人馬從吳堡出發，一面趕路，一面已把兩面帥纛做好了，這時攻進延川城內，便興高采烈的把這兩面帥纛，豎立在衙門口，說也奇怪，這兒戲一般的王號，從延川豎起纛旗以後，一傳十，十傳百，「關王」二字，便要叱咤風雲，振撼遐邇了，這天延川已破大功告成，李自成領着火燒雙塔寺一般人物和隨後到的辛斑虎率領的騎兵，會合進城，直趨縣衙，與關王高迎祥曹操羅汝才等，在縣衙大堂上發號施令，所有全體人馬，在延川城內，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飽餐一頓，休息半日，預定到起更時分，整隊出發，向延長進兵，商量定局，大家便在大堂上大擺筵席，歡飲慶賀。

這時又添了入夥的幾位好漢，曹操羅汝才下面添了常震和張鐵牛，這兩個人爲了雙塔寺摔角對場，做夢也料不到牽入燒寺攻城大殺大掠的局面，風火上身，除出入夥，尙有何法，至於加入小關王李自成旗幟之下的，笑面虎馬思忠，錦豹子馬思義，紅娘子紅姑，竇燕娘，還有李自成二師兄飛虎劉等五個人，師門同源，情投意合，又當別論，可是小關王手下一發人才濟濟，如虎添翼了。

在縣衙大堂，全夥好漢，設筵慶賀之際，有兩個人可憐而又可鄙，一個是本衙縣太爺，一個是本城

兵馬都司，一文一武，被曹操羅汝才手下捉住，經兩人跪地哀求，居然沒有作刀頭之鬼，羅汝才謔計百出，却把兩人官衣剝掉，改換青衣，在柴好漢大堂暢飲之際，喝令這一文一武，提壺行酒，呼來叱去，弄得兩人，腳不點地，還得滿臉含笑，諾諾連聲，滿以爲這樣忍辱偷生，可以逃出一命，不料曹操羅汝才忽然在酒席上，又出主意，大聲說道：「我們高大哥，已經扯起王號，一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此中自有天意，一半我們替受苦受難的小百姓出口惡氣，但是我們一路進兵，也得使各處老百姓，知道我們怎麼一回事，不過這種事，不能不動動筆桿兒，我們老粗可不行，我看這位縣太爺，也許肚子裏墨水，比我們老粗多一點，這差使讓這位縣太爺來一下吧。」衆人齊說：「這主意不錯。」那位縣太爺，正在別桌上，戰戰兢兢的斟酒，羅汝才剛才說的話，沒有聽清，猛聽得羅汝才喝一聲：「喂，我的縣太爺，你的差使來了。」縣太爺吃了一驚，慌不及狗頭屁股的跑到羅汝才身邊，他以爲羅汝才要他斟酒，提着酒壺換了上去，不想羅汝才劈面把他手上酒壺奪下，縣太爺嚇得往後一退，羅汝才却教人剪來兩丈多長一幅白布，一支斗筆，一海池濃墨汁，把白布筆墨，攤在大堂空闊之處，站起來，在縣太爺肩上一拍，指着地上白布喝道：「我聽說念書念得不錯，才能做官，現在我要考你一考，我們今天坐在這兒吃喝，你知道爲甚麼？因爲你們這般帶紗帽亮兒的人，把百姓欺侮苦了，我們才拚出性命來和你們作對，替百姓吐氣，叫百姓明白我們的意思，都起來和我們一塊兒幹，你把我這意思，寫在這塊白布上好了，字兒要寫得大，要寫得比你腦袋還大，字眼兒要寫得人們一看便明白，馬上替我寫，立刻要用，寫得中

意，把這縣衙還了你，寫得不中意，一把火燒了縣衙，連你也推在火裏去，聽明白了沒有，快替我寫來。」這一下子，比用快刀擱在縣太爺脖子上，還要命，平時勤筆桿兒，全是師爺的事，自己半瓶醋一點文字，自己明白，此刻想找師爺代勞，萬不可能，何況昨夜一陣天翻地覆，師爺們即便不死，也逃得沒有影兒，最難的是，字要寫得比腦袋還大，二丈多白布上，那有幾個字好寫，這幾個字，要把他說的意見寫上去，更是難上加難，今番死定了，這位縣太爺，心如油煎，急得滿頭大汗直淋，一抬頭，滿大堂的眼光，又都朝他瞧着，更嚇得六神無主，兩隻腳釘在地上，只覺天靈蓋上滋的一聲，好像魂靈出了竅，連身子都發僵了，羅汝才一聲冷笑，喝道：「原來你這位縣太爺，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呀。」

這當口，小關王李自成大步趕了過來，到了縣太爺身前，一抬腿，喝聲：「廢物，」砰的一聲，把縣太爺一個身子，跌得騰空，直飛出大堂階前，才跌落下來，叭噠一聲，早已骨折身死了，李自成毫不理會，一俯身，提起斗大椽筆，向墨海裏蘸飽了濃濃的墨汁，虎也似的跨在白布上頭，一面寫，一面身子往後退，一口氣寫完了十二個斗大的字，把二丈多長的一幅白布正好寫滿了，一大堂的人，轟的喝起連環大彩來，原來白布上寫的是：

「吃他娘，穿他娘，迎關王，不納糧！」

這寥寥十二個字，言簡意賅，人人通曉，而且是道地土白，把羅汝才說的一點意思，真個都包括在裏面了，那知小關王一時酒興，寫了這十二個字，後來却從這十二個字上，蟻聚了幾百萬人馬，縱橫了數千

里土地，變成了燎原之火，真應了李自成小時在雙泉堡念書時候，在瞎獨面前，讀了一首詠蟹的歪詩：「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的詩讖了。

(三集終)

近人祇知「闖王」是李自成匪號，不知起始於高迎祥，高迎祥潼關戰死，「闖王」匪號，始由李自成實授，「吃他娘，穿他娘……」十二個字，語雖粗野，却是檄文中絕調，散見於明季各家筆乘，按李自成一生，可分為三個時期：(一)陝北揭竿聚衆，(二)縱橫陝蜀楚豫等省，(三)僧國號，破北京，以至沒落。

民國三十八年春作者識於津門寓廬。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著 者 朱 貞 木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
電 話 : 九 三 六 八 〇 號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五 月 第 一 版

#74

259024